



讓交織的 性別故事現身



行政院111年性別平等徵件比賽得獎作品集



交織的性別故事不該被遺忘，而應該被人們記憶、傳誦。



序

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所面臨的處境都是由多重的條件因子所交織構成。在性別層面上，可能已經處於不平等或歧視的情境，但如果又具有年齡、族群、身心障礙等不利因素交織，將使得當事者遭遇被排斥、孤立、歧視甚至暴力。「交織性」產生的影響幽微而深重，在主流議題的討論上常常被忽視，但當事人卻可能無力為自己發聲。

為了營造更包容多元平權的性平社會，本次活動徵件主題關注不利處境者所面臨交織情境，邀請社會大眾記錄所聞所見或提筆創作性別平等故事。徵件內容除文字作品外，亦請參賽者錄製 5 分鐘口說音檔，期使閱聽人更貼近文字作品背後想要傳遞的心聲以及深刻的生命故事。

為廣邀社會大眾共同關心，本次徵件比賽分別以兒少組、社會組及長青組邀請各年齡層的朋友參與，共徵得 168 件作品，經延攬具性平、圖文創作及聲音等領域專業的委員，共同評審出深刻描繪交織性的優秀作品。本次得獎作品內容豐富且多元，包含描繪男性翻轉照顧者社會角色與照顧責任交織下的艱辛與心聲、跨國同志伴侶爭取同婚合法的心路歷程，以及探討雙性戀者在親密關係中所面對的歧視與誤解等。創作者以細膩的觀察與筆觸，傳神描繪出不利處境者在交織情境中不為人知的辛酸和無力感，並藉由作品與社會展開對話，情感真摯深切，令人動容。

最後，恭喜 17 位得獎者，也感謝辛苦擔任評審的專家學者，我們將得獎作品編輯成冊推廣，期待透過這些具交織性的性別故事，引領大家看見性別與不利因素交織對個人、家庭及社會所產生的衝擊及影響，並呼籲所有人發揮集體力量使不利處境者受到更多關注與社會包容，讓社會更加性別平等及幸福。

目錄

一

兒少組 1

金獎 | 林欣妤《黑眉錦蛇》 2

銀獎 | Francis《泥濘》 9

銅獎 | 周睿栩《我與我的男生姊姊》 14

佳作 | 黃資淇《西拉雅的跨女》 19

佳作 | Meteor《蘭花草的贈與》 24

佳作 | 帕拉里《窗戶外的她》 38

二

社會組 47

金獎 | 梁展輝——阿古《飄洋過海的新住民，或
是婚姻難民》 48

銀獎 | 林羿心《家後阿滿 (ke-āu a-buán)》 58

銅獎 | 翊 調《天生錯誤的正義旅途》 69

佳作 | 鄭委晉《阿梅》 79

佳作 | 陳玟宇 Semen Purapurán《祖靈的檳榔樹》 90

佳作 | 沈慶珩《一個原住民全職爸爸的成長與婚
姻故事》 100

佳作 | 江 江《平等街 748 號》 108

佳作 | 秦 佐《Aquella》 117

三

長青組 125

金獎 | 許茂宏、許庭芸

《大團孝順——長子與家庭照顧的交織》 126

銀獎 | 吳妹《新移民奮鬥史》 134

銅獎 | 林榮淑《共犯，別躲》 139

四

評審後記 149

葉德蘭 委員 150

余秀芷 委員 151

余佳燕 委員 152

李佳庭 委員 153

兒少組

金獎 — 林欣好 《黑眉錦蛇》

銀獎 — Francis 《泥濘》

銅獎 — 周睿栩 《我與我的男生姊姊》

佳作 — 黃資淇 《西拉雅的跨女》

佳作 — Meteor 《蘭花草的贈與》

佳作 — 帕拉里 《窗戶外的她》

《黑眉錦蛇》

兒少組 金獎

黑眉錦蛇是一種美麗的家蛇，牠們雖在平地或山林都能棲息，但都得不到友善的對待，因此小說中用黑眉錦蛇的境遇來象徵雙性戀主角內心真實的心意，並與主角因為刻板印象及旁人對此群體的不理解造成的悲劇遭遇相呼應。黑眉與主角看似都有更多的選擇，卻都因為誤解而無處可去。



▶ 作品聲音檔



林欣妤

介紹與經歷

目前就讀台南女中，熱愛每個晴天、陰天和雨天。是個每天努力生活、偶爾會過度樂觀的雙子座女孩，特殊才藝是必要時可以徒手打蟑螂。興趣很廣泛，基本上嘗試過所有普通高中生的日常嗜好。得過一點點文學獎，喜歡溫暖的文字，目前仍在努力思考自己的文字能帶來甚麼。

感言

或許是因為高中讀的是女校，聽了身邊很多好友的故事後，一直以來都很想為雙性戀這個群體寫些甚麼。

很感謝主辦單位讓我能將這個故事傳遞出去，也非常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在創作路上，我會持續加油的！

《黑眉錦蛇》 / 作者 林欣好

剛入夜的房裡只亮著桌燈，我絲毫沒有意識到周遭變得昏暗，依舊在微弱的光線下寫信。一筆一筆，都下的全神貫注，深怕手指一個趑趄，讓信上出現它容不下的不完美。

夏日的黏滑空氣沾在皮膚上，我皺了皺眉，卻也無心驅散。

忽然，那些潮濕似乎被劃破、震落，我困惑的抬起頭，才聽見屋裡響徹了母親的尖叫。父親噤噤的腳步聲很快跟上，我猶豫了幾秒，才決定暫時給這封信一個逗號。

我有些不情願的拖著腳步，母親總是大驚小怪，但要是不去看看，待會又要被叨叨碎念——埋怨的念頭走馬燈似的不斷滑過腦海，卻在進到廚房的剎那 然而止。

提著掃帚氣喘吁吁的父親、倚著牆雙眼泛淚的母親，我往他們倆目光的交會處看去，潔白的地磚上多了一塊鮮明而充滿野性的圖騰。我低頭觀察，一雙乾淨的眼從那些美麗的幾何圖塊中探出來，和我對上了視線，似乎是知道我在牠眼中看出些絕望，那些圖塊掙扎著朝我挪了挪。在我反應過來牠為何這麼做前，父親便衝上來又添一陣毒打。

於是圖騰真的成為了圖騰。

「爸！你在做什麼？」我的聲音有些嘶啞。

「做什麼？我在救妳！」沒有聽到預期中的讚美，父親訝異地瞪大了眼，用怒吼一樣的聲音回應質問。

「你怎麼知道牠會有毒？而且牠剛剛明明就已經奄奄一息……」

「牠是蛇，會咬人！不先打死，妳要等被牠毒死才來後悔是不是？」

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只能哀求父母由我來埋葬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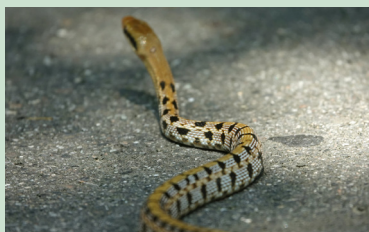
家人都入睡了，我仔細確認過他們門中已經傳來鼾聲，才輕手輕腳的溜到後院。如何從後院出逃我是熟悉的，但今天不像往日能迅速的翻牆離開。

繞到一棵隱蔽的樹後，牠果然仍靜靜的盤在紙箱裡，如我將牠藏好時，一模一樣的姿勢，月光下，乾涸的血痕和無神的瞳孔都反射著鋒利的冷光。明明已經見到此景，我卻仍執拗的認為牠還有一線生機。今夜的一切都太不尋常了，從我和牠對上視線那刻，一股莫名的衝動就驅使著我給牠更多幫助，我卻沒有任何懷疑或反抗的念頭，一如那是屬於我自己的渴求。

「帶你去安全的地方。」我喃喃道。

抱起紙箱，我還是帶著牠翻過了牆。目的地是東邊的後山，那裏沒有民宅，想必比較沒有危險吧！

我走過夜色下無人的街道，一切景色對我來說都是熟悉的，只是少了一個身影——一個總是伴隨在我身旁的女孩身影。我們過去總是在這樣晴朗的夜晚相約見面，在街道上壓低聲音嘻笑；在無人的空地肆意打鬧。在夜幕的掩護下，我們親吻，我們擁抱，相互訴說不能讓別人聽見的愛意……



指尖摩擦紙箱，傳來了一些暖意。我情不自禁的回想起兩隻纖纖玉手十指相扣的時刻，就算鬆開，她也會拂過我的長髮、捏我的臉玩，又或者撩起我的衣擺，細心為我被父親責罰的傷痕上藥。

眼前出現電線桿的巨大黑影，我連忙閃開，搖搖頭譴責陷入回憶的自己，耳邊只剩下不住的蟬聲與蛙鳴。

我低頭確認紙箱裡的牠是否還安好，掀開箱蓋，褐色的菱形紋路上，翻出的嫩白肉塊和凝固的暗紅色血液顯得特別怵目驚心。但我的心中絲毫沒有因此引起任何波瀾，此情此景，我在自己身上見過無數次。

父母恐懼我喜歡女孩，其程度如恐懼家中進了毒蛇——至少遇到兩者時，他們的反應是相同的。

嘆了口氣，我繼續為牠尋找落腳點。萬一牠醒了，在這裡有食物、萬一牠醒了，這裡比較不容易日曬雨淋……左挑右選，當我幾乎要繞到山間沒有路燈的樹林時，終於找到一處看起來很不錯的角落，蛙鳴聲不絕於耳。

正欲將紙箱放下，腦中卻閃現一幕相似的回憶。

那天，我一如往常的和女孩偷溜出來散步，同樣微涼的後山，同樣的青蛙歌聲。

突然，她驚叫一聲溜到我背後。我定睛看了看，角落有一具支離破碎的屍體，鮮血淋漓，連骨骼都碎裂在地上，當時的我辨認不出那是甚麼動物，只能從遠方傳來的狗吠聲判斷應該是遭到野狗攻擊。碎片上，和牠同樣的褐色斑點、白色線條……恐懼漫上心頭，我捏緊紙箱想冷靜下來，但越告訴自己沒事，腦中那些屍體碎片就變得更加鮮明，鮮紅得更鮮紅，慘白得更慘白，

遠處更若有若無的傳來幾聲犬隻的吠叫。

最後，平坦的土地上多了一個我徒手挖掘的洞，我輕輕的捧起牠，放入洞裡。土一點、一點的被覆蓋上去，直到再也看不見這美麗的圖騰。

回到家，父母仍鼾聲如雷，我也鬆了口氣。但儘管是深夜，我也全然沒了睡意，躺在床上按亮手機。

我下意識的點開通訊軟體，回過神來，頁面已經跳到與女孩的聊天室裡，望著已經變成「前女友」的暱稱欄，我嗤笑了幾聲。難不成自己還想回答她那屍體究竟屬於甚麼動物？

「分手吧，我聽說你以前喜歡過男生了。」

「你家那麼反對，既然你能喜歡男的，你總有一天會去找個男孩子嫁了的，我不想受傷。」

對話紀錄停留在一個月前的，尷尬的刺眼，我連忙關掉頁面，點開另一個聊天室。

暱稱欄前頭正正經經的寫著一個男孩的本名，後面卻像隱藏不住心情似的，添了一連串心型表情符號。

「你知道嗎！」

「我家今天出現了一條……」我輸入到一半，突然想起我不知道那精緻好看的蛇叫甚麼名字。

「黑眉錦蛇是一種大型蛇類，身體主要呈橄欖黃。前段常有規則黑色菱形斑，眼睛後方有一明顯的黑色縱帶，故有黑眉錦蛇之稱。無毒性，主要棲息環境包括山區與平地，被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

看著網站上的簡介，我皺起了眉，頗廣泛的棲息環境與後面被列為保育類的稀少處境，實在顯得矛盾。但還來不及細想，男孩的對話通知便跳了出來。

「怎麼了？這麼晚還沒睡嗎？」

見到這則關心，我頓時眉開眼笑，在此時不那麼重要的自然生態問題，一下子被拋諸腦後了。

我拿著母親的化妝品，按著網路上的教學為自己上妝。其實我對化妝興趣缺缺，但母親一聽我要見面的對象是個男孩，拚了老命也要我變得花枝招展。

「化妝是女孩子最基本的禮貌！」她一邊說著，一邊又拎出一大箱閃閃發光的首飾。

我拿起眼線筆，在眼尾勾出黑色線條，為了檢視自己畫的是否正確，我仔細的觀察鏡中自己的模樣。但越是認真凝視，鏡中有著墨黑眼線的雙眼就越與昨日見到的黑眉錦蛇的眸子相似。發現這個念頭的我打了個寒顫，趕忙將視線從鏡中移開。

坐上男孩的車，我全身都因為興奮而微微顫抖，他見我臉頰通紅，有些擔心的關切。

「我沒事！今天第一次化妝，腮紅上太多了！」我急急忙忙的回答，話一出口卻開始懊悔是不是說的太急，給人留下了壞印象。

他咯咯的笑起來，調侃我化妝僵硬，像塊面具似的。我表面氣急敗壞，內心卻因為他的笑容又一次小鹿亂撞。

聊了許多無關緊要卻緊貼日常的話題，車上的廣播開始播出了情歌，小小空間裡，曖昧的氣氛逐漸上升，我的心臟怦怦亂跳，手指緊緊按住包裡寫滿心意的信。

隨著車在目的地的停車場停穩，我深吸一口氣，將用粉紅色信封包裹的信遞了出去。

空氣凝結了一瞬。

「這難道是情書？」他扯開一個有點尷尬的笑容，用打哈哈的語氣回應。

「是的！」

「其實我都知道，妳不用勉強妳自己。」他忽然拍了拍我的肩，我聽得一頭霧水。

「妳是同性戀吧，我聽說過以前妳和一個漂亮的女生交往，但家裡很傳統，現在只能來找一個人應付家裡。」

「不，我是真心喜歡……」

「很抱歉沒能幫上妳的忙，妳的條件很好，但我想追求的是真正的愛情，辛苦妳還特地為了我化妝，以前妳的率性風格也很好，妳維持原樣就好了，不要在乎社會的眼光。」

他說了諸多鼓勵我追求自我的話，我試圖辯解，他卻全然當成我仍投入在一個角色中，繼續他主題為保有真我的長篇大論。

或許是氣氛太過尷尬，他生硬的轉移話題。

「妳的妝這邊是不是沒上好，掉了一塊。」

我呼吸一滯，手指撫上那塊因掉妝形成的淡褐色菱形紋。

男孩的臉變得模糊不清，好幾張臉在我眼前不斷交疊，他望著我的擔憂、前女友知道我喜歡上他時的鄙視、父親處罰我時的痛心、母親知道我要和男孩出門的狂喜、父親毒打我時的厭惡、母親看見我的恐懼、野狗攻擊前的猙獰……身上充滿了撕裂一般的疼，我的手腳消失，鱗片在地上滑動。充滿傷疤的身軀磨過屋舍的磁磚，也磨過後山的泥土，這下我無法辨認傷口是從何處來的了。

我在原地徬徨著，似乎有好多地方能去，但事實上哪兒都不能去。一雙手捧起我，放進挖好的洞裡，我還活著，卻不想掙扎，土一點一點的增多，覆蓋過我的每一寸身軀。

直至再也沒有人會記得，世界上曾經存在過一隻只有我認為迷人的黑眉錦蛇，就算有人再次看見，我也將是一副純粹帶來恐懼的蛇類骨骼。

結束今年第七場相親，走出餐廳，我拒絕了對方送我回家的要求，叫了輛計程車離開。車上，我抬起疲憊的手，準備第七次刪除相親對象的聯絡方式。

瞟了眼對方的照片，我忽然想起東邊後山誘人的蛙鳴，但我終究沒有停下指尖的動作，刪除、封鎖，而後把手機扔進包裡。視線對上車上的鏡，我看見一雙屬於死去蛇類的無神眼睛。



圖片資料引用與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黑眉錦蛇——臺灣國家公園；台灣黑眉錦蛇——臺灣蛇類快速辨別圖鑑

【圖片來源】

由 FB 社團〈野生蛇相〉社友 Mick Huang 提供

《泥濘》

兒少組 銀獎

108 課綱的開始，學生也加速了維護權益的腳步，但是，至今沒有體育專長生為自己的權益發聲，台灣雖是奧運好手的搖籃，可是獎牌的背後，體育制度又抹滅多少年輕選手的未來，層出不窮的性平事件是多少體育專長生得面對的。然而，台灣的體育制度、性平問題有許多漏洞，但很少有人站出來為此發聲，因為專長生們被長期的標籤、偏見，漸漸也順應、妥協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



▶ 作品聲音檔



Francis

介紹與經歷

身為運動員的我，在克服過各種困難後，更想讓自己有限的去影響他人，尤其是遭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群體們。至今打球近 9 年了，看到許多原本富有天賦的選手，因為各種不公的因素而退出愛的體壇，看到各種運動員的經歷，覺得大家在各自的位置努力，或許台灣體育就可以更好。

感言

謝謝主辦單位、評審委員們給予我這一次機會，一路走來受到許多人的幫助，能夠得到這一份肯定，是我莫大的榮幸，未來我很希望能夠像齒輪一樣，帶動大家一起為台灣體育更好而努力，謝謝大家。

《泥濘》 / 作者 Francis

泥濘，雨水與土壤之混合物也；人所踏之處，無不濺起灰濁水花，輕者沾染鞋身，重者濺及褲管、影響整日情緒，更甚者，從此「一朝被泥濺，十年怕砂土」。

以泥濘描寫女性社會處境，再適合不過。泥濘，使人窒礙難行、難以快步向前，它使人渾身不舒服——髒了淨白的鞋底、濕了乾爽的褲腳，更重要的是，當我們被泥濘搞得一身灰，我們無從抱怨，旁人還會來一句：「妳怎麼不好好保護自己？」

從古至今，各種傳統觀念束縛著女性，即便在如此開放多元的時代框架下，女性依舊處於相對弱勢，刻板印象及價值觀仍深植人心，影響著我們的社會脈絡及個人思維，而這類性別歧視及性議題，更如同猖獗且旺盛的雜草般難以根除，值得我們共同努力。

依稀記得在國小時期，我滿懷希望地加入羽球隊，期望自己能在此一展長才、培養能力，使體育專才得以伸展及發揮；然而，我卻在此遭遇性騷擾事件，使我充滿抱負的希望蒙上一層灰濛濛色彩。

那雙觸摸胸前的恐怖手掌，至今依然是我無法消弭的惡夢。當時，正經歷父母離異官司的我，不知道，也不敢向父母提起。性騷擾事件與父母離異的交錯影響之下，使我更難以向外界求助，並在心理承受莫大壓力。

隨後，我因在全國賽中表現優異，離開家鄉提拔至北部訓練。進入高中以為自己終於可以逃離那些可怕回憶，殊不知，我在校隊的帶領之下，時常遭到教練言語羞辱，以及毆打形式的暴力對待。

從那時我才明白，打與罵其實是體育圈歷年以來的常態與模式，甚至男選手對女選手的偷拍、性騷擾，熟悉此無形制度的人已司空見慣，更經常視其為理所應當。

人們對於自我價值的概念，往往取決於社會或他人對於自己的看法。因此當一個人長期處於如此負面且高壓的環境之下，打罵帶來的結果不是淬煉心志，而是使之土崩瓦解。

高中階段，我更能清楚意識到生活中的性別歧視，這些歧視體現在價值觀、言語、行為之上；高中教練曾表達「獲得優異的羽球成績，能讓你進入好學校，並嫁給好人家」等言語，顯現出女性為家庭附屬品之價值觀。同時，教練也禁止女生申請生理假，因為他們認為女性的經期「就只是肚子痛」。

當我回顧自己的生命經歷，無不看見性別歧視與性議題的運作方式，這些議題實實在在地存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只因人們習以為常，以至於難以察覺；對於自己的遭遇，我從逃避、意識、察覺，蛻變至勇於替自己發聲，這也不禁令我思考，世界上的各個角落還有多少女性正遭受如此不平等的對待及恐怖事件。

這同時使我意識到生活中各方面的種種限制與文化，比如「冠夫姓」的這個傳統，雖然冠夫姓在我們這一代已經很少見了，但在西方國家仍是非常盛行，而之所以這是性別歧視，是因為它無疑將女性標籤化，使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屬品——王小姐跟張先生結了婚，她就不再是王小姐，而是「張太太」。

此外，在我們身處的國家中，也有許多傳統儀式也相當不合理，像是婚禮中「拜別父母」和文中提到的「潑水」儀式等等，使女性在步入婚姻後必須與原生家庭切割，前往另一個家庭適應新生活，我認為這是必須要被改變的，因為結婚不是交易，而是兩個人共同步入人生的下一階段，女生不是「嫁出去」、男生也不是把女生「娶回家」。

我們都熟知一句話：「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些佳節中，女性因傳統而被迫留在夫家，使得思念家人的情緒只增不減，而我覺得在婚姻當中，無論是男方家庭、女方家庭，都有團圓的權利，我們都應該尊重彼此的意願，而不是用傳統習俗壓迫某一方。

而在日常祭祀中，倘若女性剛好遭遇經期，就不可以進入廟裡面拜拜，因為月經被視為是「穢物」，如果進去拜拜就等同於是對神明的不尊重。然而，我認為月經是女性的正常生理現象，再自然不過了，因此這無疑是對於女性的歧視與限制，更是應該被剷除的陋習。

我也意識到，男性凝視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定義了女性該如何看

待自己的身體，並毫不掩飾地暗示了女性都應該努力追求的「完美女性」形象。男性凝視在媒體中無處不在，不僅在電影中，在廣告、雜誌封面、書籍中，無論我們走到哪裡，人們的生活往往存在男性凝視的蹤影。女性的美麗標準嚴重迎合了男性的目光，貌似女人除了長相以外一無所有，完全失去了自我個性，男性的目光也為女性設定了美麗標準。



在不斷地看到理想女性身體的形象之下，許多女性已經轉向自我客體化，不僅試圖使自己符合社會中對於美的定義，有些女性也會將其作為自我資本，在社交媒體上透過自己身體的形象來得到關注、讚賞或認可。

我想，性別歧視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根深蒂固，在職場上、在家庭分工中、在言語行為間，生活中處處可見性別歧視的蹤跡，但我認為這並非不可逆的情形。雖然我們沒辦法一夕之間就扭轉性別刻板印象，或是使性別歧視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我期望人人都可以理解性別歧視與相關議題在社會中的運作模式，提升普遍認知。

人雖有性別之分，但我們皆同樣生而為人，都是存在地球上的物種，因此正所謂「團結力量大」，也許一個人的力量無法撼動整個體系，也許未來的路還很漫長，不過透過同心協力、相互理解與尊重，必定可以邁向一個更加和平、平等的社會，讓原本難行的泥濘之路，鋪蓋上一層嶄新的道路。

《我與我的男生姊姊》

兒少組 銅獎

一篇來自純樸鄉村的故事，承載著性別刻板印象的不公所帶來的困境；在文中也隱隱透露出現代青年勇於追夢的熱情。希望每個夢想都不受偏見歧視阻擾，為新一代幼苗打造出良好的社會環境。期盼未來有一天，能夠完全除去性別刻板印象的牢籠。



▶ 作品聲音檔



周睿栩

介紹與經歷

個人簡介：

我就讀私立國中，在我們學校裡，重視著閱讀素養的能力。在漫漫書海的渲染下，我漸漸迷上了在字裡行間汲取知識，吸收作者想表達的寓意，轉化成一篇篇白紙黑字。

參加經歷（近三個月來）：

第十五屆聯合盃作文大賽第五名（縣市）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作文比賽進入決賽（決賽因疫情未舉辦）

感言

很榮幸能夠獲得評審青睞，這對於還在摸索自我的過程中，是最大的鼓勵與肯定。多次的修改、好幾次的懷疑自我，在這次終於放下不安的心，品嚐到甜美的碩果。在未來的道路上，我將以純樸的文字，帶來最深的感動。

《我與我的男生姊姊》 / 作者 周睿楸

我的姊姊有一頭烏黑亮麗的短髮，五官深邃，穿著棒球上衣與七分長褲，從外表看上去，就像一個正常的——男孩子。過去的人對女生的印象，不免就是長髮、溫柔、靦腆、身穿飄飄洋裝看著古典書籍；而對於運動，當然是盡量避免接觸，因為那是「屬於男生的事情」。而我的姊姊正好完全相反。

在我所出生的純樸鄉村，村民們基本上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小學畢業已經是勉強勉強，所以男女的刻板印象幾乎深植在每個人心中。男生應該出門工作養家餬口，女生應留在家中打理家務；打球跑跳是男生的喜好，優雅看書是女生的興趣；男生要剃平頭，女生要留黑長直。在這裏，若是有人打破傳統，便會被當成異類。

從我姊姊大學畢業後，我們家便發生了足以改變村莊想法的事。

姊姊從小便展現出優於他人的讀書天賦，家人討論後決議把她送去大城市讀書，讓她居住在親戚家裡，享受更良好的教育與環境，在求學的道路上精益求精。上個月，她修完了大學的課程，父母便把她帶回家中，討論之後該從事什麼樣的工作職業。

「我想當棒球選手。」姊姊說。

爸爸媽媽頓時傻眼了，女生不是當老師，就是護士，這是村裡一直以來的傳統；而棒球選手，那是男生才適合的職位呀！「我讓妳出去讀書，是希望你成為有用的人，而不是投入這種野蠻職業！」爸爸聲音微微激動顫動著，語帶責備。聽到自己最喜愛的棒球被以「野蠻」二字形容，姊姊也不服氣地回覆道：「你根本就不懂我，因為你根本沒受過高等教育！」話剛落下，便氣得走回了房間，「砰！」一聲房門關上，也劃下了親情的冰點。之後的每一天姊姊都窩在房間裡寸步不離，送晚餐給她，她也不吃。家裡的氣氛尷尬，媽媽每天以淚洗面，不懂曾經乖巧的姊姊去哪了？爸爸則是不發一語，但我感受得出來，他很內疚。

半夜，我口渴起身去廚房喝水，我驀然看見姊姊坐在客廳沙發上，滿臉憔悴，眼神渙散盯著遠方，似乎在思考著什麼。「姊，妳還好嗎？」我輕聲問到，沒人答覆。我在她身旁坐了下來，就這樣安靜了幾分鐘。「妳覺得

女生就不能當棒球選手嗎？」她拋出了一個問題，我思考了片刻。

「性別不應侷限夢想吧！」我微笑說道。接著我告訴她吳季剛的故事：一位不畏他人眼光做自己的服裝設計師。「妳看，他不也在閃閃發光著？」我試著尋求姊姊的認同。「但，我總認為爸爸媽媽希望我做的與我所熱愛的事相反！」姊姊有些失落，似乎是憶起了父母失望的神情。

「我知道爸爸媽媽是希望妳能像傳統女性那樣，因為在我們這裡，一直都沒有把『性別平等』視為理所當然！」姊姊疑惑的看著我，我接著繼續說：「或許有時候，爸爸媽媽是因為親戚朋友的眼光，認為男生該做男生的事，女生該做女生的事；他們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認為妳不應從事男生的職業。我們村裡一直流傳性別刻板印象，但，是時候我們應該打破它了！」我自信地說道。

「其實我在城市裡有感覺到，學校時常宣揚男女平等，人與人相處也幾乎不會有性別刻板印象！我之所以會喜歡棒球，也是因為學校成立了女子棒球隊，讓我們也能接觸戶外活動，看著一個一個學姊露出自信的笑容，真的是太帥啦！學校也有男子裁縫社、烘焙社，雖然有時候我也會覺得很奇怪，但每次看到他們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我也覺得很開心！」姊姊笑著說，我看見她眼中閃著光芒。「但是為什麼我們這裡遲遲沒有破除刻板印象呢？」我們正思考著這個問題。「或許，上天正等著我們去破除吧！讓我們一起將性別平等落實於每個角落吧！」我笑著說。

於是我們上網搜尋有關性別平等的相關議題，發現有許多人也都為了「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男女刻板印象」困擾許久，這短短幾個片語，卻深植古人的心，使許多偉大的夢想遭到「性別」打壓。還好，在現代化的當今，許多地方開始消除性別刻板印象。而現在，輪到我們將擔起重大責任，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為自己也為大家爭取回那份閃閃發光的夢想。



姊姊嘗試與家人溝通，也試著理解父母的意見。媽媽聽完後，告訴我們其實她也曾喜歡棒球，但奶奶總是不支持，認為那是「野蠻男孩子氣」的事情，而許多親戚也紛紛表示反對，她很難過，最終放棄自己的理想；而一聽到自己的女兒可能也會遭到許多人打擊自信，不如自己先否定，但聽完姊姊堅持且肯定的說法後，達成了共識：「支持姊姊的棒球夢」。雖然父母擔心姊姊受到村裡他人異樣的眼光，但他們笑著說會加入我們的行列，說服左鄰右舍「性別不應侷限夢想！」而我們也有自信的說：「有一天，性別刻板印象將消失得無影無蹤！」姊姊很開心，也慶幸著自己有理性的家人們；但同時也期待每一個家庭，都能支持孩子的夢想，破除性別傳統印象，支持男女平等。

在姊姊出發前往棒球團訓的前一晚，我來到姊姊的房間，悄悄的在她書桌留下一封信，裝著我對她的思念，並在背面寫下一句：「無論妳是什麼樣子，我都愛你。」

我們約定好，等姊姊衣錦還鄉時，我們將一起宣揚性別平等的觀念，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鄉村能夠跟進時代，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將「性別平等」完全落實於各地角落讓人人都有機會大聲說出自己的夢想。

《西拉雅的跨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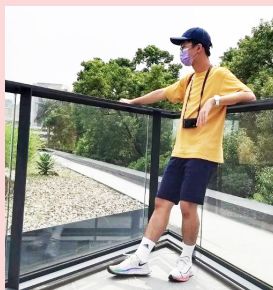
兒少組 佳作

這篇作品主要想傳達的兩大核心價值是跨性別者權利以及平埔族群文化權，這兩者皆是尚未在社會上被充分了解的，而我將兩個族群面對到的各種事情注入一個角色，我認為讓一個活生生的人來面對這兩個族群所面對到的處境，遠比以各種文獻資料佐證更容易讓大家感受。

作者／黃資淇

介紹與經歷

筆名含茉，天生浪漫的雙魚，現在就讀於高雄市立新興高中二年級，主要著墨於台語及華語新詩創作，但也不乏小說作品，文學啟蒙於高雄三民國中語文資優班，曖茫詩社成員。



感言

很感謝這次評審肯定了我的作品，我認為文學是一種傳達理念的工具，謝謝主辦單位給了我這次的比賽機會，讓我寫出我認為非常有意義的作品，最後謝謝在我創作文學的路上給我各種支持及建議的人。



▶ 作品聲音檔

《西拉雅的跨女》 / 作者 黃資淇

「Le mi ya ta sa ~ hu ma ke le ke le mi~ hu ma ke un ~~」Siraya（西拉雅）的少女們將手牽成一圈，在茫茫的月色下誠心吟著 Ororaw（西拉雅牽曲），祈請阿立母的降臨。

此時部落中所有的少女都會脫下鞋子，著上傳統服飾，一件鑲著十字繡黑邊的白袍，腰上繫著紫色的腰封，而頭上包上紫色頭巾，在頭巾外再以甘蔗葉編成的 Halau（花環）點綴，與皎潔的月色互相映照，映出臉上深邃又立體的輪廓。

但當部落中所有少女都在唱牽曲時，此時我眼角餘光發現旁邊站著一位看似少女的身影，長髮被微風吹得飄逸，身上沒有換上傳統服飾，也沒有跟著下到廟埕唱牽曲，只是一個人拿著手機，靜靜的望向那圈由少女所圍成的圓圈，專注的眼神中帶著渴望與無助，她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我決定過去與她攀談。

「妳好，為什麼妳一個人在這邊，沒有下去與她們一起跳牽曲啊？」我開頭直接開門見山地問道。

「因為照傳統習俗上來說，牽曲只有少女能夠跳，這幾年因為少子化所以不停地放寬年齡，所以妳會看到很多中老年的女性也下去跳，但終究還是只有女性能跳。」她以偏低沉的嗓音回答到。

「但是妳不符合少女資格嗎？」我持續追問。

此時我發現她臉上露出一抹微笑：「其實我現在還是男的喔！」

「真的假的！完全看不出來ㄟ！」我震驚地看著她，從臉上的五官到身材，除了聲音及胸部以外，其他看起來完完全全就是一名少女，而且是一名十分美麗的少女。



▲ 西拉雅族夜祭時的女性傳統服飾。

她看到我震驚的表情不自覺地笑了出來：「我現在十七歲，我從十五歲開始就開始留長髮還有穿女裝。」

「喔喔，但妳現在很漂亮ㄟ，但是妳平常在生活中有遇到什麼問題嗎？」我開始對她有了更大的好奇。

「平常在生活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就像一個一般的女孩子一樣，唯一有差別的就是像現在這種祭典時一樣，我只能在旁邊看她們跳牽曲，不能下去一起跳。」此時我注意到了她的臉上浮出一個惋惜的神情。

「好像要開始拜豬了，一起過去看看吧！」她好像突然注意到什麼東西似的，拉著我往公廨跑去。

「拜豬？那是什麼？」我一臉疑惑的看著她。

「就是阿立母要透過 Inibs（尪姨，西拉雅族的祭司）來點收這次夜祭用以祭拜的豬的儀式，這個儀式都是在子時所進行，每一個部落進行儀式的順序不大一樣，有人是先拜豬再跳牽曲，也有人是邊跳牽曲邊拜豬，但我們部落比較特別，我們會在拜豬之前先跳一次牽曲，在拜豬之後再跳一次。」她很認真地跟我解釋。

就在拜豬儀式開始前，我赫然發現原本公廨外頭那些布袋戲、歌仔戲的戲棚的鑼鼓聲已經停止了，一些臉上重妝還未卸除的歌仔戲演員忙著拆掉戲台，準備收工返家，這時全場寂靜無聲，看著尪姨的下一步要做什麼。

此時看到尪姨從公廨裡面走了出來，走到了一整排整齊排列的豬前面，準備開始拜豬的儀式。

「那些豬在屠宰之前都會先被帶來公廨，讓尪姨『餵酒』，之後才可以宰殺。」她補充說道。

尪姨走向每一隻豬時，旁邊的人都會向她說到這頭豬是誰祭獻的，是為了什麼事來還願，之後尪姨就會將那頭豬的內臟取出咬下一口，並且喝掉一杯豬血，代表阿立母接受了這頭豬，最後再以檳榔剖半當成筊杯來問阿立母是否可以進行翻豬，等翻豬儀式結束後，這次的夜祭也正式畫下了句點。

「為什麼妳會想來參加我們的夜祭啊？」她突然問道。

「因為我是高雄的西拉雅族人啊，但是我是到我長大去透過各種家中的習俗及遺留下來的東西才發覺我是西拉雅族人，而我們家之前就是一樣過著閩南人的生活，因此我想透過這次夜祭慢慢地尋根，找到我祖先的生活方式。」

「好了時間也不早了，明天我還會在台南，不然我們先交換 IG，明天再到咖啡廳裡面聊。」我向她提議。

「好啊，那我明天再傳一間我蠻喜歡的咖啡廳地址給妳。」之後我們就互換了 IG，她回到住所，而我回到民宿，結束了這個美麗的夜晚。

翌日我循線跟著她給的地址，來到一家位於巷弄內的咖啡館，這間咖啡館看的出來是由老屋改造的，外部牆面許多油漆剝落，部分區域還纏上了藤蔓，但內部卻如同新屋一樣，乾淨明亮，感覺得出來店家老闆應該是有刻意營造出既老又新的反差感，而她就坐在門外的一張長板凳上滑著手機在等我。

「早安啊！」我走過去向她打聲招呼。

「喔！妳來了啊，走吧，進去裡面再聊。」她領著我熟門熟路地走入這間咖啡廳最裡面，有張兩人座的小桌子坐了下來。

「妳要喝什麼？」她問道。

「冰拿鐵加巧克力碎片好了。」我看看牆壁上小黑板所寫的菜單，點了這一杯平凡無奇的咖啡。

「小苺，一杯冰拿鐵加巧克力碎片還有一杯焦糖美式。」她向櫃檯喊道。

「好！」店長簡單扼要地回了這一個字。

「妳叫什麼名字啊？」她問我。



▲上面插有澤蘭象徵阿立母的水。

「我叫楊慕淇，叫我小淇較好了，妳呢？」我心裡想的是她不是昨天有要我 IG 了嗎，我 IG 就是用本名啊！

「我叫沈如羯，可以直接叫我小羯。」她回答道。

「對了，小芄是這個咖啡廳的店長，她也是跨性別女性，她已經在去年做完性別重置手術了。」她指向櫃檯那邊說道。

「那妳有預計要做性別重置手術嗎？」我向她問道。

「有啊！等我 24 歲吧。」她如同反射動作一般毫無思考的回答道。

「那妳現在同學們知道妳的生理性別是男生嗎？」我們逐漸聊開了。

「當然知道啊，我們的制服還有座號都是用性別來排定的啊！」

「那跟我們學校是一樣的ㄟ！」我回答。

「我真的覺得學校不應該以服裝或座號等來區分性別，這樣是嚴重增加到性少數族群的生存成本。」她對我說道。

「對啊，那妳現在在學校是使用哪一個廁所啊？」這好像是遇到跨性別者必問的問題。

「女廁啊，我這樣進男廁很奇怪。」她笑著說。

「其實大家都誤解了我們跨性別者，大家都以為我們男跨女是因為我們喜歡男生，但其實不一定，像我就是跨拉，雖然我男跨女，但我還是喜歡女生，身為一個西拉雅族人的跨性別者，必須面臨比其他跨性別者更大的社會阻礙，一方面有人認為是因為我們原住民的身分造成我們是同性戀，另一方面我們在各種祭典上又時常碰到禁忌，不管在族內族外都會碰到歧視，我希望這個社會能更了解我們一點，不論是西拉雅還是跨性別，我們都是台灣人，沒必要這樣互相貼標籤，互相傷害。」她感觸很深的講了這段話。

之後咖啡就來了，我們就一面喝著咖啡一面繼續聊著各種問題。

《蘭花草的贈與》

兒少組 佳作

一名生活於偏遠農村的女子小晴，某天於上學途中發生意外，失去了左腿。事故後，父母雙亡，面臨經濟困難。前往面試工作時又遭到綁架，像牲畜般遭人議價買賣，隨後遭受慘絕人寰的對待。當她倒下時，腳邊閃耀著的蘭花草，讓她想起兒時母親對她訴說的點點滴滴……

作者 / Meteor

介紹與經歷

是個平凡無奇的高中生，平常的興趣是觀察身旁的人事物，常常對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產生許多疑問及反思。我認為，寫作不只是為了陳述自己想法，也是為了替那些遭受不合理待遇的人發聲。現擔任博物館志工，並曾兩度參加中學生心得寫作比賽獲得特優。



感言

隨著時代進展，社會風氣雖不像以往那般封閉，但人們的耳語、不解的眼神，仍說明著這般歧視情形仍舊存在。希望透過這部《蘭花草的贈與》能讓大眾看見女性及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困境。



▶ 作品聲音檔

《蘭花草的贈與》 / 作者 Meteor

黎明時分，光明劃過灰暗的天際，為雨後的惆悵帶來一絲慰藉。與此同時，伴隨著丈夫疲憊的歎息聲，一條小小生命降世。沒有尋常嬰兒的哭嚎聲，沒有普通家庭的祝福聲，在這間病房的，只有無盡的靜寂。

倏忽，產房的門被推開，兩張經歷舟車勞頓的臉龐印入眼簾，其中被產婦丈夫稱為父親的男人張口問：「我的金孫呢？」

丈夫沉默，用下巴示意遠處那正被包覆在毛巾中血淋淋的嬰兒，搖了搖頭。當男人身旁的女人瞧見嬰兒的下體時，失控地往醫生方向衝去。

「我的金孫呢！要不是你跟我說這個孩子可能是男的，我怎麼會願意讓她生，浪費我的錢！」女人指著產婦，對著醫生怒吼。

「就是說！生女的有什麼用，到最後還不是要嫁人？說到底就是個賠錢貨！不如死一死算了！」男人接著說。

「家屬們請你們冷靜，女孩也是寶，不比男孩差。」

「況且，比起和我在此為了孩子的性別起爭執，我想你們更應該關心一下精疲力竭的孕婦。」

「關心她做什麼？沒有生男的就是沒用，我當初還不是和她一樣？哪個女人沒生過小孩？有什麼大不了的！」

「倒是妳這個庸醫，書讀的那麼高，最後還不是要在家相夫教子，妳就只是個女人，別自以為是了。」女人看著醫生，冷笑地說著。

「既然不是男的，那我們在這邊也沒有意義了。」

男人頓了頓，看向床上身心俱疲的產婦，「家裡的衣服還沒洗，還有碗，出院之後趕快去做。要不然……有妳好受。」語畢，隨著女人不停嗤之以鼻的不屑聲響，兩人離開了病房。

「孩子……孩子平安嗎……？」聽完公婆說的話，產婦不發一語，反而向站在床邊的丈夫詢問。

「妳趕緊回家，家裡還一堆雜事。」不回答女人的問題，他交代幾句話後，鄙視地掃過女人一眼，便踏出了病房。

似是感受到母親情緒，一旁沉靜的嬰兒發出凌厲的哭喊聲，打破了三人離開後短暫的寧靜，像是咆哮著不願來到這世界般，女嬰不停嚎啕大哭。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產婦忍著撕心裂肺的痛，用盡力氣緩緩撐起身子。

「孩子……」

「別動，快躺下休息。」醫生見狀趕緊制止產婦，「孩子沒事，妳放心。」

從醫生懷裡接過嬰兒，看著自己的孩兒安好，母親欣慰地笑了笑。

「孩子，媽媽對不起妳，讓妳出生受苦。」晶瑩的淚珠緩緩流出，在產婦蒼白的臉上刻出一道道淚痕。

「媽媽妳怎麼了？」童稚溫暖的問候將我從遙遠的思緒中拉回。

「媽媽沒事喔。」伸出顫抖的手摸摸那個孩子的頭，我嘗試露出笑容安撫她，想讓她別露出如此擔心的神情，沒想到卻得到反效果。

「媽媽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沒事！」她嘟起了嘴，跺了跺腳，一股生氣的樣子。

「小雨乖，媽媽沒事。」將她摟入懷中，溫柔地拍著她的背。

「是不是又有人欺負妳！媽媽別怕，小雨一定會保護媽媽的！」

感受到懷中人的手臂緊了緊，我竟不知不覺地濕了眼眶。擔心讓她察覺，我用衣袖輕輕地擦去眼淚，裝做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媽媽沒事的，小雨不是還有作業還沒完成嗎？快去吧，不然明天老師問起該怎麼辦呢？」鬆開擁抱，我輕聲對她說。她點了點頭，轉過身。

「小雨好乖。」看著她的背影，心中又浮現一股無名的鈍痛。

「媽媽。」

「怎麼了？」

「小雨永遠都是媽媽的依靠。所以……」我默默聽著，卻遲遲等不到她的下文。

「嗯？」

「媽媽不要不开心了，好不好？」

她轉過身，不曉得從哪兒拿出了蘭花草。

「媽媽很喜歡蘭花草對不對？」

「小雨特別在路邊撿了蘭花草，想讓媽媽開心！」

看著邊說邊流淚的小淚人，無法受控地再次摟住她，

「謝謝小雨。媽媽愛妳！媽媽最愛小雨了！」

「只要跟小雨在一起，媽媽就很開心！」
無法繼續隱忍的淚水潰堤，我沉默。
當我回過神來，淚水早已充斥整個臉龐。

不該是這樣的，我的人生。

我也曾在鄉村的田野小路奔跑，感受涼風拂面，躺倒在麥田中笑得前仰後合。

我也曾在學校的早修時間苦讀，經歷難題洗禮，沉浸在書本中讀得廢寢忘食。

我也曾在升學的殘忍戰爭取勝，接受眾人喝采，穿梭在同儕中笑得得意洋洋。

還記得那天是個飄著濛濛細雨的日子，我一如往常地走路上學。雖然在偏遠的鄉村中車流稀少，我也不敢大意，一直都走在道路的右側，遵守那似乎沒人遵守的交通規則。

「是蘭花草啊！」我興奮地蹲了下來，想起了童年時的回憶。我笑了笑，站起身準備繼續前往學校。

倏忽，一輛車失控地向我衝來，儘管我已經用盡全力想將傷害降到最低，還是改變不了當時的狀況。

「病患的左腿粉碎性骨折，如果想保住性命，只能截肢。」外科醫生冰冷的話似閃電般，重擊在我仍處於渾噩的腦中。

閉上眼，想著這一切可能只是一場夢。

夢醒了，我的左腿又會回來了。

然而，當我再次睜開眼，我知曉我的左腿已不復存在。

隨著科技發展，這世上似乎多了某種叫「義肢」的物品。

雖然在當時價格昂貴，但父母為了我，將他們原本打算用來養老的老本用在購買義肢上。

每每想至此，心中都充滿自責。

身為兒女，長大了本應孝順父母，沒想到竟然還要父母來為自己費心費力，真是羞愧難當。

每當向父母提起這件事時，他們總是笑笑搖頭，說著不用介意，我永遠

都是他們的寶貝。

有如此珍視我的父母，我上輩子不曉得做了多少功德。

「只要妳打起精神來，過得開開心心的，勇敢面對未來的一切，就是給我們最大的回報了。」父母暖如冬陽的笑容至今回憶起仍歷歷在目，他們帶給我的一切永遠都難以忘懷。

無論是在生日時贈與我特意準備的禮物，還是意外發生後用盡剩餘力氣對我展露的微笑，都是如此地愉悅鮮明，如此地悲痛欲絕。幸福總是在尚未察覺之餘，就這麼消失無蹤。

處理完父母的身後事，經過那段漫長、生不如死的復健期後，我看著存款簿中所剩無幾的錢嘆了口氣。

「看來得去找份工作了呢，雖然……」我低頭望向自己的腿，閉上了眼。

「啊！工作的話，我這邊有認識的朋友在徵人呢！」

「妳想要嘗試一下嗎？」

高中時的朋友聽說了我在尋找工作，於是主動聯繫了我，想給我些幫助。

「我聽說妳的左腿似乎截肢了是吧？」

「這樣找工作的確有些困難呢。」

我再次低頭看了看自己的左腿，愣了愣。

「小晴？」電話那頭傳來的呼喚聲，使我突然回神。

「我裝了義肢，雖然行動比起其他人相對不方便，但還算能走。」

「這樣啊？不然我先把朋友的電話給妳，自己去問問怎麼樣？」

「嗯，謝謝妳。」

掛斷電話後，突然聽見外頭傳來敲門聲。

打開厚重的木製門扉，映入眼簾的是老婦人憨厚的笑容。

「是大嬸啊，怎麼了？快進來坐吧！」

「那我就客氣了，啊？」踏著緩慢的步伐，她慢慢走進屋子。

「大嬸，您快坐下吧。」

「我帶了自己醃的鹹菜乾來給妳，妳收下吧！」

「謝謝大嬸，一直以來都受您照顧了。」她說了一聲沒事後便坐下，將鹹菜乾置於旁邊的矮桌上。

「我說小晴啊。」

聽見身後傳來的呼喚聲，我放下水杯。轉過身看著老婦人。但她卻一語不發，用眼神打量著我，似乎想從我身上看出些什麼。

「妳今年也二十了吧，該考慮找個人嫁了吧？」

「我知道妳腿的問題，但是妳長的也還不錯，總會有人要的。」

「對了，隔壁村阿財家的兒子似乎還沒娶媳婦，他們家挺好的，嫁給他之後只要安心在家做個大少奶奶就好了。」

從老婦人背後傳來的，經由窗簾間隙打入的陽光相當溫暖，卻閃耀刺眼地令人睜不開眼。

我看著老婦人身後發愣，有種恍如隔世之感。

「我說這麼多妳有沒有在聽啊！小晴！」

老婦人相當激動，面紅耳赤地說著。

「大嬸，」我看著老婦人。

「我明白您為我擔心的原因，也相當感激您這份心意，但，」

感受到老婦人投注在我左腿的視線，我自嘲地笑了笑。

「像我這種殘廢，還是不要拖累他人的好。畢竟，誰會想要娶一個殘廢來供著呢？」

撥打了從高中朋友那兒得來的號碼，得知了她的那位朋友名為阿柔。經由阿柔接洽，我順利地錄取一份工作，雖然薪水只足以勉強維持生計，但我終於有了獨自賺取金錢生活的能力。

這間餐廳由一對新婚夫婦所經營，而阿柔則是餐廳的服務生。

即使我行動較不便，他們總是耐著性子教導我工作注意事項及快速上手的方法。而阿柔在我在工作上有些困頓時，也會用溫暖的笑容拍拍我的肩，對我說「沒事的」。

有大家的陪伴，我從原先日日以淚洗面，轉為每天眉開眼笑，這或許是自父母過世以來，我過得最開心，最樂在其中的日子吧！

而最初那種「為什麼是我呢？」的想法，也漸漸隨著忙碌的日子慢慢淡去。但在這樣漸入佳境的生活中，出現了點小插曲。

「你們這服務生是怎麼回事？！」震耳欲聾的質問聲使一旁用餐的客人愣了愣，也使正在忙碌中的老闆娘抬起頭。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拿起一旁的紙巾，急忙擦著婦人的衣服。婦人身著絲綢製的套裝，明亮的光澤在這農村的小餐館中顯得格格不入。

「不好意思能了事嗎！你說你要怎麼賠償我？！」

「我……」

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我十分錯愕，著急地像熱鍋上的螞蟻。

正當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時，身後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發生什麼事了嗎？」阿柔站在我身後，看著我問。

「就……就是這位客人的衣服……」

「你們這個蠢貨服務生端菜摔了一跤，弄壞了我的衣服！你說該怎麼處理？我看你們也賠不了，就憑這種破店，你們工作一輩子也還不起！」

面對婦人赤焰焰的態度，阿柔並沒有第一時間責怪我，而是溫柔地向我詢問事實是否真如婦人所說，也沒有追究起責任，反而先關心我。

「小晴，你摔了一跤，然後弄髒了這位婦人的衣服，是這樣嗎？」我點了點頭，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

「那你沒有受傷吧？」

倏地一句關心，讓我不受控地流下淚水。

我搖了搖頭，眼淚逐漸潰堤。

阿柔見況拍了拍我的肩，並給了我張紙巾。

「這位客人……」阿柔嚴肅地對著婦人道：

「這位服務生不小心弄髒了您的衣服，我們深感抱歉，也願意賠償您的損失，但……」阿柔看了看正在擦眼淚的我，接著說：「我希望您向我們這位服務生道歉。」

「妳說什麼？！我沒告上法院就不錯了，還要我跟她道歉？沒有天理了吧？惡人先告狀啊！大家快來看！」

婦人大聲嚷嚷，引來了更多注目。

「小晴。」感受到阿柔的呼喚，我抬起了頭。

「把妳左腿的褲管拉起來。」

我震驚地眨了眨眼，猶豫是否該照著做。

「相信我。」

似乎察覺到我的顧慮，阿柔向我笑了笑。

我再次點了點頭，伸手拉起褲管。感受到周圍炙熱的目光，我低了低頭。

「小晴，抬起頭來，這沒什麼，再正常不過了。」

「哈！原來是個殘廢啊！怪不得腦袋也跟著發蠢，就是個蠢蛋！好！我大人有大量，饒了妳這個廢物。」婦人不屑地辱罵引起周圍人群的交頭接耳。

而正當她打算轉身離開時，「撒完野就想走了？」從門外走進的老闆擦了擦汗，看著婦人輕蔑地冷笑。

「你說什麼？！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不管你是誰，你出言不遜本就錯在先，要求你向我們服務生道歉天經地義。況且你已知曉她行動不便，做出火上澆油這樣的事，恐怕有損您的高貴身分與氣質，請向她道歉！」

老闆一字一句堅定地說出，絲毫不畏懼。

「哼！給我滾開！」

婦人伸手推了老闆，情勢一發不可收拾。

「這是哪來的潑婦，說話就說話居然推人？」一旁用餐的男人說著。

「就是說啊！都知道別人不方便了還這樣對她。」

「說話有必要這樣子嗎？你看人家都嚇哭了。」

一句又一句的質疑聲，使正準備繼續動手的婦人抿了抿唇。似是感到羞愧般，她轉過身，對著一旁的空氣小小聲地說了句「我是高雅的貴族，跟你們這群平民不一樣，真是抱歉。」接著便奪門而出。

眼看罪魁禍首離開，原先充滿騷動的餐廳也逐漸安穩下來。

「引起了這樣的事件增加各位的困擾，我們十分抱歉。」老闆說著，面色逐漸嚴肅。

「但是，我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傷害我們的員工、我們的家人。」斬釘截鐵的言論使得店內一片寂靜，只剩下時針擺動的滴答聲。

「大哥哥好酷！」倏地，一旁傳來小女孩的讚嘆聲。

「老闆！我支持你！」原先那位一旁用餐的男人喊著。

「我也是！」

「老闆，我也是！」

小女孩似乎帶起了某種風潮，客人紛紛起身為老闆鼓掌。

老闆靦腆地笑著，接著便舉起了右手。

「大家盡量吃！今天我請客！！」

伴隨著老闆高昂的喊話，群眾興奮地大笑著，歡天喜地。而先前的騷動早已被遺忘，彷彿只是一場臨時演出的喜劇。

突然感受到溫暖的手臂摟住自己，耳邊傳來阿柔的聲音。

「小晴，我一直覺得妳人如其名！客人們都說，妳笑起來就和太陽一樣暖和，能帶走大家的陰雨天呢！所以，別難過了，笑一個？」阿柔對我如此說著，指了指正在喝酒的大叔，「不如來喝一杯吧！」看著阿柔燦爛的笑容，我點了點頭，心中劃過一絲異樣的感覺。

不去在意，我轉身和群眾一同沉浸在狂歡的氣氛中，好不痛快。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我坐在店內的員工休息室獨自唱著這首伴隨著我成長的民謠，似乎想起了母親。

「唱得很好聽欸！」阿柔開了門，站在門邊笑著對我說。

似是感受到我的疑問，她欲言又止，看著我問。

「妳真的要離開嗎？」她的眼神不知為何，看起來非常悲傷。

「嗯。」我點了點頭，看著她的神情，我竟莫名地感傷。

雖然那次的騷動在老闆的堅持及群眾的支持下順利解決了，但我仍感受到，行動不便的人留在這間餐廳只會帶來麻煩，如果繼續留在這間店，太對不起溫柔的老闆跟老闆娘了。

而得知我想離開的消息，老闆理解地點了點頭。

「如果想回來，隨時歡迎。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吧！我們永遠都在這裡！」

聽到老闆的這番話，我不禁潸然淚下。

老闆娘輕輕地抱了抱我，說了句：「孩子，保重。」

如此溫柔的言論，卻讓我更加難過，淚如雨下。

「妳要保重啊！有任何事都可以找我。」阿柔將我擁入懷中，不捨地摸了摸我的頭。

「妳也是喔！」我拍拍她的背，輕輕說著。

簡短的告別後，我收拾好行李走出店外，忽然想起在這間店的點點滴滴，無論是喝醉酒調戲路人的大叔，還是個性非常有義氣總是仗義執言的大哥，想起都讓人鼻酸。

「謝謝你們，謝謝曾經相遇的所有人。」我朝著店門鞠躬，接著便轉身離去。

離開餐廳後我走在石子路上，看著旁邊種著的蘭花草，突然又想起了母親。

「母親，請您保佑，我會勇敢面對一切的。」向蘭花草笑了笑，我繼續向前。

離開餐廳後，我四處探聽找尋著新工作。

聽說有一份對我這種殘障者友善、薪資又還不錯的工作。

雖然半信半疑，但礙於經濟因素，只能試試看了。

但來到面試處，卻半個人也沒有。

正當我感到疑惑時，後腦杓突然傳來鈍痛，隨後我便失去意識。

再次睜眼時，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透明的玻璃窗，如同展示品般，來來往往的人們對我投射打量的眼光。感受到四肢被鐵鍊束縛，我拚命掙扎著，卻徒勞無功。幾番努力後，鐵鍊仍穩如磐石，一動不動。如同人偶般，失去光彩的眼神絕望地注視著前方。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這種事為什麼發生在我身上？」這麼想著，我望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呦，我還以為是哪個好看的姑娘，原來是殘廢的蠢貨啊。」

儘管有玻璃窗隔著，我仍聽見婦人那令人厭惡的聲音。

「當初不是有老闆護著妳嗎？現在怎麼落得如此淒慘的下場呢？」

她諷刺的言論與濃艷到誇張的妝容使她越發像個小丑，既引人發笑又可悲。我撇開視線，試著將她的聲音拋諸腦後，想著該如何從這裡逃脫。

「哼，罷了。」「不僅殘廢也沒家教啊！不過這臉蛋，倒可以賣個好價格呢。」

婦人不懷好意地笑了笑，接著向她身旁的人說了些話。

「之後可有得妳受了，誰要妳當時得罪了我呢？」

聽了她的話後，我深知接下來等待著我的，是無止盡的地獄。其實我真的很想當下直接咬舌自盡，戲裡都這樣演的不是嗎？

「妳看這個屁股，又圓又翹，代表很會生，肯定會生個男的！」婦人用力掐著我的屁股，對另一位老婦人說著。

「妳看！這個胸，這個臉也是。如果她不是殘廢的話，肯定可以賣個好價格的！」

「我出五千。」

「客人，這麼好的姑娘可不只這個價錢呢，七千怎麼樣？」

「廢話怎麼這麼多，還不給我把人交出來！」

「是是是，只是這錢……」

「難道妳還怕我們陳家跑債嗎！」

「不敢不敢！」婦人點頭哈腰，畢恭畢敬地說著，令人作嘔。

聽著兩人的談話，討論自己的價格，把人當作牲畜交易，不禁越發絕望。

「我告訴妳！從今之後妳就是我們陳家的媳婦了！給我聽話點，不然有妳好受的！」

看著老婦人手中的藤條，我害怕地後退了幾步，但老婦人卻伸手將鞭子甩在我身上，讓我吃痛地閃躲。

「還敢給我躲！妳是我花了七千買來的，我可不要賠錢貨！聽懂了嗎？聽懂就給我去做家事！」

我愣在原地試圖理解情況，卻又吃了幾鞭。

「從此，你活著的意義，就是做家事和生孫子，知道了嗎。」

那真的是地獄，不，地獄是比這更好的地方。

鞭子打在身上皮開肉綻的痛楚，以及性器進入身體被強暴毆打的受辱。

被當成家事及生育機器，身處社會最陰暗的角落，原來是這種感覺。

還記得曾聽母親說過，如果被陌生人拐走的話，會發生這種事。

只是把它當成父母嚇嚇小孩把戲的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會發生在二十二歲的自己身上。

自幼便在農村長大，看過許多大姊姊被凌辱、虐待的場景，曾經好奇地問過父親原因，但父親總是一語不發。

而母親則是常常在黑夜中對著窗外自言道：「為何我們生來便是女子？女子，就非得承受如此折磨嗎？民間總流傳著作為女性，是上輩子犯了太

多罪，全部都是因果，但我想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我為何又要承受這份因果？」

幼時懵懂無知的我不懂為何母親要對著空氣自言自語，直到某次無意間看見她身後的鞭痕時，我才了解原因。

「妳父親是個好人，他從來沒有對我動過粗。」

我依偎在母親的懷中時，她低語。

「那妳身上的鞭痕是哪裡來的？」

母親一愣，接著便緩緩說：「那是他母親打的。」「為什麼？！為什麼要打妳？」我震驚地張大嘴巴。

母親聽聞我的話，苦笑地說：「可能因為我是女生吧。」

「為什麼是女生就要被打！憑什麼！」我不服氣地質問。

「等妳長大後，妳就知道了。」母親摸摸我的頭，

「如果妳想要改變『因果』的話……」母親緩緩說著，她望向窗外，神識彷彿飄向遠方。

「沒什麼，小晴快睡覺吧。媽媽唱歌給你聽。」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媽媽，妳很喜歡蘭花草嗎？」我打斷母親，疑惑地問著。

「是啊，最喜歡了。小晴知道嗎？蘭花草象徵著希望喔！」

「是喔！」

「所以當小晴不知道該怎麼做或難過傷心的時候，就唱一唱這首蘭花草吧？相信小晴一定會找到希望的喔！」

腦中母親溫柔的聲音和身旁嬰兒的哭啼聲形成強烈的對比，恍如隔世。

我閉上了眼。

產下女嬰出院後，沒有任何的照顧與休息時間。一旦停下手邊的工作，鞭子便直落身體，使我被打的連想走幾步路都費盡力氣。

趁著夜深人靜時，我從柴房裡跛著腳慢慢走了出來。

不知為何，我竟有了逃跑的勇氣。

不曉得自己走了多久，不曉得自己走了多遠，腦中只想著逃離。

我跪倒在地上喘著氣。這時，一旁的閃光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

看著開在路旁的蘭花草，虛弱地唱出記憶中的歌詞，我笑了笑。

「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就在我即將失去意識前，我聽見有人接續了歌詞。

奮力地睜開雙眼，想看清眼前人，但那人卻先一步將我摟入懷中。

「妳受苦了。謝謝妳願意撐到現在。」

「沒事的，接下來就交給我吧。」

聽著她沉穩熟悉的嗓音讓人莫名安心，我放心的閉上了眼。

「來，笑一個！」

攝影師拿著相機，向我們開心地說。

「這樣就好了！來看一下照片吧。」

攝影師將剛剛拍攝的照片示於我們。

「小晴，妳的笑容真的就跟冬天的暖陽一樣好看欸！」

明明妳的笑容也像棉絮般柔軟舒適。

「小雨，妳就不能笑一下嗎！妳出生的時候是我接生的欸！那時候哭得跟什麼一樣，阿姨還以為是世界末日要到了！」

她開玩笑地拍了拍身旁的孩子。

「媽媽跟阿姨，好漂亮！」

小雨興奮地揮了揮手，那滑稽的樣子逗笑了我們。

「這裡就是新家嗎！好大！」

小雨張開雙手，在前院中張開雙手跑來跑去。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感謝妳，阿柔。」

她看著我，一語不發。

「如果不是妳，我可能早就不在這世界上了，我……」

正當我想繼續說下去時，「媽媽！妳看！是蘭花草！」

小雨興奮地呼喊著，雀躍的模樣像極了發現新大陸的科學家。

「蘭花草象徵著希望喔！如果不知道該怎麼做或難過的時候……」我回憶著記憶中母親說的話，低聲說著。

「就唱一唱蘭花草吧？」

她側過頭看著我，注意到我震驚的眼神，她溫柔地摸了摸我的頭。

我愣了愣，接著便和她相視一笑，朝著我們的家走去。

圖片資料引用與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民歌〈蘭花草〉原唱：銀霞，作詞：胡適，作曲：佚名，演唱：劉文正。

《窗戶外的她》

兒少組 佳作

我，是離鄉背井到大城市讀書的平凡學生，人生當中除了成績發布和決定離家的時候完全如一潭死水一般毫無流動性。但搬出來後我卻遇見了稱得上濃墨重彩的兩位女士，她和她之間的故事像是一道細流注入我的人生中，像是一場夏末的細雨打濕了我的衣襟後又悄然消逝。

作者／帕拉里

介紹與經歷

是來自新北市山上的野孩子，來台北讀書的同時開始自己的獨居生活，努力地從像開水一樣冷暖不定的生活步調中找尋碰撞之間並發出的花火。如果能夠讓看見我文字的人也體會到那種在清茶尾韻嘗到一點甘味的錯覺就再好不過了。



感言

其實突然在假期中被一封郵件通知得獎是有一點意外的，但是隨之而來洶湧如浪潮的欣喜和愉悅是無法否認的。雖然這一次只是得到了佳作，對於其他人來說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大成就，但我會好好珍惜並且以此為動力繼續把靈魂和理念書寫出來的。



▶ 作品聲音檔

《窗戶外的她》 作者 / 帕拉里

我剛結束了漫長而艱辛的考試，踏上了離家數十公里的道路，現在我背著臃腫的行囊，站在我即將要居住至少三年的房間門前。

內心洶湧的情緒如浪潮幾乎將我的理智吞沒，冰冷的金屬門把此刻是如此滾燙，灼傷了我搭在上頭的手，此刻我感覺我握的不是門把，而是一片全新的空白篇章，我會在門後的空間一點一點的把空白填充上屬於我的文字，鋪寫出屬於我靈魂的詩句。

父母的期許、對於未來的惶恐和不確定性沉甸甸的浸濕了扛在肩上的包裹，我垂下頭，深呼吸了幾口氣之後正準備擰開門把時，一道有些羞澀、帶著點小心翼翼的聲音打斷了我的舉動。

「你好？你是新搬來的吧？」像是鳥鳴啾啾，清脆又細碎。我恍惚了一下，但很快就回過神來抬頭看向聲源。

是一位比我高的小姐，不知道為什麼，看到她的第一眼我總聯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事物，像是佈滿灰塵的花瓶、衣櫃最底層的衣服、腐植土上的楓葉……

這樣去揣測一個人不太禮貌，我稍微打起精神點頭示意之後，就停止了聯想。目前還不太想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我從口袋拿出在來之前就準備好的「見面禮」遞給對方後就逕自打開門走進房間了。

房內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就是一間不算簡陋但也不能說有多精緻的小房間，該有的東西都有，但更多的就……不過也不是不能夠忍受，畢竟租金就擺在那裡，而我也不打算長居。

稍微整理了一下環境，有些疲累的我一個後倒躺在了鋪著涼席的床上，背後傳來的陣陣冰涼很好的緩解了緊繃的肌肉和面對陌生環境的緊張。

不期然，那位面善的鄰居突然出現在我的腦中，想著左右也暫時沒有其他要緊的事情了，去和她說說話也不錯。

我愉快地忽略還沒有整理的書桌，像是一隻暫時被放出鳥籠的小鳥，踏著輕快的步伐走出房門。

背對著走廊，我關上門後反而遲疑了。

就在這時，不期然的，一些細碎的談話聲從走廊的另一端夾雜著洗衣機轟轟作響的噪音傳來，然後被耳廓捕捉。

「呀，新鄰居住在『那女人』旁邊呢……」

「是啊！真是……希望這一次不會那麼容易就搬走……」

「唉，誰說不是呢。只是……最近她的父母是不是又來這裡鬧了啊？我得找個時間好好和房東說說了！」

……接下來的話語或許是因為聲音更小了而沒有被我聽見，又或是已經不足以吸引我繼續聽下去，而被我選擇性地忽略了。

兩種原因對我而言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結果都是殊途同歸。

概括一下方才聽見的「情報」吧。那位周身圍繞著萎靡氣息的女士，應該就是他們正在談論的人了。此刻我有種割裂的荒唐感，像是一直帶著耳塞生活著的我有朝一日突然摘下耳塞，那些在以前一直只存在於電視和文字裡的閒言閒語令我非常新奇的同時也打消了拜訪鄰居念頭。

雖然這麼說多少有些不近人情，但我畢竟只是一介學生，能夠投注的精力是有限的，比起良好的鄰居關係，我更希望我的生活不會扯上任何麻煩的要素。

此刻的我還不知道，我將錯過些什麼，抑或是躲避過什麼。

但是既然都已經出門了，那麼再回房總感覺有些浪費，我乾脆俐落地走出大門，順沿樓梯而下，狹小的巷口外頭是車水馬龍的街道。

我沒有什麼特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倒也只是混雜在人群當中，就像是一滴水融入江流一樣毫無痕跡，隨著眾人的腳步親自走過接下來即將相處數年的環境。沒過多久我就失了興致，拖沓著無力的步伐走回去了。

之後的日子就像是複製貼上一般，兩指一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這麼順著指縫漏去，時間如沙一般傾瀉而下，我的雙手又能抓住些什麼呢？除了一些可有可無的回憶之外竟然只剩偶爾出門時聽見鄰居碎嘴八卦的那位女士。

事實上，除了入住那一次虎頭蛇尾的交談之外，我幾乎沒有怎麼和她說過什麼話，除去出門時碰見的幾句問好，竟然只剩下深夜時分，我未就寢她亦未眠時，在陽台的緘默，我偷偷將這種情形視為互相陪伴。

也算是在遠離家鄉的一些慰藉了，每當我因為各種原因睡不著時，只要當時的天色晦暗而萬籟俱寂之時，從窗戶探出腦袋就總能看見那道單薄的背影蕭瑟的獨自凝視著外頭。

她租的套房是有一個小陽台的，在我只能把腦袋伸出窗外時，她就坐在陽台上的桌椅上出神，偶爾我會出聲和她打招呼，但更多時候我只是望著她出神。

多奇妙，她在陽台望著天色，我在窗戶望著她。

這種時候我總是有一種錯覺，像是她下一秒就會如同跌落枝頭的枯葉一般急墜落地，濺起點點腥紅的水花。

她總能夠帶給人一種即將枯萎的感覺，而這或許和她的生活有關。

我並不是什麼八卦的人，奈何除了她以外的其他鄰居總愛在走廊談論一些捕風捉影的事情，其中大部分是在說她。明目張膽的連我都在想這裡的房間隔音難道好得出奇。不過在我即使關上門躲在被窩裡也能隱約聽見他們在走廊高談闊論的聲音時，我就將這個不太靠譜的猜想劃掉了。

或許只是因為她不在意吧。

偶爾我也會主動攀談，當然，是在深夜的「陪伴」時。

「你知道他們一直在談論你嗎？」我並沒有明確指出他們是誰，此刻呼嘯的風聲能夠明確的將我所想傳達給陽台上的她。

她看起來對我的存在並不是那麼意外，或許對她而言我和那些鄰居也沒什麼兩樣。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我發現她的瞳孔是和我一般的深棕色，不同於我黯淡無光的眼眸，她的瞳仁在月光的照映下瀲灩著蜜糖的色澤。

「沒有必要在意。」她說。

我尤其注意到了她的眼神此刻是如同我，如同那些我口中的他們一般的冷漠。

我閉上了嘴，而她也早已轉頭繼續對著空無一人的巷子發呆。

後來還有過幾十次，或是十幾次的「陪伴」，但除了我偶爾的主動搭話，其他時間無一例外的都是我倆沉默的望著同一個方向。我也陸續了解到了一些關於她的事情，但都不深入，甚至有些幾乎是傳聞等級的。

在繁忙的日常當中，似乎每個人都被凍成一座冰冷的雕像，與他人發生交流的機會和可能連帶著也被完全凍結。

我並不知道，再過幾個月，這些平常生活中的點滴互動也將被無常的命運蒸發。或者說，即使有了一些互動，我依舊不甚在意她，她是什麼樣的人、從前的生活、為什麼偶爾能夠從隔壁聽見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我全部都不在意，也不需要在意。世道炎涼，我就算對她有任何好感或是想要去親近的心理，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斤兩，免得沒有達成目的就算了，還讓自己背上什麼壞名聲。

但即使如此，我的生活中依舊能夠在某些不起眼的角落中發現枯枝一般的她。

我依稀記得，我們還有過一次在我心裡留下一些印象的對話，不深，大概是輕舟劃過水面留下的圈圈漣漪，稍微與眾不同的大概是這點漣漪至今依舊在我無邊無際的心湖中潰散著，在深夜時分、晌午昏昏欲睡時、將睡未睡時……每每總讓我感覺到一陣不存於現實的搔癢。

那一樣是發生在窗外，我探出頭看她，她倚著陽臺看夜。

那一日我因為稿件而心情浮躁，即使在夜晚沉靜之下，還是耐不住寂寞一般主動開口與她攀談：「那個常常進出你房間的人，是你的愛人嗎？」當時的我學識尚淺，或者說並沒有擴展過這一塊知識面，用了愛人一詞。

本以為這次她也會搪塞幾句後就繼續回頭看著夜色發呆，但她竟猝不及防的回首凝視我許久，我被她此刻難得情緒外露的眼神看得有些害怕了，正當我打算開口緩解緩解氣氛，順便帶過這個話題時，她笑了。

笑得淒然，卻燦爛。此刻她越發像是在泥潭裡枯萎的花蕾了。

「是啊……我是他的，『愛人』。」她著重在後半句，像是抵在唇齒之間反覆咀嚼才說出，有種莫名的哀戚。我不甚喜歡這種過於沉重的情緒，但是看著她的眼睛，我難得的沒有任性打斷他。

或許，當時的我真的不應該說話吧。

經過那一晚後的幾個月，我再次從走廊聽見了關於她的事情。

說實話我已經有段時間沒有特意去偷聽那些三姑六婆的八卦了，一開始的確能夠聽得津津有味，但久了之後，反覆談來論去的同樣套路也著實令人疲倦。

這次我本只打算將衣服拿到洗衣房清洗，誰知，那些話語再次不講道理的傳入我耳中。

「你知道那女人的事情嗎？」

「你是說，跳下去的……」

「沒錯沒錯，聽說是被情所困呢！」

「可我怎麼沒看見有什麼男生進出過她的家門呢？」

「聽說她的對象是一個女孩。」

「哈？女孩？」

「是啊……聽說連對方的對象都算不上，只是個小三呢。」

那一晚的談話再一次浮現腦海，我豁然開朗，同時心底總有種隱隱的遺憾，或許是我在之後的夜裡少了人作伴，又或者是因為……我沒有了讓我探出頭向窗外看的理由了。

這一件突發事故就如同被隨手丟進池塘裡的小石子，濺起一些水花後就此沉寂於塘底。

除了我不再從窗外探頭以外，什麼都沒有改變。

沒多久隔壁就住進新的人了，我偶爾還是會聽見來自隔壁的噪音，但總當作沒聽見，或是乾脆戴上耳機聽歌，總而言之，我和那位新來的鄰居並沒有多少交集，或許是因為她並不喜歡在陽台吹風，也不太喜歡和鄰居交流。

至少，在我的眼裡她是這樣的。

新來的鄰居也是一位女士，但是她鮮活、成熟，有種年長的韻味，像是露水裡的玫瑰一般燦爛。我曾經出於某種心態，在一次相遇時與她交談，但對方只是頷首，我便也歇了這些多餘的心思。

她在我心底和那些鄰居還有「她」的不同大抵是——偶爾在走廊上碰見她時，她會用某種非常複雜的眼神望向我。我並不討厭，但被看久了的確也生出幾分煩悶。

所以我也盡量不和她碰面。

大抵是因為墨菲定律？事情總是與願相違，我不去就山，山反而來就我了。

那是一個平凡的午後，我一如既往的在書桌前為了課業和枯竭的靈感痛哭流涕，每每生出想要逃離的想法，那些從家鄉帶來的期望就會將我幾欲脫離軀殼的靈魂壓回骨瘦嶙峋的現實。於是我繼續在小小的桌面上，為著看不見一絲痕跡的未來拼盡全力。

就在我獨自掙扎反覆時，規律的三聲敲門聲打破了這個痛苦循環，說實話，如果不是開門看見那位鄰居，我是有幾分感謝的。

她沉默著，這時我覺得她和上一位「她」有點像，都充斥著一種暮蟬之哀，我不由得多看了她幾眼。

我並沒有多說些什麼，只是邀請他進來坐坐。在我幾乎不往窗外探頭後，我便在那裡置了組桌椅，此刻用倒是即時。

「我……是之前住在這裡的人的……」她露出一抹苦澀的笑容，「愛人。」

我稍微有些意外，畢竟這和我聽聞的很不一樣，不如說相反過來了。但我並沒有著急打斷她，只是起身倒水遞到她面前，示意她繼續說下去。

「她……她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就和你一樣自己一個人跑出來住了。」她沒有拒絕我的好意，拿起杯子抿上一口後接著說道。

「你看到我就知道，她是一位同性戀。」

「她的父母很古板，不能接受。」

「所以她跑了出來。」

我耐心的聽著這位鄰居講著上一位鄰居的故事，時間的錯位感一時間讓我感到虛幻。

彷彿能夠看到那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只是因為花瓣顏色異於常人就被園丁無情的否定，她被從植株上修剪下來，彷彿化作春泥護花都是對原本植株的褻瀆一般，被丟出溫室，獨自在泥濘中掙扎。

但是離開了屏障、離開了母株的她早已失去了獲取養分的能力，於是她在我的面前枯萎，而我自始至終都沒有多看她幾眼。

她轉頭從窗外看向隔壁的陽台，彷彿在盯著那一道早已消散於人世的身影：「我的家庭沒有比她好多少，當時我們已經在一起兩三年了，但一直沒有公開。」

她轉頭回來看著我繼續說著，此刻的她和我印象中的「她」越發相像：「你知道的，這個社會對不同的包容度總是那樣，我們只是兩個人，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我爸媽擅自替我安排的婚姻，他們連彩禮和聘禮都商議好了。」

「明明我才是結婚的人，但是我卻最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我保持著緘默，此刻我如同雕塑般冷漠的心短暫的被她話語中炙熱的不甘、無奈與憤恨融化，從搬來這裡之後就不曾體會過的情緒洶湧的從她的眼眸中流進我的心田中。

「我為了解決這件事情花了很多時間和心力，忽略了她。」她的聲音變得更加沙啞生澀，一字一句的吐露都彷彿是逼迫生鏽的齒輪運轉般艱難。

「她因為家裡，和一些仇同言論，心理狀態已經有點不好了。」她再次喝了口水，我知道接下來的事情大概是關於我的了，更加專注的聆聽著這一段不為我所知曉的物語。

「她在不久之前，留下了整本厚厚的日記。」

「然後離開了。」

大概是再也忍受不住了吧，她終於垂頭哭噎，鹹濕的淚水順著她不再煥發活力的臉頰流下，我想那大概是一位無力挽回的懺悔者唯一表露痛苦的方式了。

即使如此，她也沒有發聲，只是無聲的流淚，但有時眼淚總是更能渲染情緒，這是一種無害的宣洩，所以人們總是在面對無法作為的事情時以這種方式來逃避問題。

「日記裡面，有提到我吧。」我緩了一下，從情緒的漩渦中抽離出來，冷靜的說出她為什麼知道我這號人物的原因。

她笑了，和我曾經在陽台上看到的那樣淒涼：「是，她在日記裡面寫了你。寫你總是默默陪著她看著夜景發呆，寫你偶爾的搭話，寫你和其他鄰居一樣的冷漠卻總是讓她感覺到一絲安慰。」

我理解她想要說的，「她」在日記裡連我這種無足輕重的人物都或多或少的提了一筆，唯獨沒有寫到她。

有些感慨，原來我們心中所想相同，也更加遺憾，如果能夠有更多的交流，或許我們能夠成為不錯的朋友，或許我也能被邀請到陽台，在她身旁一起看著夜色。

「到頭來，我做的事情只有感動我自己。從來沒有一件是真正對她好的。」

她再次抬眸注視著隔壁的陽臺，我習慣性的開著窗戶，此時冰冷的夜風從窗外灌進室內，狠狠的拍在我們的臉上，我和她都沒有去關窗。

我此刻才真正有了那麼一絲後悔，如果當初我能夠多和她聊聊，或是在剛遷居於此的時候多回應一點她釋出的善意，或許結局都不會變得如此無法挽回。除了家人的期許，我感覺心底又落了一顆沉甸甸的巨石——那是她生命的重量、那是整個社會當中的我們對於「不一樣」的偏見與歧視、那是一個失敗的家庭對其子女應有的責任。

但一切都無法挽回了。

她好像此刻才發覺時間不早，急忙拭淚起身，準備離開。我送著她回到她的那間套房，在門扉的開闔縫隙中，我彷彿再次看見那道陽台上孤寂的背影。

之後的日子回到了「正軌」，我依舊冷淡的應對鄰居間的關係、依舊不時去偷聽走廊上的八卦……也依舊會在某些夜深人靜的時候從窗外探出頭望向隔壁的陽台。

但是那裏永遠少了一朵枯萎的花蕾。

社會組

金獎 — 梁展輝 — 阿古 《飄洋過海的新住民，或是婚姻難民》

銀獎 — 林羿心 《家後阿滿 (Ke-āu a-buán)》

銅獎 — 翊調 《天生錯誤的正義旅途》

佳作 — 鄭委晉 《阿梅》

佳作 — 陳玫宇 《祖靈的檳榔樹》

佳作 — 沈慶珩 《一個原住民全職爸爸的成長與婚姻故事》

佳作 — 江江 《平等街 748 號》

佳作 — 秦佐 《Aquella》

《飄洋過海的新住民，或是婚姻難民》

社會組 金獎

生理男、同性戀、新住民，要同時達到這 3 個身份，到底要付出多少的努力？

走過了離鄉背井、為了結婚走進社運、組織遊行、走進訴訟，最終成了首例跨國同婚的勝訴判決；願我的故事與努力，會成為你的勇氣。

這是我跟我老公用生命爭取婚姻的故事，也是眾多跨國同志伴侶用生命還沒爭取到婚姻的故事。



▶ 作品聲音檔



梁展輝—阿古

介紹與經歷

生理男、同性戀、已婚人夫、新住民、前心理師、甜點師、創業者、跨國同婚勝訴當事人、高雄同志大遊行前總召、社團法人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常務理事、世界同志遊行 2025 在台灣聯合主委、新住民料理競賽季軍，一堆亂七八糟的身份交織的我。

感言

願愛無國界、願同志遊行文化得到政府企業重視、願一切苦難化作眾人勇氣、願膽小無能的我讓你相信希望、致人權、致婚姻。

《飄洋過海的新住民，或是婚姻難民》

作者 梁展輝——阿古

「要不要跟我結婚？」

『可能吧，現在哪能結婚。』2016年我在澳門主教山教堂外面問著，沒想到這一問成了以後的故事……

「婚姻平權！基本人權！」新聞的畫面大叫著，我在辦公室帶著耳機聽著新聞，那年夏天台灣為了同性婚姻吵得不可開交。在澳門的我跟台灣男朋友交往中，隨著這些新聞的出現，對未來好像醞釀了一絲想像，但在台灣那些同性婚姻的爭吵，好像也不知多少年了，就像我對婚姻的模糊想像，台灣在爭取同性婚姻也一樣，膠著又模糊不清。

一直過著每月飛來台灣兩三天的生活，短暫的溫存，那個我愛著的人與地方，卻無法久留的國度，有時我會坐在機場候機時看著他的照片發呆，問自己要不要辭職不顧一切去台灣生活？幻想著每天一起吃晚餐，憧憬那一起上下班的畫面，說不上是婚姻的朦朧感。

幻想很美，現實卻乾癟。沒有婚姻，在台灣怎工作？不是選擇愛情與麵包，是在愛情與活著中取捨。當時的我只有勇氣選擇活著；我是那麼平凡又平庸，只能安慰自己說：「反正大家都這樣，同性戀沒有將來，飛來飛去見面好像還帶點浪漫。」

那年十月，一則新聞讓眾人驚醒，原來婚姻不只是一張紙！我對婚姻的想像隨著一樁死亡而立體起來；婚姻的迫切感，在異國又同性的我們之間開始萌芽。畢安生教授一躍而下，震懾了我們，也引爆了社會，那個迫切感像漣漪蔓延。

「你可以去凱道的演唱會嗎？當作是為我而去，代我而去，我想我們可以一起爭取些什麼，說不定因為多了你，就多一個機會讓我們將來可以結婚。」你退縮又害怕，因為你從未有走上街頭過，甚至算不上出櫃。

幸好，你的上司跟同事為了你組團跟你一起走上街頭，那場凱道演唱會，你是那廿五萬分之一，為了我們，你站了出來；我在澳門跟你發著訊息，你說你感到很溫暖，像終於找到接受自己的地方，你哭了，我也哭了。

我們，只是那麼平凡又膽小，但為了愛，我們走出了第一步，因為我們

害怕將來留下遺憾。

你的勇氣，也給了我勇氣，就算平凡也好，平庸也罷，「愛」什麼時候奢侈得平凡，平庸的人不配擁有？如果一場豪賭可以把「愛情」贏來，那我不怕把「活著」當成籌碼，澳門人好像那麼愛豪賭，押上一切去賭「愛」。

2017年4月，我帶著我一切家當積蓄，來到台灣這個陌生又熟悉的國度，把僅有的全部押在「愛」上。但下一步我還沒想好，人就已經在台灣了；要來唸書還是創業？積蓄花光怎麼辦？會不會被始亂終棄？管他的，聽說台灣要釋憲了，釋憲完先結婚再說吧。

當時，我以為我賭的只是同婚釋憲的成功與失敗。

釋憲當天，信奇在上班，我一個人去了司法院門外參與集會，想像著如果釋憲失敗了，有人衝司法院，我要不要跟？我會不會就立即被遣返？心中很多劇場在上演。走到現場，有團體搭起了舞台，萬人空巷大家都席地而坐。

「釋字第748號，違憲！」所有人都尖叫、歡呼、相擁而哭，一對對戀人抱著彼此說：「我們可以結婚了！」我連忙發訊息給信奇跟他說，我們可以結婚了，我們等到了，我們終於等到了。

那天下午台北的空氣是甜的，世界是粉紅的，我們終於可以每天都一起吃晚餐，當不回心理師沒關係，在超商工作也好，只要生活在一起就好；那我要準備什麼文件呢？要去哪裡登記？沒關係，反正回家再查查看，等查完、整理完文件我們要結婚了，終於不用擔心留不在他身邊，我們等到了！



▲ 二人婚照 當當——tedy 拍攝

「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看到新聞才知道，不是現在就可以結婚，原來還要等2年，媽的。

也沒辦法，再等2年吧，至少看到了盡頭了，2年後就可以結婚了「吧」？

2年不是短時間，天真又無能的我放棄了研究所的入學通知，捲起袖子開始創業，看店面、辦文件、想產品，信奇也離職跟我一起來，心中的感動

簡直難以言喻，這不就是夢想中的樣子嗎？一起為將來打拼，一起為「我們」將來的「家庭」努力，那份浪漫在我心中壯麗得像史詩電影。

網店開幕當天，我記得有3千多塊的訂單，我開心得發訊息跟我姐說我們第一天就賺錢，只要每天都像這樣就不用擔心了。腦中都是將來一起幸福快樂富裕生活的美好畫面，2年後幸福的結婚，苦盡總會甘來的「吧」？

想像很豐滿，現實卻非常乾癟。接下來的日子，我們曾經連續3個星期只吃泡麵，也試過整個月都沒有任何收入，夏天熱到室內37度也不敢開冷氣，一年間燒光了積蓄，心中不停在問「怎麼辦？」

路是自己選的，人也是自己選的，但人在異鄉，你沒有婚姻身份，連工作都不行，想出去打工也沒辦法，信奇打算出去打工，也只是杯水車薪，創業只有一個人也搞不定，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感覺大概如此。但幸運的是，多苦至少是兩個人還在一起，我們都沒有放棄彼此，在那冬天濕冷的林口，我們還是緊緊的擁抱著。

「你們回來高雄吧。」信奇爸爸在過年時跟信奇說，也許是看得出我們已經撐不下去；也許是認同了我們的感情；也許只是對信奇的不捨覺得跟著我吃苦；也許是覺得我們是認真創業的，而我們也走投無路了，把戶頭剩下的幾萬塊叫了幾台回頭車把東西載回高雄，我很記得回到高雄，我們兩個人的存款只剩五千多。

不管多窮，身為外國人就是不能打工、不能犯法，不然就等被遣返，沒有生活補助，同性戀也還不能結婚，不過快了「吧」？但回到高雄，至少三餐吃家裡，有冷氣吹，餓不死，也有個地方落腳，不用3個星期只吃泡麵，好多了，反正不管多克難，兩個人在一起就什麼都好，你是我回來台灣生活的唯一依據，有你就好。

當什麼都沒有，我有的除了信奇，就是拼命三郎的性格。家教、跑到苗栗講課、設計案，邊創業邊兼差，能賺錢不犯法的什麼都做，回想起來，以前當心理師的工作真的很舒適。

異鄉人生活真的不容易，這裡是信奇的家，而我的家在澳門，記得有一次我們吵架之後奪門而出，舉目無親的我，打開手機發現找誰都不對，沒朋友、沒家人、不認識路，甚至在這個地方沒有任何的身份，我只能站在路邊雨落在身上，惆悵落淚了幾小時，眼淚擦乾後，還是跟自己說，路是自己選

的，人也是。

轉眼就到了 2018 年底，我們剩半年就可以結婚了「吧」？在高雄也半年了，一切都有一點一滴地好起來；但公投的宣傳就像狂風掃落葉一樣，好不容易把我、信奇跟他家人之間建立那點滴關係化整為零，內心的無力感仿佛要把我的肋骨壓至粉碎，信奇跟家人尚未修復的關係，我對他家人也是步步為營，但在家中三天兩頭出現的反同文宣，讓我們壓力倍增，特別是我自己，我總是想像會不會被趕出去？被趕走我可以怎麼辦？我連買機票的錢都沒有，我焦慮得把護照一直放在身上。

信奇不敢面對他家人，怕把一切攤開時受傷是自己，但面對公投間鋪天蓋地的新聞，早已沒有躲避的空間。手握著護照的焦慮，但我也要成為信奇的勇氣，他不敢面對家人，就我來面對吧，大不了就是被趕走，那就一起走吧，那一刻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裡，但我只知道：「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洋洋灑灑四頁的信，把我們的愛與廝守，起承轉合，明言我們談婚論嫁的關係，通通都寫在信裡，也許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但我希望為你找回回家的路，而我深信，你在就是我家所在；我把信放在信奇媽媽桌上，一個彼此都沒有閃躲空間的位置，醜婦終須見家翁，該面對總要面對。

那夜我們忐忑不安，好不容易睡著，你卻噩夢連連大叫驚醒，我們相擁而泣。愛真的很難，難在我們是同性、難在我是外國人、明明相知相愛，卻是沒有資格一輩子在彼此身邊的陌生人，我又想起畢教授的事，那些悲傷在夜裡放肆著，而我卻一夜無眠。

隔天，信奇媽媽走到我身旁說著「信我看了，我們都懂，我們以後都是一家人，知道嗎？」我點著頭，而那句「一家人」我在腦中纏縈著，也許我們未是法律上的一家人，但你的家人也認為我們是一家人了，我們也很快會成為真正的家人了，對吧？

當你以為劫難已看到盡頭時，現實不會跟你客氣，公投的敗北讓同婚走向專法，專法的草案風雨欲來，很多不同的消息在網路上流傳著，看到有人說跨國無法同婚時，更是晴天霹靂，這幾年的豪賭、等待、克難，像走馬燈看了一遍，但悲傷過後，我只知道我沒有退路。

如同同性戀不只有我一個，跨國的同性戀也不會只有我一個，說不定其他人已經知道解決方法，總不可能有人能結婚、有人不能結婚那麼荒謬，而

我能做的就是要把大家找出來，一起集思廣益，為了結婚的大作戰。

2019年5月17日，兩年快到了，應該要可以結婚了不是嗎？但我們心裡都知道，大概荒謬真的會發生，跨國同婚會被排除在外，這些年的等待，可能只成泡影。當天我跟其他的跨國同志伴侶一起到了立法院聲援，我們手拿標語，希望排在第27條的跨國同婚條款會通過。



▲ 同婚專法三讀當天立法院外
吾衛拍攝

當跨國同婚條款被否決，隨即而來的是通過同婚專法，現場原本的滂沱大雨戲劇般變成的豔陽與彩虹；一槌定音，全場都歡呼尖叫，如同兩年前的那幕，當天台北的空氣是甜的，世界是粉紅的，大家真的能夠結婚了，只有我們這些跨國同志是灰色的、苦澀的，也確定我們不能結婚了，別人是喜極而泣，而我們是悲從中來紛紛也哭了。

這些年的豪賭與等待到底算什麼？我其實茫然了，只因我是個同性戀，又是外國人，幸福就能把我排除在外不留半點痕跡。

同婚首日，我還是去了登記，死馬當活馬醫也好、賭工作人員會失誤也好，說不定就有奇蹟發生；但我更要知道，如同過去的勇氣一樣，今天開始我要千倍百倍的勇氣，我要站出來讓社會知道我們還是不能結婚，我們還需要爭取，才有可能有結婚那天。

當然，當天婚沒有結成，新聞也知道我們沒有結成，全部新人都秀出背後的配偶欄，而我們卻秀出一份不能結婚的文件。

站出來之後，指責排山倒海而來，也許因為我不是金髮碧眼，沒有符合「外國人」的期待，有人說我白目闖關、有人笑我智障鬧劇、有人叫我滾回澳門、有人攻擊我的國籍，甚至收到死亡威脅，那些數不清的謾罵與羞辱，但退一步就是懸崖，我沒有後退的路，為了婚姻，我不怕粉身碎骨，甚至我身後還有數百人的婚姻也跟我一樣等著。

我是那麼平凡又平庸，但我現在不能安慰自己說：「反正大家都這樣，同性戀沒有將來。」現在只有我們沒有將來，而大家都走到了紅毯的另一端了，大家都成了合法的家人，只有我們還是法律上的陌生人；如果這個時候，

我一躍而下，會不會也能勾起社會的憐憫？還是只是一個被訕笑的水漂新聞，幾天後了無痕跡，想到這時我攏了自己一個巴掌，跟自己說：「撐下去。」

既然站了出來成為箭靶，那我們乾脆走在最前面披荆斬棘，路是人走出來的，至少還是兩個人緊握著對方一起走。

帶著數百對跨國同志伴侶與處理跨國同婚議題的組織合流，開始了司法戰，我們當起了當事人，從那天起，我們背負著的不再只有我們的婚姻，更是很多人的婚姻。數不清的惡言謾罵，叫我們滾出台灣，甚而叫大家都滾出台灣，更有人說我們這些外國人在台灣不算是人，所以不配有人權是正常的。文字荒涼，讓人倒抽一氣，但幸好你的手心是溫暖的，牽著彼此的手就有勇氣去對抗這一切。

生活還得要過，拮据的生活依然持續，但至少三餐有了兩餐，創業在菜市場開了個小攤位，賣蛋糕之餘開始了街宣，跟來來往往的人群解釋什麼是跨國同婚，像選舉一樣一個個人拜託，我們是那麼平庸又平凡，能力所及就是一直做愚公移山的事，一點一滴，總會有天成功的。

要大家支持你，首先你得要為大家奉獻什麼，我總覺得人與人是這樣運作的，既然我希望大家支持，那我就多做點什麼。每年台灣各地的同志遊行都是支持同志的盛事，初生之犢不畏虎，我接下了高雄同志大遊行的總召，想著為社群付出，至少讓同志社群知道，原來跨國的伙伴正在為大家努力著。

卻沒想到一上任就被攻擊外國人的身份，群起而來誣蔑我是非法總召，再加點流言蜚語說我別有用心，彷彿外國人就是居心不良。路是自己選的，人也是；當受到的不公越多，看到你的人也越多，那些打擊與霸凌，卻讓更

多的人跟我們走在一起，慢慢地越來越多人明來暗去的幫助，那年的高雄同志大遊行也慢慢聲勢浩蕩起來，最後迎來了史上最多人參與的高雄同志大遊行；我們由幾年前連走出來參與都不敢，到為了婚姻成為了那對組織遊行的人。

〈飄洋過海來看你〉為跨國同婚發聲的MV也剛好在這年播出，膾炙人口的歌曲搭上跨國真實故事的MV，當中也



▲ 當年在鹽埕第一公有市場的小攤位阿古拍攝

有我們故事的橋段，終於讓更多人感同身受，知道異地戀一點都不容易，每每看到那個 MV，在機場候機室的一幕，我總會眼淚直流，回想這麼多年，不就只是想結個婚嗎？為什麼會那麼難呀？



▲ 2020 第 11 屆高雄同志大遊行謝幕 林偉偉拍攝

感動的力量慢慢戰勝了那些排山倒海的謾罵，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人支持跨國同婚，在同志團體間，支持跨國同婚慢慢地成了主流聲音。

訴訟終於來到了宣判，我們的跨國同婚訴訟案贏來了首個全部勝訴。新聞不管國內外都鋪天蓋地的報導，但卻被這些年來的挫折感籠罩得開心不起來。由 2016 年開始，以為就快要可以結婚了，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可以結婚了吧？」，轉眼間 5 年經過了，這次我們真的可以結婚了「吧」？其他人也應該可以結婚了「吧」？

等待上訴期過去是煎熬的，恰巧遇上了疫情讓定讞的日期更加不確定，但幸好最後政府沒有上訴，我們確定勝訴，也終於登記結婚了，終於，真的是終於。別人在法院離婚，我卻在法院結婚，看到信奇的身分證上終於有了我的名字，我終於在這個國家有了身份，終於沒有人可以拆散我們，我們終於可以永遠跟對方生活在一起，回想這些年的徬徨與不安，終究是有個好結果了。

原本以為當我們勝訴之後，跨國同婚也會很快通過，卻轉眼間也一年了，我們曾經歷的不安、恐懼、生活得步步為營，疫情下讓彼此都不能見面，這一切一切的痛苦，沒有在我們勝訴後消失，反而持續上演著。但我們跟其他伙伴還是持續為台灣付出，如同 WorldPride2025 的申請，也是眾多跨國同志伴侶的支援下，才為台灣爭取取得來這場國際盛事；大家都深愛著這個國度的某個人，更深愛著這個國度，面對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從未放棄，大家都為了婚姻努力著。

回頭細看，我們的故事其實並不悲壯，你知道嗎？2019 年的反送中，我們有伙伴的香港男友在前線正受著催淚彈攻擊；2020 的泰國暴動、緬甸政

變，我們也有伙伴的伴侶身處其中，好幾個月不知生死，甚至到現在的俄烏戰爭，也有伙伴在烏克蘭的伴侶因為台灣不承認他們在美國的結婚而不能撤僑，身處戰亂當中；有伙伴等不及了，不惜變性也要結婚，就為了結婚甘願變成另一個性別，而這些悲劇到現在還在上映中。



▲ 勝訴定讞後登記當日 阿魚拍攝

「不就是結個婚嗎？怎麼那麼難。」每當看到手上的婚戒，心中都半苦半甜，這場婚姻名符其實的得來不易。我們走過了多少劫難才終於走到紅毯的另一邊；但半苦的

是，還有數不清的人尚在經歷我們過去的痛苦與焦慮，為離別慌張、為生活奔走、為存亡渴求，婚姻從不是一張紙，而是證明彼此有資格留在身邊活著的依據。

我們還是那麼平凡又膽小，但我是幸運的，我是生理男，同性戀，因為幸運而成了新住民，但更多不幸運的他們，卻只能成為「婚姻的難民」。

《家後阿滿 (ke-āu a-buán)》

社會組 銀獎

家後阿滿 (ke-āu a-buán) 以農村社會 x 生理女性 x 思覺失調與失智症為交織主軸，點出在傳統農村社會下生理女性面臨的情緒勞動，以及人們對精神疾病的偏見與歧視，透過作品想傳達醫療救治程序的重要性，呈現民間信仰 / 西醫、傳統 / 現代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融，以此訴說社會價值觀如何嚴重影響個人的主體性。



▶ 作品聲音檔



林羿心

介紹 與 經 歷

政大民族所碩士生，生於雲林，心繫台東，母語是臺語，在傳統父權農村社會活了 18 年，在體制內外掙扎苟且活到今天。獅子座，屬虎。高敏族。喜歡貓咪，喜歡別人聽我說話，喜歡粉紅色。

感言

謝謝阿滿與阿丁，謝謝評審肯定，謝謝爸媽讓我繼續唸書，謝謝一路上都支持我的人。希望社會減少對精神疾病的偏見，落實社會安全網與健全醫療網絡，接住每一個在黑洞中掉落或掙扎的人。

《家後阿滿 (ke-āu a-buán) 》 / 作者 林羿心

「你是又閣咧無閒啥啦？」（你是又在忙什麼了啦？）阿丁看到阿滿兩眼發直，急忙拿著錢包鑰匙，往車庫的方向走去。他口氣帶著不耐煩，趕緊喊住阿滿。

「後個月咧欲過年啊！我欲先來準備。」（下個月就要過年了啊！我要先去準備。）阿滿堅定的說。

「是閣欲去佗啦！」（是又要去哪裡了啦！）阿丁語氣更不耐煩了。

「去市仔共阿珍講留一份粿予咱，閣有買哲年的橐仔、春仔、糊仔選的，益閣有愛予阿兄佢的藥布，佢後生今年欲考初中呢，所以愛……」（去市場跟阿珍說留一份蘿蔔糕給我們，再去買過年要用的紅包袋、春聯、膠水那些啊，還有要給大哥他們家的藥布，他兒子今年要考國中耶，所以要……）

「好好好，去你去。」（hó-hó-hó, khi-lí-khi。）^①阿丁打斷阿滿的解釋，不打算繼續阻止她。

阿滿是阿丁的妻子，每當阿滿開始做事情，阿丁會先嚴厲的斥問阿滿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目的是確認阿滿是否處在「失控」狀態。

※※※

阿滿在 23 歲時嫁進阿丁家，她的原生家庭是村里開雜貨店的，在農村社會中，開雜貨店的人家通常家境小康，阿滿的父親希望她能考上老師，老師這項職業不僅能端得上檯面、有穩定的收入外，未來也能嫁到不錯的好人家，因此阿滿從小被教導只需要在書房裡琴棋書畫，專注自己讀書考試，家事一切由專人打掃，不用幫忙，與鄰居之間也不太交流，不慎熟識，這讓阿滿成為不擅交際、不懂人情世故、活在自己世界的溫室花朵。

在傳統農村社會裡，女兒嫁出去就像潑出去的水，妻子必須相夫教子、服侍公婆、看人臉色，成為精明能幹的賢妻良母，在夫家必須打掃家裡、承擔家務、養育兒女，承擔私領域的情緒勞動。什麼家事都不會的阿滿，嫁到

① 因這句話的臺語字和華語字相同，因此用羅馬拼音做臺語發音的補充。

阿丁家後開始受到公婆的嫌棄，公婆不僅在阿滿面前酸言酸語，在阿丁面前也不留情面的說阿滿的不是，這讓阿滿在婚後承擔偌大的壓力。

婚後的第一年，阿滿懷了第一胎，生理性別是男性，由於夫家重男輕女的觀念，婆婆開始插手管制阿滿的生活作息，在學校教書之外的時間，都必須好好待在家裡安胎，喝下婆婆熬的又黑又苦的補湯。此外，阿滿也不能吃冰、過辣或刺激的食物，她的飲食被婆婆嚴格控管。穿的衣服也不能過於裸露，婆婆要求阿滿不能穿無袖衣、膝上裙，連化妝品也不能使用，深怕化學加工品會影響阿滿肚子裡寶貝孫子的健康。只要阿滿想出門逛街，便會被婆婆阻止，原因是婆婆覺得孕婦不適合外面喧鬧的世界，會驚動到胎兒，出生的小孩可能會脾氣暴躁，不孝順。婆婆的過度管制並不是出自於替阿滿著想，而是出自於傳統愛護孫子的心態。

阿滿一開始覺得嫁進夫家就是要聽夫家的話，因此乖乖照做，但是這段期間阿滿不斷壓抑自己，不敢表露意見，深怕得罪公婆，這讓阿滿在婚後變得鬱鬱寡歡。



▲農村小巷

孩子出生後，婆婆對於阿滿的管控更變本加厲，坐月子不能洗頭、每天要喝三碗雞湯、哺乳時間按表操課、三餐更不能亂吃，因為母親的一舉一動將影響孩子喝的母乳營養。然而，在育兒期間，阿滿待在家裡同時也必須洗衣、煮飯，從來沒有學過煮菜的阿滿被要求準備三餐，但煮出來的料理完全不合夫家胃口，婆婆甚至當著阿滿面前倒掉她煮的所有菜色，婆婆覺得阿滿生了長男就傲慢起來，家事做得七零八落外，連煮菜都不會，媳婦的身份完全不合格，冷言冷語的言語暴力以及生活上的隱性霸凌，不斷上演在家中。

對於阿滿的表現，阿丁覺得妻子跟想像中的有很大的落差，他以為家境不錯的女性，在打理家務、煮飯、育兒上的有一定的水平，殊不知阿滿是大小姐那樣的無知與無能。當婆媳問題再度上演時，阿丁覺得一邊是親生母親，一邊是自己的妻子，但長幼有序，還是先聽母親的話，不過有時候母親講的話太過份，阿丁也會適時勸說。而對於妻子，阿丁盡力的調教到位，用說的、用勸的、用教的，到最後耐心快被磨光，就用罵的、用訓的、用吼的，但怎麼做都還無法讓人滿意。

婚姻，讓阿滿的一生產生不可逆的轉變。阿滿嫁到阿丁家，被當成生育孩子的工具；被視為奴婢打掃家裡；被認為應該要達到的「媳婦標準」沒有一項受到滿意。在夫家沒有人站在她的立場同理，只有不斷受到指責、斥罵與人身攻擊。阿滿不斷壓抑沮喪的情緒，直到有天阿丁發覺，阿滿每天像個空殼無魂的肉體無精打采，做著婆婆認為理應要做的家事，有時在房間裡默默掉淚，但詢問她為什麼哭又說不知道，每天沒有笑容，就像機器人一樣活得沒有靈魂。

阿丁一開始認為阿滿可能只是卡到陰，帶去廟裡收驚作法，就可以改善這個情況。但隨著時間過去，阿滿並沒有好轉，甚至越來越嚴重，阿丁甚至發現阿滿會一個人對著空氣講話，當他詢問阿滿在做什麼時，阿滿只會告訴他家門外有人要陷害她，一開始阿丁嚇了一跳，當下一聽，趕緊衝出家門，看看有沒有人埋伏在附近，但尋了家外一圈，發現並沒有人在門外。阿丁覺得阿滿可能卡的有點嚴重，需要到村外的廟宇尋求法力更強的神明幫忙，阿丁帶阿滿跑了十幾間廟宇，求神問卜，燒令符、符水淨身、喝神水，這些儀式都做過了，但阿滿「卡到陰」的情況仍然沒有好轉。

阿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有時還會陷入恐慌，兩眼發直、沒有對焦，呼吸開始變得急促，四肢開始發麻，雙手冰冷且顫抖，站也站不穩，攤在椅子上，嘴裡嚷著「你不要害我！」、「走開！」、「你是誰」等句子，阿滿對著空氣喊著，阿丁見狀上前關心，卻被婆婆說阿滿是裝瘋賣傻，只是為了逃避責任、不想做家事、照顧兒子等風涼話，一開始阿丁聽也充滿狐疑，想看阿滿還要再裝多久，等到阿滿裝久了覺得沒用就會作罷。但阿丁越想越不對勁，因為從媒人相親開始，相識阿滿到現在，阿丁從來沒看過阿滿這麼失控的行為，他決定再帶阿滿去好友推薦的一間外縣市的廟宇，據阿丁的好友說，那裡的廟公看人很準，神明也很靈驗，阿丁覺得不試白不試，就去試試看吧。

阿丁帶著阿滿跨進廟宇，廟公從遠方就看到阿丁和阿滿兩人，朝著他們招手示意。



▲濁水溪

兩人來到了問事檯前，問事檯是一張斑駁的木頭桌，使用痕跡明顯，看起來年代久遠，上面放著毛筆字寫的「問世」立牌，廟公坐在問事檯後的長板凳上，背後是老舊的木頭書架，堆疊著灰塵相間的經書。

「你這愛去濁水溪以北才有法度。」（你這個要濁水溪以北才有辦法解決）廟公開口直接說。

「按怎講？」（怎麼說？）阿丁問。

廟公緩緩從背後的書架上拿出一張名片。

「你去揣伊，伊是醫生，恰你真有緣。愈緊愈好。」（你去找他，他是醫生，跟你很有緣。越快越好。）

阿丁覺得冥冥中命運在指引，向廟公詢問醫生的所在地後，直接帶著阿滿開車一路向北。阿丁先撥打名片上的電話，但沒有人接，他根據名片上的地址以及廟公透露的資訊，找到了「慧善診所」。

診所外面能透過玻璃看見裡面的佛像，櫃檯擺了玉飾和鹽燈，整間氣氛看起來不像是診所，比較像是修道念佛的私人集會所。阿丁原本很猶豫要不要進去掛號，但想到廟公說要越快處理越好，就硬著頭皮上前。

「第一次來要等喔，大概兩個半小時嘿。」櫃檯的服務人員是一位看起來老練的中年女性，看到阿丁和阿滿就知道是初診，告知需要等候兩小時。

「哇！這麼久喔？」阿丁驚訝地問，他認為平常感冒喉嚨痛，去掛耳鼻喉科診所，頂多等半小時，醫生問完症狀開完藥就結束看診，前後聽診加噴藥不到十分鐘，他十分不解為什麼這裡需要等兩個半小時。

「通常都要等這麼久喔。旁邊椅子可以坐，也可以去逛逛再回來。」可能因為回答過太多次相同的問題，中年女性稀鬆平常的答覆，口氣有點機械式而不帶感情。



▲阿丁與濁水溪

阿丁沒再追問，「既然都來了那就等吧。」他心想。

終於輪到阿滿，櫃檯的中年女性請阿滿進到診間，阿丁領著阿滿穿越診所的廊道，走向的門微開的小房間。

診間裡裝潢簡單，白色調的牆壁與醫生用的電腦讓人有科技感，身穿白袍的醫生坐在電腦桌前面，與診所外的風格儼然不同，以為診間會是佈滿佛像、帶有濃厚宗教氣息的空間，實際上診間內出乎意料的簡單俐落，呈現西醫風格。

「來，發生什麼事呢？」醫生面帶笑容，以溫柔的口吻問向阿滿。

「我先生帶我來，他說我卡到陰，但我就覺得家門外有人啊，是真的！我覺得他是不是想要害我，外面很危險……」阿滿想尋求醫生的認同，她想告訴醫生家門外真的有人，想要醫師相信他，但說到一半就被阿丁打斷。



▲機材室一隅

「醫生，我帶她去很多收驚，令符也燒來喝了，淨身什麼也都做了，但她還是一直沒有好，我已經不知道怎麼辦了，真的卡得很重，有什麼辦法處理嗎？」阿丁問向醫生。

醫生請阿滿形容更具體的「家門外的人」，但阿滿說不上來，阿滿覺得路過家門口的車子或鄰居，都可能是想要害他的，只是假裝好人。醫生接著問為什麼會覺得他們都想害妳，阿滿一時間不曉得怎麼回答，只有不斷重複說著「我就覺得他們就是會害我啊！他們就是會啊！」

醫生接著詢問阿滿的職業、家庭狀況、與阿丁家庭的相處等，仔細釐清阿滿生活的壓力源。醫生把阿滿的成長背景、婚後在婆家面臨的不合理要求、言語霸凌、人身攻擊等，全盤做大致的了解，有時阿滿回答不出來，阿丁會代替阿滿回答，阿丁將妻子失控的行為一一講述，總體下來問診了將近二十分鐘。

「好我大致上了解了。是這樣子，聽你們的描述，小姐有產後憂鬱症的

情況，其實那時候就該帶來了，但現在的情況沒有憂鬱症那麼樂觀，如果早點吃藥控制情況可能比較好，但現在已經有點思覺失調的症狀出現，會有被害妄想、恐慌狀態，這些都是典型的病狀。我先開藥給太太，這個需要吃藥控制，一輩子的，先生要有心理準備，照顧好太太。這種情況通常是先天遺傳跟後天壓力造成的，先天沒辦法改變，那就先減輕壓力源吧！沒關係，我會幫助小姐情況好轉。」醫生劈哩啪啦講出的資訊量太多，阿丁聽得一愣一愣。

「這個要一直吃藥嗎？真的都不能停嗎？阿滿有沒有辦法恢復正常啊？」阿丁一下子無法接受阿滿生病的事實，他以為阿滿只是卡到陰，像感冒一樣過了就不用吃藥了，但聽到要吃一輩子的藥，阿丁簡直無法理解，甚至覺得醫生是不是在斂財，畢竟很多假神棍來詐騙取財，簡直要不得。

「就像洗腎的人要固定回去洗一樣啊，她也是固定要吃藥、回診，穩定病情，不要再更嚴重下去，不然可能連書都沒辦法教囉。我遇過類似的病人，現在都控制得不錯，先生要對老婆有信心啦！」醫生用半開玩笑似的語氣來緩解阿丁的不安。

所以阿滿的裝瘋賣傻並不是裝的，是真的被生活逼瘋了。

阿丁這時也才明白，為什麼看這位醫生要等這麼久，原因是醫生需要仔細問診，才能做出最適合的診斷。而跑了那麼多廟宇、問無數次神明，阿滿一直沒有好轉，阿丁覺得醫生說的或許有些道理，那就讓阿滿先吃藥看看吧，說不定真的能夠好轉。

回家後阿丁並沒有將阿滿吃藥的事告訴父母親，他依然覺得看精神科這件事情，就等於變相地承認阿滿是精神有問題的人，對阿滿會更加厭惡，可能變本加厲的謾罵，因為傳統觀念認為精神疾病是厄運的化身、不吉利的代表，是像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唾棄的瘋子。

吃藥一個月後，阿滿的狀況有明顯改善，她不再認為家門外有人想要害她，不再胡思亂想，也不覺得外面的世界很危險，恐慌的症狀也幾乎沒再復發。阿丁覺得醫生是救世菩薩，救了阿滿一命，但是對於家事的打理、煮飯的技術、育兒的能力等仍然像當初一樣拙劣而沒有進步。

等到阿滿回診當天，阿丁告訴醫生能不能讓阿滿做家事或煮菜的能力變好。

醫生笑著回答說：「她沒有變瘋子在街上遊走，其實算是很幸運了。而且我開的藥是讓她不會想那麼多，反應變得比較慢，有時腦袋鈍鈍的比較不靈光，這是正常的。女人不是生來就會煮飯的嘛，她之前也沒學過，你們轉念，會好一點。逼不得啦！」

阿丁聽完醫生的話覺得挺有道理，沈默無語。

「那我藥就繼續開，要記得吃喔！再加緊急用時的藥讓她備著，萬一又有恐慌狀態發生可以吃，之後再來跟我說遇到了什麼壓力狀況。祝福你們！」醫生說完，隔壁藥劑室傳出類似傳真機響的機器聲。逼…逼逼…逼…逼，聽久了就知道，這是醫生確定開完藥，準備換下一位病患看診的聲音。

阿滿在藥物的幫助下，成功控制病情，但是只要還在阿丁的家庭裡，她還是持續被要求煮飯、洗衣、打掃家裡，過年過節時必須注意不能漏掉任何一項禮俗細節。像是農曆過年在除夕夜前必須詢問清楚吃年夜飯的人數，依據親戚狀況準備禮品，禮品必須精挑細選，需要知道大哥的職業是工地人員，他的兒子剛出生，準備痠痛藥膏和嬰兒用品做伴手禮，不僅維繫友好親戚關係，也顯得自家的氣度。年夜飯的菜色也不能馬虎，菜色豐富度是展現家裡行頭與過節的重視，務農家庭的餐桌上絕對不能出現牛肉，但上等的魚翅、燕窩、佛跳牆一樣都不能少，蘿蔔糕必須提前一個月向村里最會做糕的阿珍預定，展現細心的同時維護村里的社會關係。如果沒有樣樣做到位，或是遺漏掉任何一項，還是會惹來公婆的罵言。



▲阿滿的下身與濁水溪

阿滿選擇用「不知道」、「我不會」的方式來緩解焦慮的情緒，因為不想那麼多，就不會過得這麼痛苦了。每當被責罵時就左耳進右耳出，她覺得反正怎麼做都會被罵，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做就好了。

阿滿用日記本寫下 24 節氣和重要節日，紀錄每位親戚的職業、小孩出生

的年份、每位鄰居的年紀與興趣、村里的誰住哪、個性如何、留意鄰里的團購資訊、適時在社區廣場遊走交際……等，那些阿滿從來沒有學過、但是又必須在夫家做到的母職標準，她用盡全力去符合那些對她而言不合理卻又必須做到的社會期待。

就這樣二十年過去，從阿滿的兒子出生那年開始，持續用藥到現在，孩子已經長大離鄉背井工作，公婆也已過世多年。阿丁告訴阿滿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但是對阿滿而言這是難以想像的事，因為二十年來的生活壓力與不可逆的精神疾病共存，藥物控制著阿滿的病情不再惡化，但同時也讓阿滿的腦袋思考降速，那些可能被責罵的生活細節，像是三餐有沒有準時、什麼時候過節需要開始準備、不能遺漏哪些禮數等，這些多年來累積而成的習慣，就像植入阿滿腦袋的程式語言，成為她生活的鐵律。

阿滿不知道現在自己喜歡什麼，她每天只擔心自己有沒有做到那些「該做的事」，即使已經聽不到公婆的謾罵，但阿滿的自我審查機制已經完全融入她的生活。

因為生病的緣故，她的反應能力、思考能力逐漸下降，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只要與那些「鐵律」無關的事情，她會過很久才發現社會上的變化，在個性上偶爾也會像小孩一樣固執任性，肢體的靈活度日漸降低。阿丁在一次回診當中告訴醫生阿滿的狀況，醫生說她可能有失智的傾向，可以鼓勵阿滿做志工、平時多運動等，降低失智的惡化程度。

有時候阿滿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想衝去馬上做。像是半夜睡不著覺，去上廁所時覺得馬桶很髒，於是開始刷洗馬桶，刷完馬桶覺得洗手台也很不乾淨，接著清洗洗手台。在半夜打掃的阿滿不顧刷洗廁所製造的噪音，阿丁睡到一半被阿滿吵醒，便斥責阿滿直覺式而不顧他人的行為。斥責比起柔性勸說，更能成功使阿滿停止動作，因此阿丁選擇使用這樣的方式與阿滿互動，但只要不傷及性命與失控的太嚴重，阿丁了解阿滿做這件事的理由後，通常會繼續讓阿滿做下去。

阿丁為了預防阿滿會因一時衝動而有不可逆的意外發生，他幫阿滿申請身心障礙身份，他認為有政府社會福利制度的協助，不僅讓阿滿多一層保障，也能減輕身心障礙照護者的負擔。

阿滿嫁入夫家，成為阿丁的家後（妻子），婚姻與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讓阿滿失去思考自己喜歡什麼的能力，她的主體性被剝奪，甚至成為傳統價值框架下的犧牲者，罹患產後憂鬱、思覺失調，以及中年失智症，這些疾病與標籤跟著阿滿一輩子，直到現在。

※※※

「轉來矣喔。」（回來了喔。）阿丁朝著提大包小包回家的阿滿說。

「嘿啊，我欲緊來煮暗頓。」（對啊，我要趕快來煮晚餐。）阿滿放下手上的東西，轉而往廚房方向走去。

「免遐趕啦，無人欲食啦！」（不用那麼趕啦！沒有人要吃啦！）阿丁對著阿滿說。

「我先煮起來囡啊！」（我先煮起來放啊！）阿滿執意要煮晚餐，就算沒有人要吃，還是要煮才行。

「好啦清彩你，免煮傷濟。」（好啦隨便你，別煮太多。）阿丁聽完阿滿的回應，不打算繼續阻止她。

《天生錯誤的正義旅途》

社會組 銅獎

《天生錯誤的正義旅途》以跨性別者的角度記錄了我的成長過程，內容包含性別認同上的自我認識、與社會的交織、找到自己立足於社會的定位、創造屬於自己的正義等等。

這是一篇很真實的作品，真實地記錄著一位錯誤的小女孩，如何找到並前往屬於自己的正義道途。



▶ 作品聲音檔



翊調

介紹與經歷

我是高雄人，從事劇場工作近十年，工作項目以編劇、導演、演員、戲劇教學為主。在從事劇場工作的同時，也曾進入過多種行業任職，例如：早餐店、送貨員、祭祀產業、文化藝術產業等。我非常享受於經驗各種職業的工作與生活，一如演員時常需要體驗不同身分角色一樣。目前為高雄市農業技術團的農業師傅。

感言

感謝行政院舉辦此次比賽，讓性別議題能夠透過政府的力量在社會掀起思考與討論的漣漪。雖然榮獲第三名，但更勝於得獎喜悅的是，我能夠站在跨性別者的立場讓更多社會大眾了解此一族群，為其發聲。

《天生錯誤的正義旅途》 / 作者 翊調

「我曾在我最愛的劇場裡挖過一座墳
埋葬自己深愛過的人
現在我也在妳身上挖一座墳
埋葬那謬誤的神」

這段文字，是我在 2020 年 3 月 9 日發佈在 IG 限時動態上的文字擷取。這天，是我進行平胸手術的前兩天。

這是一個相當安靜的夜晚，忐忑的心跳聲在這個夜裡格外明顯，再過兩天，我就要進行手術了，我不知道手術過程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我能否平安醒來，我也不知道「卸貨」後的生活會不會如我所想的美好。在這個夜裡，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地和我的身體對話、相伴、和解。

我寫了一段好長好長的文字，給我的身體，也分享給有緣看見它的人。這也是我第一次提起勇氣，用文字讓更多人知道身為一位跨性別者，我內心對身體以及與其交織的社會的感受，我的思慮，也隨著文字的推進，倒轉回「錯誤」的開始……

1989 年 5 月 8 日，一個眉清目秀的小女娃誕生了，家人對這個女娃有著許多期待，猶如所有其他家庭一樣，新生命的誕生，總為家裡帶來了新希望、新開始。在這個洋溢著幸福的新階段，家人們萬萬沒想到，老天爺在這個女娃的靈魂裡，置入了一個錯誤的程式；也或許，老天爺為這個靈魂，配置了一個錯誤的身體。無論如何，這個錯誤的配置，在女娃的成長過程中漸漸萌芽，在錯誤的養分、陽光和水的滋養下，這顆種子，仍然向著它應該成為的樣子，生長茁壯……

時光飛逝，承載著「女娃」標籤的我已經長成一個活潑的小女孩，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我一直覺得自己是男生。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第一次在腦中出現了我想要變性的念頭，至於「變性」這個資訊是從哪裡來的，我一點都想不起來，彷彿，我天生就是要來完成這件事的。當時，我對未來很有希望，我一直對自己說，現在是女生沒有關係，以後長大我就可以變成男生了。可惜，事情的發展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順利……



▲我兩歲左右的照片

進入青春期的我，帶著令我困惑的身體，面對著對我困惑的世界。

「妳是男生還是女生？」

「妳跟這個男生很好，你們現在在交往嗎？」

「妳喜歡甚麼樣的男生啊？」

「妳是鐵T吧。」

「啊！這裡是女廁耶！」

「男生頭髮不要留這麼長。」

「她有胸部，是女生啦！」

「他的聲音低沉，是男生啦！」



▲我十歲左右的照片

這些，都是在我成長過程縈繞在身邊的話語，有些話一直到現在都還會出現在新的環境中。身旁的人對我充滿困惑，也對我充滿各種猜測，但鮮少有人，就連我自己也是在近幾年才認識與承認，自己，不是男生、不是女生、不是T、不是女同志，我是女跨男的跨性別者！

其實我在國中的時候就從一本介紹同志的書上看到了跨性別的概念，但是當時那本書並沒有對跨性別有太多著墨。一直以為自己是同性戀的我，在書裡找到更貼近我的事實與分類，這讓我更加恐懼。那本書裡寫到關於跨性別的資訊大致如下：如果你是以男生心態去喜歡女生，那你是異性戀，就算你的身體是女生。

如此籠統而令人困惑的訊息，讓我在好不容易歸類自己是女同志的青春期中，埋下了更不安的種子。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遭遇過許多不便，最明顯且最常發生的例子，就是在公共廁所被側目、提醒、甚至是趕出廁所。我真的很討厭上公廁。一般人最習以為常的行為，在我的生命裡是充滿壓力、恐懼與驚慌的，我能從別人的眼中發現危險的訊息，那是一種，人在看到危險因子靠近時，本能的防衛與準備反擊的眼神。爾後，跟我在同一個公廁的某些人，就真的會開口跟我說：「這裡是女廁」，搭配著充滿惡意的神情。上公共廁所，是我最困擾的事情之一。

從各種公廁事件，以及各種猜測與充滿性別刻板印象標籤的言語中，我開始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但是沒關係，這世界上有人跟我一樣辛苦、一樣特別。但是從我漸漸意識到自己是跨性別者開始，我的恐懼與疑慮不斷擴大，我開始明白，原來我真的跟別人不一樣，這世界上並沒有存在著許多和

我一樣的少數。真正的事實是，我是社會上相對更加少數的跨性別族群。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以及隨時會冒出的性別冒犯話語，親近的人給我的壓力與傷害可能更加劇烈。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可以感覺到外婆對於我能好好當一個女生有著期待，我也從未跟爸爸坦承自己的性別認同，而媽媽在還沒聽到我對她坦承真正的自己之前就已經過世了。

這些無法說出口，以及說出口後無法得到預期反應的回應，才是真正讓我覺得痛苦的地方。

我媽媽曾在我國中的時候警告我不要變成變態去跟女生在一起；我的一位靈性老師告訴我陰陽要調和，並且將我喜歡女生的性向歸類為是一種癖好；有一位我相當信任的長輩在我要去平胸手術的前一個禮拜勸我不要去，她還很好心的跟我分享有一位「老師」也遇過像我一樣「男心女相」的人，這個人在跟他一起跟宇宙、前世連結、懺悔幾天之後「就好了」。這些更精緻與細節的話語，比起那些陌生人的粗魯冒犯，讓我更痛苦、更恐慌，有的時候，甚至會全身發抖……

我的媽媽在我 18 歲的時候過世，此後半年，我得了恐慌症，至今都需要靠藥物控制，也因為這個身心症，我無法好好在教室裡上課。最終，我離開一般大學，花了六年的時間在高雄市立空中大學修完大學學分。在空大的日子裡，我看見了形形色色的社會人士，我發現自己不在正規體制內的學習效果更好，也因為年紀相對較小，所以我一直受到前輩們的照顧。而這些前輩許多是退休人士、家庭主婦、社會人士，他們似乎可以接受，或其實是忽略我的性別而跟我這個人相處在一起。在空大學習是我這輩子求學過程最快樂的時光，我終於可以獨立地發展我自己，而不用被性別的標籤與框架弄得苦惱且分心。

2013 年，我因為前女友劈腿而進入劇場。還記得當時我的心痛得像被卡車輾過，就在我覺得自己快要死掉的時候，我忽然問自己，如果我真的因為這樣就死掉，那有什麼事情是我很想做但還沒做的嗎？

我的腦海中跳出了三個字「舞台劇」。

從此，我踏上了自己很想走上，卻一直覺得不可能走上的道路。就跟我的性別認同一樣，年紀還小的時候，我為了規避攻擊與異樣的眼光，而隱藏真實的自己，假裝這樣沒有關係。但就在我受到批評與傷害時，那些痛苦讓我更有勇氣離開那些對我的性別認同帶有惡意批判的人，讓自己，走上屬於

我的正義的道路，即便那在某些人眼中、在社會的框架中，是一個「錯誤」。

2019年，我在一個戲劇的工作坊中向大家坦承了我的性別認同。那是一個關於情慾的創作，這個情慾泛指任何求而不得的渴望。我掙扎著要不要將想要變性的渴望當成我的主題，但在那當下，除了變性這件事，我想不到還有什麼其他的事是真的求而難得的。還記得輪到我分享創作概念的時候我相當緊張，我跟老師說我的情慾是「我想做自己。」

當時，身旁有一個同學非常驚訝地問：「妳現在沒有做自己嗎？」

我說：「沒有。」

她又問：「那妳是誰？」，然後老師接著問：「想做自己？可以明確一點嗎？」，我回問：「我可以講嗎？」

老師說：「看妳。」

我深吸一口氣說：「我想改變自己的性別。」

當時我的心裡真的做好了被排斥與攻擊的準備，而就在我剛說完自己想改變性別的幾乎同時，有兩三個同學大聲地討論著。

「那很貴耶！」

然後同學們就針對著變性的費用討論了一小陣子，而這一小陣子真的可以榮登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片刻之一。

老師、同學沒有人批判我，透過他們的討論，我就像在聽著「當一個媽媽很辛苦」的討論一樣，很自然、很正常、很被接納。從那堂課開始，我對同學們敞開心房，也跟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甚至是戲劇工作上的夥伴。這個工作坊的學習過程，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學習時光之一。因為我終於可以大方地，告訴別人，我到底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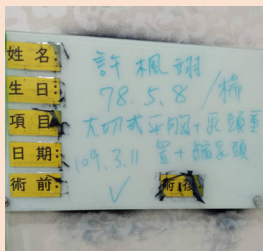
而這個工作坊最後在台南文化中心的呈現，我的發展片段內容有提到：「我是男生，卻存在在女生的身體。」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以楓翊的身分，告訴觀眾，我的性別認同。在工作坊呈現之後沒多久，我就進行了平胸手術，但是這卻是以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准許。

2019年末，我的妹妹罹患乳癌。我的媽媽因乳癌過世，我的外婆也曾經罹患乳癌第三期。這些癌症病史，讓一直不願我做任何手術改變性別特徵的外婆，在一天傍晚，主動向我提起：「楓翊，妳不是想要做手術嗎？妳妹妹現在也得了乳癌，妳也早點去拿掉。」

於是，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我在元和雅醫美診所的高雄院所進行了乳房切除以及乳頭重置手術，順便抽了點副乳的脂肪。



▲平胸後第一次拆繃帶



▲平胸手術白板紀錄

平胸手術過後，我大量地在自己的 IG 上分享手術過程，期間也有幾位想做平胸手術的陌生人來詢問我手術細節。在這個階段我感受到，誠實做自己，不僅幫助了自己，也能幫助他人，於是我開始

萌生在舞台上訴說跨性別故事的想法，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告訴跟我一樣的人，或是擁有跟我一樣性別認同親友的人，別擔心，即便跨性別者站在舞台上告訴大家自己是誰，也很安全，只要我們誠懇地告訴大家自己是誰，給他人理解與認識自己的機會，終有一天，我們會被更多人接納；有更多的人，會接納與認識多元性別，如此社會才有機會往性別平等的方向邁進。2021 年，我參與了台南「影響·新」劇團與台灣歷史博物館合辦的案子《女子戲·流轉歲月》舞台劇製作徵選，並且順利選上。《女子戲·流轉歲月》收集了台灣近百年來各個階段的女性歷史，以及融合了全劇二十名演員的生命故事，改編成近三小時的舞台劇，呈現在觀眾面前。

《女子戲·流轉歲月》的徵選介紹內容提到，這個演出主要會製作跟台灣女性歷史有關的故事。「台灣女性？」，我……能否算是台灣的其中一種女性，而且是比較少被放入女性歷史的女性，即便我的自我認同是男性？這個複雜的問題，我無法深究，我只知道只要有機會，我就必須讓大家認識，在台灣乃至整個世界，有這樣一群無法被歷史抹滅掉的人，即便他們是少數，比例非常少數的跨性別者。於是我放下疑慮，把該準備的準備好，無法預測的交給性別之神。最後，我在舞台上說出自己的故事，包含無法讓別人知道自己是誰的窒息感，以及平胸手術前我和外婆的對話始末。

還記得在舞台上我好緊張，雖然已經演出過不下幾百場的舞台演出，但我好緊張，我甚至聽到觀眾席有一些細碎的聲音，我怕有人聽到我的故事不能接納而衝上台揍我，我也怕有觀眾因為不能接受跨性別而上台鬧事毀了演出，我甚至在舞台上看見觀眾走出劇場時，心裡一直不斷地想著：「這個故事他們是不是覺得關他屁事或很無聊？」劇場上的我在演自己的故事，而我

的內心則是一直在上演千百種小劇場，這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演出經驗，如果導演知道了，一定會說我不專心。所幸，我那些近乎妄想的擔心並沒有成真，最後換來了阿嬤（外婆）的一句：「妳那段演得是裡面最好的。」這是我第一次，這麼勇敢地，用這種方式告訴阿嬤我是誰。

2022 年的今天，我坐在電腦前寫下我的性別故事，另一方面也在統整自己的成長過程。跨性別者在這個社會上的確會遇到許多困難，包含找工作、找伴侶、交朋友，或是日常瑣事，但那或許有很大的成份源自於大眾對我們的不理解與不認識。我非常感謝那些讓我有機會介紹跨性別的人，他們讓這個性別認同有了被認識的機會。而我們，以及性平推動者，以至於整個社會，都必須透過不斷地訴說這些多元性別的觀念，才有機會讓性別平等真正落實。我不會停下來，只要找到機會我就會大聲地說出來，說出自己的故事，讓大眾從恐懼、不安、排斥，到認識、理解、接納，不管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達到真正的性別平等，我都期許自己能在這件事情上，就我所能盡一份心力。



▲這是我

永遠感謝《女子戲·流轉歲月》的導演兼編劇，幫我寫了一句台詞：「如果這些錯誤，其實是禮物呢？」

2020 年 3 月 9 日，平胸手術前兩天，我在 IG 限時動態上發佈了一段文字：
I should write a poetry for my body.

「如果我知道
再兩天就要投身為人
我想我一定會好好規劃自己的人生藍圖
興趣、志向、生活
或許在忙亂時
我的靈魂忘了我要投身的地方是地球
身體，與投身的家庭一樣重要
不然就是我忘了
靈魂，比我清醒得多
辛苦了我的身體也辛苦了我的靈魂

我
無法理解與連結你們的用心良苦
每分每秒的“不對勁”
讓我對“不適合”產生依賴和習慣
攻擊
是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良師
誤解
是伴隨我們成長的益友
錯的地方
是我們的神廟
錯的人
是我們的神

身體
我很抱歉
對妳充滿著無能為力
也很抱歉我向他人學會如何攻擊妳
有的時候我很錯亂
我到底是恨妳還是討厭我自己
無止盡的分裂就橫梗在我們面前
讓我不在這個世界好好擁抱妳

再過兩天
我就要很自私的改變一小部分的妳
這次我知道再過兩天

啊
興趣、志向、生活
我通通無法在這兩天後的兩天前好好規劃我只能想著妳
將所有的專注力放在妳身上
沒有妳
那些鬼東西都是 bullshit
抱歉沒有早點發現這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

真的很感謝妳
妳驚人的復原力真是令我敬佩
更貼近規劃後的未來需要更仰賴妳
我知道其實我很不捨
如果可以
我絕對不會想用刀子改變妳
但我們彼此都明白
讓我留下而妳也不離開的方式就是改變妳
那些日子幾近恐嚇的話語
來自曾經信任之人們的三言兩語
如今我很想用一篇通用的小編文回覆
“我的選擇我自己負責
即便知道前路艱險
且頗具風險
我也有責任走完我的選擇
謝謝你們帶著恫嚇的關心
你們成功讓我嚇到了
但即便嚇死
我仍不變堅持”

現在此刻
我赫然發現我有多愛妳
在接受妳和我之後
我們從敵對的緊張關係轉變為彼此合作的夥伴情誼
我終於可以理解
妳的堅持
是為了讓我堅持自己

我曾在我最愛的劇場裡挖過一座墳
埋葬自己深愛過的人
現在我也在妳身上挖一座墳
埋葬那謬誤的神」

《阿梅》

社會組 佳作

主角阿梅是越南新住民，靠先生和自己努力取得聯結車駕照，但先生因病早逝，她決定繼承遺志不放棄兩人鍾愛的新車。

作者／鄭委晉

介紹與經歷

英文補教老師。兼職翻譯與寫作。

2022 年台灣詩學創作獎散文詩獎 佳作獎——

〈車站紀事的第一封電子郵件〉

111 年度「桃園市立圖書館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 VAN 桃 · 詩創作計畫

111 年度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散文集「往返」創作計畫



感言

謝謝



▶ 作品聲音檔

《阿梅》 / 作者 鄭委晉

連打五分鐘的空隔，她稍微出力挺直腰桿，再使勁繃緊丹田與腹部肌肉，想將佔據胃部的酸氣宣洩而出，來回數次，酸氣確實有所減少，身體像旋開調節閥的壓力管線，霎地輕盈了起來。

「為您插播即時路況：國道一號南下約 90 公里處，剛剛發生嚴重意外。一部自小客車遭後車追撞後，三台大貨車也閃避不及接連追撞，並橫向佔據整個車道。目前國道一號湖口到竹北南下路段全線封閉，提醒用路人必須改道行駛。」

「哎呀呀呀，又攔來啊！吃力啊吃力啊，一擺凹三枝甘蔗，恁看這聲要多久才會當かんりょう（日語：完了。）」（哎呀哎呀，又來了，吃力啊，一次折三台車，你們看這次要多久才能解決？）

「唉，真麻煩，不能在湖口上交流道，這樣我就得繞一大圈了！想到就頭暈目眩！」

阿梅習慣在這段路線結束後從湖口上交流道，由於這是北上長途的一個小點而已，通常她會以最快速度下貨，並開上最近的「樓梯」，但今天可好了，大船得在淤積河道似的一般道路左彎右拐，傷時，傷神，傷身，傷荷包，最後傷心，傷時與傷神是因路小車雜，除了得不斷留意車前車後有無風火輪（機車）與小蜜蜂（腳踏車），狹窄的路面，時不時的轉彎，讓每分每秒的駕駛都是考驗，台灣用路人大多極缺耐心，若是一次轉彎未過，第二次嘗試時往往就有風火輪耐不住，前仆後繼向車頭旁的夾縫鑽去，好像自己是電動遊戲主角，掛了，頂多 **GAME OVER** 重來而已。

「喔，這不是咱阿梅嗎？汝真稀罕講話奈！好啦，莫煩惱，來唱歌解憂愁！打扮著妖嬌美麗，陪人客搖～來～搖～去～～啊啊，誰人會當了解，做舞女的悲哀～」

對講機一開始傳來便當船船長（大車司機）們此起彼落的哀嚎，清一色陽剛之氣，使整個頻道塞滿同樣的低沈音調，糊成一片像搬貨後船長們綁在後照鏡桿子上的濕透上衣。但阿梅的聲音一放送，所有人彷彿聽到當兵值星官喊「部隊起床」，整個頻道活了過來。

所有運輸業的司機員數量都是男大於女，大車更不用說，阿梅是

極少數的女性便當船船長，也因此，一路走來她除了承受所有職業駕駛都不可免的工作壓力，她還得再承受性別上的遭遇，無論是歧視，是騷擾，甚至是過量的讚美，都匯集成排排隊（塞車）的車龍，一種緩慢、凝滯卻無處可躲的壓迫。

阿梅早已練就金剛不壞之身，她能開聯結車、拖板車一類的巨大航空母艦，在職業駕駛員裡意味著最高技術的標竿。職業駕駛員的工時極長，彼此以對講機鬧哄哄地你一言我一句，不失為排解壓力的一大良方，抱怨幹譙每天有，插科打諢不會少，而男人間的屁話與笑話，時常繞一繞還是會繞回有點顏色的地方，阿梅不以為意，她覺得許多黃色笑話還頗有創意，但當對方不懂分寸把玩笑開到自己身上，有時她也會反打這種白目一板。

「喔，阿雄嗎？哎呦～兩禮拜沒打招呼，你就生嘴鬚發目眉，轉大人阿爾？擱會曉去整酒家喔？啊不就好棒棒，需要令祖媽送汝一百粒藍色小藥丸否？」（喔，阿雄嗎？哎呦～兩禮拜沒打招呼，你就羽翼豐滿了？還會去跑酒家喔？啊不就好棒棒，需要你奶奶送你一百粒藍色小藥丸嗎？）

話音未落，爆笑聲跟尖叫聲已輪流竄出，像某些駕駛再無法忍受無限排排隊的折磨鋌而飆上路肩，這時的快意與笑聲總特別放肆。阿雄馬上求饒，也被其他人狠狠虧了一頓。見對方很識趣地打住，阿梅也不再追擊，一陣閒扯後，說也奇怪，原本悶燥的胃腸似乎安分了點，不打嗝了，只剩一些隨車身震動傾斜的胃液，偶有衝出原車道的零星溢酸事故，胸口隱隱作痛，喉嚨深處像有人在抽菸，並順手將煙頭摀在上面。

阿梅隨車必定攜帶胃藥，應該說所有大車駕駛都必備此方。超長時間待在車內，除了上下貨，長途的司機一天開車十幾小時是家常便飯。車身限制他們的機動性，於是在各交流道附近都會有非常便於路邊停靠的小吃店，貼心幫司機設想最麻煩的停車一事。這些店家中午不會休息，確保司機何時到達都能飽餐，動作俐落，客人都是用時間換收入的勞動階級為主，口味必然不會太差，選擇與份量都優於一般。每個大車司機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單，但他們仍然不見得有時間能好好吃一頓飯，更多時候，過長間隔未進食導致胃食道逆流，胃壁受損進而胃潰瘍甚至胃穿孔幾乎成為司機病。

「我們大家的女神阿梅最近都在忙些什麼？妳都安安靜靜不出聲，我還以為妳又回去顧小孩了耶！」

她這陣子很少與其他司機聊天，一方面因疫情影響，許多工廠發貨的量和時間都變得很不固定，司機第一怕沒車開，沒車開等於沒收入，那搞不好連車子貸款都被開天窗，一家老小也準備喝西北風。第二怕貨不固定，不固定的貨代表不固定的時間與路線，也意味著不固定的收入，阿梅近來每天都耗費很大的心力在重新安排路線，這讓她更加匆忙，更加疲乏，也更加沒有閒情逸致瞎扯淡。

「沒啦，我兒子最近給姑姑照顧，我已經二個禮拜……啊，該死，是三個禮拜沒看到他了。最近哪邊有工作，我就去哪邊試試，時機不好，有什麼辦法！」

她邊說邊瞄著右前方與兒子女兒的合照，天啊，要不是與他們聊天，自己都沒發現已經整整三週沒回家了。兒女都在中部一個偏僻的鄉間，目前由他們未婚嫁的姑姑照料，阿梅每個月會給她四萬元。原本阿梅為了陪伴他們，放棄開大車一個月為數可觀的收入，甘願在農忙時四處應聘，以及在口罩工廠打零工，收成季過了，疫情也逐漸趨緩，她自己能夠粗茶淡飯可孩子絕對不行。

再者，就算物質生活可以妥協，唯有教育，絕對沒有打折的空間。這是她人生最大的體悟，自小她生養在一個離學校步行六個小時的深山，那是一座絕美的幽谷，一年四季放眼所及都是水彩畫般的碧綠，但，她不愛那地方，縱然是家鄉沃土予她長成為人的養份，家鄉卻沒有給她開創自己人生的機會。

她只有小學畢業，即使在祖國需工孔急的大工業區，仍然只能進入工廠最骯髒也最危險的部門。仲介婚姻，一種連她自己都不能苟同的買賣形式，她不但咬牙報名，報名費還都是自己身兼數職才積攢足數。她只跟仲介開了一個條件，婚後必須同意她工作，也必須同意她拿自己的賺的錢進修。仲介聽了便老實告訴她，很多買新娘的人家庭並不寬裕，往往也需要新的勞動力增加收入。飛機上，當看到祖國的山川雨林縮小得像村莊小孩最愛的下午茶來源——蟻丘，俯瞰只是個小圓圈，側面看卻像座小山，她永遠記得第一次將那些螻蛄送入口中，那股酸腥，摻和著一點蛋白質濃烈特殊的甜，極像她來台灣開車後每天嘔咳的嘔。激動的她濕紅眼眶，蟻丘慢慢消失在更濃更深的雲靄之中，此刻才領悟，也許這輩子再沒機會赤腳踏陷老家山谷潮濕的土壤。

那次搭機是她懂事後，自從弟弟找蟻丘時激怒警戒蜂而招致蜂群群

攻，導致全身過敏呼吸道腫脹而逝去的那天，她的第二次哭；第三次則是先生永遠住進一個玉石的罈子，她怪罪他走得無情，更怪罪自己不夠努力，讓他積勞成疾，即使她向先生學來的駕駛技術連考照現場的主考官都訝異，就在她拿到自己駕照，準備與先生輪流跑車並照顧孩子時，他卻永不需要任何證照了。她記得拍駕照大頭照的那天，原本只打算簡單整理就出門，先生卻堅持要她梳妝打扮再去。

「阿梅，這是妳拼命好多年才得到的證件，等於妳新人生的證書，上面的照片一定要最好看的！」

在先生堅持下，她向大姑借了化妝包，簡單地打底，上粉，淡淡眼線與腮紅，勾畫幾筆蛾眉，放下長期盤綁的長髮，再穿上一套時下流行的韓版碎花洋裝，鄰居們都驚訝原來自己家旁邊有這樣美麗的女子。

下週準備去監理站領駕照，但先生卻一睡不醒。她記得去戶政單位幫他辦理死亡證明，就像任何證書，上頭都需要寫明各項基本資料，包含職業、職稱、死因、出生與死亡年月日，唯獨與其他證書迥異的是，死亡證明不用貼大頭照。

「是啊，人都離開了，還需要什麼照片跟證書呢……」她曾想，那個不需要任何證件的世界怕是沒人認識先生，擔心他寂寞，不如隨先生一起，兩人也有個照應。那天先生在夢裡出現，他面無表情，一句話也沒說，只站在他們貸款買下的 Volvo 車頭旁，一手貼著車門。

「你是欲恰我講，莫放棄開車，莫放棄這一切嗎？」（你是要告訴我，不要放棄開車，不要放棄這一切嗎？）

她醒了，馬上理解先生的意思，當初先生堅持買下這台歐洲進口的車頭，他很喜歡它的氣墊座椅與廣闊的視線，尤其對身材不如男人高大的阿梅，多一公分穿透的視線，也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她向他道歉，並發誓再也不會有壞念頭了。

「至少過程金緊，伊沒受到金濟折磨。」（至少過程很快，他沒受到多少折磨。）

阿梅只能這樣安慰自己，也承諾先生一定會好好栽培孩子。她不想讓孩

子再嚐到她吃過的苦，情願花錢讓他們週末坐五十分鐘計程車去小鎮上家教，在她不斷聽說哪個種蒜頭家裡的小孩考上頂大電機系，哪個賣黑輪米血的小孩坐上創校以來第一位醫學系寶座後，她便送禮有力人士敦請對方為她說項，只希望能卡進名師的時段內。來回車錢與兩個孩子的學費一趟要花去四千元，一個月四次課，她自己卻連一個便當都捨不得買，打包司機店的大份量餐點就夠她吃上一天半。黑米船（砂石車）、觀光船（遊覽車）、蛋船（蛋車）、圓桶船（預拌混凝土車）她都開過，每到一個新地方，對方一定會先因她的性別而擺態，認定她不可能會開車，直到親睹她俐落上下車，再難的角度都能一次就過，固定貨物時的細心與考量，才漸漸讓對方閉上嘴。每天都有與兒女視訊，他們也很體貼，很少問她為何如此久不回家這類的問題，想到這，趁停等號誌她準備按下視訊連線。

「嗟——嗟——嗟——」

手機響了，不是小孩的來電。

「喂，阿梅，我是近前台中外環的山貓大ㄟ啦 不是啦，這次不是叫妳來載山貓仔跟落卡達（どかた），是安奈啦，我有一個麻吉常常接裝甲車的板運，最近演習特別頻繁，規模也更大，他人手不夠啊，我想到以前佇台中妳做代誌有夠認真，加上吼……妳未知也，載裝甲車一台攏幾十噸，一逝都是一兩百公里，彼種散型的我才不敢推薦給我朋友……妳說妳沒經驗？那有什麼問題，其他人會好好教妳，免煩惱，安奈就說定囉！安啦，我知影妳有兩個囡仔欲飼，所以才介紹妳甲車上板，這一逝會使抵妳跑幾啊工台北高雄哩！」（喂，阿梅，我是近前台中外環的山貓大ㄟ啦……不是啦，這次不是叫妳來載挖土機跟土方，是這樣子，我有個麻吉常常接裝甲車的板運，最近演習特別頻繁，規模也更大，他人手不夠啊，我想到之前在台中妳工作有夠認真，加上吼……妳也知道，載裝甲車一台都幾十噸，一趟都是一兩百公里，那種粗心的我才不敢推薦給我朋友……妳說妳沒經驗？那有什麼問題，其他人會好好教妳，別擔心，那就說定了喔！安啦，我知道妳有兩個小孩要養，所以才介紹妳甲車上板，這一趟可以抵妳跑好幾天北高來回哩！）

原來是之前合作過的山貓大哥，還記得當時其他司機都只想拼載運次數，很多基本的環安衛規定都視而不見，害山貓被開罰到差點停工。還有載金屬支撐料件的，車上都有配備加強固定用的木頭，使用時從車體下方收納籠吊

掛，再一根一根牢牢嵌合車體平台設計好的孔洞，方能妥適地將大批料件穩穩固定。但司機偷懶故意少裝六根木頭，才剛起步料件就有滑移跡象，被眼尖的阿梅瞧見不對勁，及時阻止他硬開上路，並通報山貓大處理才避免一件輕則賠款幾十萬，重責危害人命的嚴重工安意外。從那次，山貓大便對阿梅信賴有加，得知她不寬裕的處境，他會特地安排多幾趟短程土方載運，並在休息日介紹她去載簡單的鐵屑回收等等，也從沒跟她額外索要過水的仲介費。是山貓的話，欠他太多人情阿梅於情得幫，有好差事可接於理也得幫。

白馬馬力夯：礦泉水=1:2，阿梅分兩次，間隔一小時喝完她的「元氣特調」；拿出靜電紙拖把，原本擺放靜電紙的地方換成痠痛貼布，自己幫自己貼下背部與腰部；頭髮綁成涼爽的雙辮，穿上防紫外線外套，並用外套確實包覆辮子，以防捲入等意外。做好一切準備後，阿梅搭 101 號公車前往工作地成功嶺，她選最靠司機的位置，職業病使然，她還想研究公車、聯結車、拖板車的差異。與其他司機不同，其他人都是直接開著拖板車前往，只有借給阿梅的車委由山貓大哥開來，再與阿梅換手。

步入營區，路過一棟建築物，外頭豎立藍色巨大的展示板，上面張貼許多有關全民國防教育的活動，她定睛一看，「高中生暑期戰鬥營」，有點眼熟，這裡不就是兒子升高一暑假參加國防營隊時的地點？節儉的兒子一聽到這種營隊費用九成都是國家補助，他就搶先報名了。

「國旗在飛揚聲威豪壯，我，們，在成功，嶺上！令看，我攏攏會記得這條成功嶺之歌安怎唱！」（看，我都還記得這首成功嶺之歌怎麼唱！）

報到時先生帶全家一起，他說以前也曾在大集合場高聲唱頌軍歌，並練習刺槍術各教習。那次全家一行四人，雖然不算出遊，但在她印象裡，那樣的行程已可視為家庭旅行了。大部分時候為了求取最高效率的收入模式，先生或自己會有一方不在家，一人跑車一人顧家，或是一人顧家一人去工廠上班，生活像馬路上不斷倒數計時的 LED 人形電子號誌，他們永遠邁著最後十秒的急促步伐。所以遑論全家出遊，甚至只是全家好好坐下來吃頓飯，都是她想都不敢多想的奢求。

眾戰甲車駕駛先將大批戰甲車開到集合場，再由各部隊長，通常是連長，

親自指揮開上拖板車。她一出現，眾人眼光頓時集中，她發現當中有一人臉色特別凝重，果然配戴紅色鋼盔的他正是部隊長，而阿梅負責運送他部隊其中一台新式甲車。連長發現阿梅是拖板車駕駛後先是一愣，接著臉上露出尷尬、苦笑與為難的複雜表情，他向山貓大哥示意，兩人隨即到甲車的後方「交換意見」。阿梅假裝在各車之間穿梭忙碌，實則慢慢摸到他們看不見的另一側車身，憑她的經驗與第六感，他們一定在討論某種與她切身的議題。

「山貓大ㄟ，你嘛幫幫忙，找一個女生來開拖板車，上面載的可是我剛接裝兩年的甲車誼！」

「安啦安啦！齁，徐連長你也是很三八，別的不講，你們野戰單位這幾年來了多少個女兵？她們打靶跟操作機器有比男的還差嗎？」

「呃，是……是沒有啦，打靶還比男人準多了，但是，打靶跟開拖板車，兩碼子事啊，山貓大ㄟ！」

「徐連長，我跟你講啦，今天也是人手很不足，很多司機被前陣子甲車上板出事的新聞嚇到，一聽到要來運戰車和甲車，全部都推說頭痛腳痛屁股痛。我找的雖然是女的，但你放一萬個心，她比男的還厲害，嚙ハンドル（方向盤）比那些開戰甲車的年輕小屁孩更穩，不信你叫她當場開你那台 CM11 試試！」

徐連長說不過山貓大，眼下任務也不可能喊停，只好鼻子摸摸。他們的對話阿梅全都聽在耳裡，多年來她對這種質疑已經能夠一笑置之，不同的是，這次多了一個信任她的人擋在她前面，為她承受第一波歧視的迫擊砲。

「全部聽我號令！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徐連長做完勤前教育，命令各班排軍士官各就各位，駕駛員戴上藍色鋼盔識別，士官車長則戴白色，他則親自一台接著一台指揮上板。

「嘿！嘿！嘿！嘿！」

他爬到大司令台制高處，一聲哨音代表一個節拍，陣風雖然越來越強，但哨聲響亮集中，在引擎震耳巨響下仍能清楚辨別。甲車規律地緩緩前行，要是預判輪子與板車軌道有落差，他會以手勢為主，口令為輔，明確地指揮駕駛。不愧為裝甲部隊的主戰連連長，不一會功夫，多台甲車已順利上板，

剩下就是拖板車駕駛的事。但此時大風已帶來成片烏雲，盛夏丘陵地區的午後雷陣雨毫不留情地侵襲，連長事先預測到天候不穩，命令士兵們先穿好斗篷雨衣。雨勢滂沱如無數排用機槍同時擊發，槍淋彈雨打在所有人身上，司機們的鋼頭鞋與士兵的戰鬥皮鞋交錯踏水，徐連長仍繼續指揮，年輕的甲車駕駛也奮力駕馭這台巨獸，但他戴著眼鏡，在大雨中以一般全濕的鏡片視物顯得極為吃力，而板車軌道與輪胎都因濕透摩擦力大幅下降，當輪胎接觸軌道時並往上推進，駕駛遲疑了半刻，幾十噸的甲車上坡時扭力一點都不能減少，一旦遲疑，下場就是牢車（車子卡住）。

「嘩嘩嘩！停！駕駛你是豬腦啊！甲車給我卡一半，表演特技是不是啊？」

一向重視安全的徐連長對駕駛的表現很不滿，陸軍官校正期班出身的他，學生時期接受學長嚴厲的「調教」，對待部屬自然也一板一眼，有錯必罰。駕駛此時顯得茫然無措，畢竟開車的是自己，得先決定要進要退。而在此時，阿梅一個箭步，由拖板車前方跳上去，並先往更上層移動以策安全，接著她安撫駕駛：「冠宇！你是冠宇喔？好，來，我是這台拖板車的司機。冠宇你做得都很好，連長他只是擔心你安全，講話比較急。沒關係，冠宇，來，阿姨跟你說，你現在按照原路，按照原路喔，慢慢倒車下去喔！慢慢倒車～」

阿梅知道年輕人台語可能比較不熟悉，所以使用中文，她聲音宏亮如鐘，曾在傳統市場叫賣水果，也曾在凌晨的魚市擔任拍賣手，完全不需要麥克風，甲車駕駛、徐連長等人，甚至一段距離外的交通管制人員，都聽得一清二楚。她看到士兵左胸口都別有藍色的姓名條，走跳市場與各工地多年，她深知如何取得人信任，每次在工地遇到僵持不下的危機時，當事人耳朵最能直接接收到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而已，所以她選擇先叫他名字，與他建立連結後再安撫他。而她的語氣堅定，指示明確，全場人員都屏氣凝神，只剩雨聲宛如次要的背景音樂，徐



▲女性大車司機特寫

連長在上面見狀，也覺得自己剛剛太急躁，便不再干涉，也佩服她的判斷力，遂放手讓阿梅指揮駕駛。

「好，冠宇很好，你後退時輪胎都沒有打滑跟偏掉，很厲害喔！現在，聽阿姨說，等等我倒數完會說前進，你就一路維持油門，直直上來喔！你不用擔心，阿姨看得很清楚，拖板車的軌道比甲車輪胎還寬很多，你的輪胎路甲車像是頭馴化的猛獸，溫順地跳上拖板車的背脊，成功了，大雨依舊，但多了眾人的歡呼與掌聲。

「冠宇，阿梅姐，你們幹得好！」

豎起大拇指，這回徐連長沒有意見了。全部裝甲車都上板，也固定完成，帆布綁好後，一一駛離成功嶺的大集合場。

晚餐時分，大隊拖板車已機動到白河的南區測驗考試中心，這座將軍山腳的平坦場地，整片與將軍山相通的連綿丘陵都是南部裝甲車重要的基地進訓園區。

「阿梅姐，這是收據與人員清冊，要麻煩妳在這幾個地方簽名。」冠宇拿著一疊文件請她簽名。

「好的，這幾個地方嗎？好，簽好了！」

「謝謝阿梅姐……咦，阿梅姐，能問妳一個問題嗎？」

「怎麼了嗎？」

「也沒什麼事，但看妳的名字，「ㄇㄩˊ」妳老家是來自越南嗎？」

「喔，沒錯，我們越南女生的名字，一看就知道了，哈哈！」

「但是，阿梅姐，妳的中文字好漂亮，而且妳發音咬字跟一般外國人不一樣，完全沒有口音！」

「哈哈，沒有啦，你真會說話！」

阿梅招牌的爽朗笑聲，響徹南測中心的甲車場，甲車場位於後方環抱小山的前緣，挖空推平的一片大空地。旁邊的司機與官兵也嘖嘖稱奇阿梅的字跡，他們沒有想過來自外國的人能寫好中文，尤其是越南人。近年有模仿越南新娘而走紅的 **youtuber** 及網紅，更是加深眾人對於她們的刻板印象。喔，你們說的是那個阿翰 **po** 影片啊？哈哈，他我也有看，是真的很好笑欸，超會

模仿跟拍片的！」

「欸，阿梅姐，不然文件上這幾個字妳寫看看好不好？」一位志願役女士兵按耐不住好奇，想考考她。

「我看看喔，裝甲 586 旅機步一營甲車上板收據清單這句嗎，好。」阿梅提筆寫就，雖談不上龍飛鳳舞，但紙上雲煙宛轉，還真頗有網路流行的硬筆字範本之風。

「哇，妳騙人！妳明明超級會寫，字超美！」

「沒有啦！我會寫的字其實還沒到很多，不過自己的名字，是真的有多練幾次，幾次而已，哈哈！」

阿梅謙虛回應。

「武氏梅」，這三個跟隨她飄洋過海的漢字，在她還身處僻遠山村時，早已在破落的高腳屋旁沙地，用樹枝練習了千次，萬次。她永遠記得仲介安排短暫的「職前訓練」時，中文老師教每人自己名字的中文念法。

「×，」

「△，」

「□，」

到了台灣，當她初次聽到先生叫喚自己的名字時，手上文件瞬間掉落一地。

「咦，怎麼了？阿梅？」先生不解地問。

「啊……沒史，老公，克宜，再江一茲？」

「再……講一次？喔喔喔！妳說妳的名字嗎？好啊！」

「武，氏，梅。」

「武……氏……梅？」

「對，完全正確！妳很有天份耶！」

那是他們相遇的第一天，也是阿梅終於學會如何唸自己名字的頭一次。那天晚上就寢時，她依偎先生的臂彎，像一位終於破譯湮沒萬年古老碑文的考古學家，至珍至重，反覆誦讀那重新尋得意義的神秘象形，她不斷在心裡默念自己「新」的名字，十次，百次，千次，直到沈沈入睡。

《祖靈的檳榔樹》

社會組 佳作

這篇故事並沒有大篇幅的解釋性別的理論與原住民文化的脈絡，而是真實的呈現我的卑南族 mumu，嫁來南王部落的閩南媽媽及照顧我們長大的美華阿姨，她們共同在南王部落生活的日常片段，引領讀者進入卑南族婦女的視角，一同感受以愛為根基的日常。

作者／陳玟宇 Semen Purapuran

介紹與經歷

我既是卑南族人，也是漢人。我的雙重身分使我穿梭在跨文化的世界之中。從小身長在台東卑南族南王部落，深受卑南族文化的滋養，是個獨立自主、勇於發聲、耐勞動的新生代卑南族女子。立志成為一位看得見差異、多元包容的地球公民。



感言

感謝我的母親，她的生命經驗與力量是我撰寫這篇文章的動力，感謝我的父親，透過他的視角讓我更深入卑南族文化的靈域。感謝我的指導教授，三番兩次的校稿、提點，使得在寫作的過程也能將理論融會貫通。最後感謝我的大阿姨，這篇故事獻給妳。



▶ 作品聲音檔

《祖靈的檳榔樹》 / 作者 陳玟宇 Semen Purapuran

一直以來，談論家庭議題，對我來說，是充滿情緒且無法言喻的，生命歷程中，有許多說來感傷、辛苦的故事。

我從小在部落生長，卑南族的「母系」社會運作，讓我習以為常，甚至天真的認為，全世界的女人都像卑南族一樣，擁有說話的權利、工作的權利、繼承的權利，然而，當我跨足主流社會以後，發現台灣文化的性別規範限制了我生活的型態，我沒有辦法自由展現卑南族女性的剛毅特質，我被要求陰柔、安靜、需要學會服從。學會走路以後，我便跟著 mumu（祖母之意）與媽媽參加部落中大大小小的歲時祭儀，在每一場祭儀當中，我學習善用自己的身體為部落工作，並在工作中認識自己，不論上山砍竹子、搭建工寮，或是栽種作物、烹飪美食，卑南族的女子不怕勞動、不怕弄髒雙手，我們樂在其中，甚至創建了「南王美少女」的 line 群組，方便部落的年輕女性聯絡情誼，也能在部落需要年輕人幫忙時，集合大家前往協助，認同這樣的文化滋養，可以使我們成為勤勞又堅強的女人。

我翻閱主流的歷史故事，看不見女人的足跡，更不用說卑南族母系社會的描述，片面的歷史事件與脈絡，難以傳達「母系」的重要意涵與歷代卑南族女性的生活寫照。在這篇文章，我想要書寫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我的卑南族 mumu，嫁來南王部落的閩南媽媽及照顧我們長大的美華阿姨。她們共同在南王部落生活的日常片段如何因應面對家庭中的種種變故，來講述在我生命中，多元文化交織共融的血淚故事。在我的生命經驗當中，母系非同母權，性別之間沒有權利高低，性別的分工在於部落整體的效益而非個人的利益，以人為本的價值，著重於群體間的和諧、尊重、包容與接納，並且友愛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對平凡的卑南族婦女們來說，女人，生來平等，唯一追求的是「要勤勞、要圓融、要有志氣」。這份圓融的特質，彰顯在卑南族女性的家族中，她們是家族的精神支柱，她們以愛為基礎，凝聚家族中的每一個人。

我的 mumu —— Hanako Purapuran

卑南族語「Puran」意指檳榔，「Purapuran」則是代表著很多的檳榔，我們家族祖先的故居，附近遍佈檳榔樹，因此家族的名稱起名為「Purapuran」。

在當代社會中，檳榔，作為一種象徵符號，它與原住民連結、與做工的人連結、與疾病連結、是社會上各種負面形象的象徵代表物。然而，檳榔在卑南族文化中，是神聖的符碼，是「靈的載體」，卑南族人的生活中，敬畏天、敬畏地、敬畏靈的代表物；「萬物皆有靈」的信念凝聚族人。

卑南族的 **temaramaw**（巫師）運用檳榔、珠子、麻線，吟唱祝禱後便能與祖靈連結，祖靈的信仰能夠療癒族人、指引心之所向。**temaramaw** 的繼承不分性別，但實際承擔的責任大不相同，命中註定成為 **temaramaw** 且接受這份力量的女性族人，將用一生守護部落，進行醫治、除穢、祈禱，直到死去的那一剎。

taramaw（行巫術）如同現代的心理諮商，只是進行的方式不同。為了追尋這段久遠的記憶，我回放民國 82 年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計畫中，針對台東南王部落巫師祭儀的田野調查紀錄片，當時部落的 **temaramaw** 非常興盛，我的 **mumu** 也是其中一位受訪者。紀錄片中的 **temaramaw**，口中唸著古老的卑南族語，坐在她前方的是一位部落婦人，神情哀傷不發一語，轉瞬間，**temaramaw** 的肉體暫時成了祖靈的媒介，對著求助的婦人細細呢喃，

婦人的已故親人回來了，祂正在與婦人對話。婦人淚聲俱下，似乎能感受到祖靈深觸她內心緊閉的枷鎖，她的情感不自主的流露，生命的創傷與思念伴隨著 **temaramaw** 的吟唱漸行漸遠，與祖靈溝通交會的過程，使在場的族人都能感受到溫柔的氛圍，儀式結束後，婦人的身心靈得到安慰與照顧。



▲圖左一為作者 **mumu**

圖片出處：公視 獨立特派員第 620 集「在台灣遇見人類學家」

mumu 在家中的地位崇高，但卻未以壓迫的形式管理，她以溫柔又堅定的性情支撐整個家族。

我的 **mumu** 是一位 **temaramaw**，在我還小的時候，祖母為我祈福過，將我的生命之靈安放在家族守護神旁，祈願我一生受祖靈所愛、願我一生充滿祖靈的光，故我的族名繼承傳統卑南語「**Senan**，有

亮光之意」；而我妹則直接繼承 mumu 日文名 Hanako。

從我有記憶以來，mumu 沒有與我們同住在家中，而是住在主家旁的巫師房；成為 temaramaw 的人需要與神靈同住，巫師房是靈力聚集之處，有些法術需要在屬於 temaramaw 的房間內完成。我與 mumu 的相處時間非常短暫，三歲以前，mumu 是我的照顧者、也是我的玩伴。我印象中 mumu 的巫師房內擺設簡單，床鋪、衣櫃、古老的梳妝台，還有神壇，房內佈滿各式各樣的藥草，撲鼻而來的是乾燥花草的味道，這些氣味稱不上芬芳，反而有些嗆鼻，不過它卻成為我難以忘懷、不斷追尋的記憶。

幼兒園之後，mumu 的身體承受不了歲月的摧殘，日漸衰退的肢體加上家族內部無多餘的人力照顧，最後選擇讓 mumu 住進養護中心的病房。每一次的探望，都發現她呆滯的雙眼越來越模糊，眼球外層像是被一層薄膜蓋住，讓我分不清她的意識到底還有沒有存在人間。日子久了，醫院的消毒水味覆蓋了我對 mumu 的記憶，只要想起她，腦中海馬迴便同時輸出消毒水的氣味，情緒感受也由兒時的和藹可親轉換成緊張壓迫。

mumu 離世的那晚，我睡得較淺，那陣子常有喝醉的人亂敲門，所以對於那晚鐵門被拍打的聲響，絲毫不以為意。外頭的人拍了大個半夜，半夢半醒的狀態下，實在受不了吵雜的我，氣憤地下樓叫我媽起床，要她去看一下到底是誰這麼固執。然而，門外傳來的消息，讓我在高二那年，被迫學習面對死別。

對高二的我來說，死亡的議題非常陌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這麼快就要練習接受家人的離世。mumu 在清晨被送回家中，我一夜難眠，稍微梳洗之後，想下樓確認躺在冰櫃裡的是不是我 mumu，在樓梯的轉彎處，一陣熟悉的味道竄入我的鼻腔，這是什麼我已經忘記的氣味，很嗆鼻但卻讓人安心。剎那間，斷裂的記憶被串連起來，「啊！這是 mumu 巫師房的味道，她的靈回來了，她的意識還存在，存在於我的心中」。

扛起工殤家庭的重擔的兩位漢人姐妹

民國 83 年，一位中產階級家庭的閩南女子千惠嫁給工人階級的原住民男子 Fuki，根本是破天荒的例子，而我媽是 Purapuran 家族中唯一的漢人媳婦。mumu 待她如同親生女兒，毫無保留的將卑南族文化的真諦與價值傳承給她，

媽媽回憶起她初訪台東南王部落的畫面，笑著說：「我是先愛上卑南族的文化，才愛上妳爸爸的喔！」。

我媽媽的原生家庭在高雄左營，是平凡樸實的閩南家庭，家中四個小孩，外公外婆忙於工作，她與她的大姐負責家庭勞務及照顧年幼的弟妹。據我媽所言，四個小孩之中，她與大姐的感情最要好；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份姐妹情誼延續到她們各自成家立業，依然維繫著緊密的關係，在婚姻中偶有不順，便會彼此谈心、互相扶持。



▲ 千惠與 Fuki 參加民國 85 年南王部落年祭



▲ 圖為筆者母親的兄弟姐妹，左上為千惠，右上為千惠的大姐

隨著都市化的發展，民國 90 年初的台東也跟上這波交通建案翻修的政策，我爸正好接手台東紅葉大橋的興建案，不料，在山區開挖過程中，遇到土石鬆脫，爸爸連人帶怪手的滾落山腳，一場工安意外造成他脊髓損傷無法自由行走、生活無法自理，面對如此重大的家庭危機，我媽選擇接受。

爸爸對於身障的狀態有自己的敘述，在事發的幾年前，我的 mumu 突然進入加護病房，面臨生死邊緣，當時姑姑跟爸爸不放棄急救，希望能留住 mumu，在急救的當下，爸爸正從工地趕著去醫院，開車的過程他看見都蘭山（卑南族的聖山），便在心中默默地向都蘭山的祖靈祈願「我願用自己生命的一半換我媽媽的生命。」祖靈似乎悅納了爸爸的願望，在那之後 mumu 又多活了 20 年，但在祈願的隔年爸爸就發生工殤意外，這場意外似乎就是向祖靈還願了。

經歷昏迷後清醒的爸爸，失去了身體感知，他與媽媽跌落在

病床下，四目相對，雙擁而泣，聲嘶力竭的吶喊「怎麼辦，怎麼辦……」。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下，大阿姨二話不說，簡單打包行李，便從屏東來到台東，給予我們家實際的照護支持與幫助。

以我爸爸為主體的篇章已經訴說不盡。我爸爸從障礙的身體找回自主權的勵志故事，不用文字贅述，甚至在 Google 搜尋他的名字——Fuki (陳富貴)，就會跑出一系列的新聞報導，在我媽媽的鼓勵下，我爸爸踏出生命的低谷，從輪椅上的病人慢慢爬升為台灣首位卑南族輪椅桌球國手，經歷無數次國際賽事，更是今年的亞帕運國家代表隊選手。我爸爸那從低谷到看見曙光的歷程，主流社會早已書寫完成，我與父母的經驗寫起來本來就賺人熱淚。不過，在這些報導的背後，從來沒有人詳細談過我媽媽「逆向」飛行的人生歷程，她的溫柔、她的堅定、她的愛，到底是什麼讓她選擇留下來？

爸爸受傷後 10 年，大阿姨就一直在我們家擔任照顧者的角色。大阿姨婚後與姨丈的感情不順，對她來說，來到台東或許是另外一種喘息的方式，加上大阿姨與她的孩子們維持著良好的親子關係，有了孩子們的支持，讓大阿姨更放心的來到台東。為了同時兼顧自己的家庭，大阿姨平日待在台東工作，下班後協助照料我和妹妹，假日則會搭車返回屏東的家，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我們兩姐妹長大成人。大阿姨的存在，是我媽持續堅守這個家的力量，再多的社會援助都比不過親人的陪伴與心靈支持，大阿姨的實際行動，安撫了家內成員焦躁、憂鬱的情緒，安定了亂套的生活步調。

我想對我媽來說，mumu 先是給予了她卑南族的文化視角，她跟隨著 mumu 參與每一次的 taramaw，在儀式中，認識祖靈、認識土地、認識族人，使她能夠在部落裡自在的生活，雖然體內流著漢人的血脈，卻在日常實踐中展現卑南族傳統女性的智慧與溫柔特質；大阿姨則在她的生命中，給予了面對絕望的信心與希望，身處異地也不感到孤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是她們姐妹情誼中最令人敬佩的價值。

於是，我和妹妹平安健康的長大了，大阿姨也完成了姐妹情誼中互助的責任，一樣的，簡單打包行李回到屏東生活。原以為回到南部的大阿姨，終於可以享受自己的家庭日常，沒想到好景不長，108 年 11 月中，大阿姨因長期腹痛就醫，赫然發現已經胰臟癌末期，醫師判定存活機率只剩下一年；一

年，在我看來非常漫長，但對即將走向生命尾端的人來說，煙消雲散，轉眼即逝。接到癌末訊息的當下，我媽媽毅然決然的邀請大阿姨再次回到台東，回到這片充滿彼此回憶的淨土療養。在這一年之中，我們陪伴大阿姨遊山玩水，吃著無盡的美食，然而，當死亡即將逼近時，我們都無力阻擋，看著她日漸消瘦的身軀，連站立、走路都像病毒在跟她索命。

隔年的 11 月 21 日，大阿姨在我媽媽及她的孩子陪伴下，離開人世了。這是我第二次面對死別，我，仍舊無法坦然接受。

繼承卑南文化的母親如何面對生死

mumu 離世後，我媽繼承了家族中僅剩的一塊畸零地，同時也繼承了在這個家族裡舉足輕重的地位。家族中的成員有困難，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媽媽，雖然她的個性沒有像我 mumu 一樣溫柔，但她總是接納並適時給予幫助，偶爾帶一點訓斥，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生活。

這塊畸零地並不完美，是狹長的三角形，不過土地非常肥沃，種瓜得瓜、種小米得小米，媽媽土地耕作的哲學，來自於卑南族小米耕作的核心價值。傳統農耕時期，小米是卑南族的主食，也是卑南族女性的象徵，卑南族婦女掌管小米的生長，耕作前，以「圓心」為工作的起步，部落婦女們會圍繞著小米園，由外向內的進行播種、除草、採收，實踐凡事和睦圓融的價值，這樣的信念也延伸到了族人之間的關係、部落組織的運作。若要談性別平等，從卑南族母系社會的架構來看，「沒有一個人會被拋棄，每一個人都有存在的意義，就連倒在路邊的醉漢，我們都會為他擔心，為他著想。」我想這就是卑南族文化中對於平等的詮釋。



▲母親的畸零地小米豐收

「萬物皆有靈」如果每一道作物都能與祖靈連結，那對我媽媽來說，每一次在土地上的開墾都會是自我療癒的過程，經歷摯愛親人的離世，那些說不出口的悲傷、止不住的眼淚，都交由大地來撫平。我喜歡跟著媽媽一起到田裡工作，因為她會告訴我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告訴我「就算是畸零地，

也因著祖靈的同在而豐收，餵飽我的家人。」。我作為一位新時代的女性，有著原住民的身份，在主流社會中暢談女權、女力，卻從沒意識到，自己的媽媽就是一位女性主義的實踐者，而且實踐得非常徹底，她的生活依循著傳統文化的脈絡，用最溫柔友善的生命態度，對待人、對待土地、對待祖靈。

今年，是我媽媽嫁來南王部落的第 28 年，這近三十年的歲月，我問過她，有沒有後悔嫁給原住民？她用疑惑的眼神看著我，便說「開什麼玩笑，妳都不知道我認真學習卑南族的文化！」。

對啊！我這是什麼奇怪的玩笑，在我的成長記憶裡，太少關照到媽媽的心情，總是自顧自的生活，即便長大成人了，還是會不小心忽略媽媽的情緒感受。除了母職的角色，她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同時背負著勞工、照顧者、妻子、媳婦、部落婦女等，多重而複雜的社會框架與期望，我好像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的與她談心。

某個寧靜的夜晚，我媽傳了訊息給我，主動提及多年來心中的掙扎與困境，「我也想過妳們都大人了，自己會負責自己，但這種說是輕鬆的想法，談何容易，任何一位正常的母親應該都會非常的糾結。」看似一般家長會說出的心聲，其實當中蘊含著許多社會架構的壓迫、家庭環境的不得已，及身心靈再也無法抗拒的勞累與壓抑。如果時間能夠回溯，工殤意外沒有發生在我爸爸的身上，或許現在爸媽正過著輕鬆愉快的退休生活。近 20 年來，媽媽一個人擔負著家庭經濟與照顧的責任，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從我有認知以來，她就是拼命的在為「家」著想，她曾經想過要逃避、想要放下一切不管，但對於傳統的閩南家庭來說，嫁出去的女兒如同潑出去的水，原生家庭父系的權威、重男輕女的觀念，使媽媽在過去必須操持過多的家庭勞務，且並非自己所願，回到娘家不見得是最好的選擇。儘管如此，留在台東，她就必須承擔未知的恐懼，日日照料身障的丈夫，安頓孩子們的生活起居，又要成為家



▲卑南族大獵祭婦女砍竹搭建凱旋門工作照，中間為筆者母親

人的心靈後盾，太多無法抗拒的壓力襲捲而來。或許卑南族的母系繼承讓媽媽在家族內擁有更多彈性與自由，但是她也同時需要扛起整個家族對她的依靠，媽媽承襲 **mumu** 支撐整個家族的精神，並且在大阿姨的扶持下，將自己視為有能力、能掌權且剛強壯膽的卑南族婦女，然而，卻鮮少人知道她的堅強背後承載了無數的傷痛與壓力。

這一晚，媽媽對我說了好多內心話，有些話聽起來像在情緒勒索，但仔細思考，每句話都藏著她長期以來的悲傷，雖然她總是勇敢、總是樂觀，但在阿姨離世後的每個夜晚，她開始學習面對自己內心的傷痕，學習向孩子揭露自己的心聲，希望我們也能像她的大姐一樣接住她、安慰她，成為她的依靠。

在我媽媽的心中，她的大姐是生命旅程中重要的旅伴，109 年罹癌逝世，我的大阿姨在天家享受永恆之樂已經第三年了。這三年之中，我媽媽陸陸續續收到大阿姨各方好友的問候，「好久沒見到美華了，她過得好嗎？」、「怎麼沒有看到美華在 **po** 文了，她是不是刪我好友呀？」，媽媽已讀不回，難以啟齒，說不出那句「她已經不在」的事實，每說一次就是在證明她「真的」不在了，肉體不在我們身邊了。

今年母親節，媽媽、我和表哥表姐一同前往台東利嘉山區的安樂園，媽媽眼眶泛淚對著我說：「上一次來到這裡太忙碌，雖然櫃子開了，卻沒和阿姨好好對話。」。我們都還沒習慣用這樣的方式與她對話。我們想起她彌留的前一晚，迴光返照的樣子，晚餐吃了不少，飯後閒聊之際，她揚言要離婚，因為生前那段婚姻糟糕的要命。幾個親密的家人朋友，圍繞在病床前，與她有說有笑，那是最後一次的對話，我們笑的合不攏嘴。

安寧的那晚，教會的牧師與她玉山神學院的同學在病房上了最後一堂神學課程，大阿姨彌留的時間短暫，似乎非常享受在上帝的懷抱中，窗外可以清楚看見醫院十字架的亮光，我想像大阿姨當時應該是追隨神的光漫步雲端了吧。

好多感觸在這天的追思中湧現，雖然不想習慣道別，但媽媽確實的說：「今年，阿姨滿第三年的那一天，我會準備好，告訴大家阿姨過世這件事。」。準備好道別，似乎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面對的課題，如今，媽媽的心，在與土

地共處耕耘之際，慢慢被修復，即便這三年來，開櫃的瞬間，看到那張熟悉的臉龐，母親、我、表姐表哥、我妹，仍舊止不住淚水，思念的心情如潮水淹沒。

活著，對我們家來說，不只是活在世界上，也是活在心裡面，更是活出生命的真諦。親人的離世讓我們看見「思念的轉移」在日常生活中，媽媽堅持用最純粹的方式，紀念 mumu、紀念大阿姨，她在那塊畸零地上蓋了工寮，並且用心的在那塊地上耕作，種下對親人的思念，再將豐收的蔬菜水果烹飪成美食，邀約家人朋友到工寮吃飯聊天，讓家人的心凝聚在這塊祖先的發源地。實踐對親人的思念、對親人的愛，讓活著的人能夠永遠記得，已故親人曾經在我們生命中的美好的片段。用純粹的行動，將思念化為有形的產物，讓祂們活在我們的心靈深處。

《圖片資料引用與參考文獻》

公視 獨立特派員第 620 集「在台灣遇見人類學家」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1993 年卑南族南王村慶巫會 15」

《一個原住民全職爸爸的成長與婚姻故事》

社會組 佳作

本文為第三人稱散文，主要乃敘述古拉斯這個年近 50、阿美與薩奇萊雅族人後裔、生長於花蓮原住民部落乃至年長談戀愛離開部落並於婚後擔任全職爸爸的故事。本文係真人真事改編，首先由本人擬定大綱並訪談古拉斯，接著動筆並將初稿使其檢視，最後再予以修正完成。

作者／沈慶珩

介紹與經歷

我是沈慶珩，多年前取得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科學教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主要在於探討性別差異的問題。返國後即任教於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教學原理」、「教育社會學」等科目，後因病被調至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性別與影像」一科逾 12 年。



感言

很高興能獲獎，畢竟從興起參加的念頭到理解主題、尋找寫作靈感、訪談故事主角、開始動筆、修正並完成稿件，的確花費很大的心力，希望這篇文章能讓讀者更理解與正視性別平等交織性的意義與內涵。



▶ 作品聲音檔

《一個原住民全職爸爸的成長與婚姻故事》 / 作者 沈慶珩

故事的主人翁——古拉斯

年近五十的古拉斯自幼生長在花蓮一個名叫吉拉卡樣（Cilakayang）的部落，那是一個阿美族（Amis）與薩奇萊雅族（Sakizaya）混居的小部落，周圍有河洛人、客家人與外省人的社區。最早以前，他的家是個以茅草搭建而成的屋子，由於父親薩奇萊雅族及母親阿美族都是母系社會，有重女輕男的現象，父母出去工作時只帶他姊姊出門，阿嬤出去串門子也是，有記憶以來，四歲之前他的活動範圍就都在茅草屋附近，他以為這個世界就是他親眼所見的這麼大，因疏於與人交談溝通，到了很晚才會說話，這就是現在醫學上所稱之的「語言發展遲緩」（speech delay）。

天天打架與永遠的第四名

他兒時唯一的朋友就是一隻名叫「花旗」的狗，是阿公打獵時退役的獵狗，中風已久的阿公在他二歲時過世，花旗也在他三歲時走了，之後他就更寂寞了，幸好四歲多時，他搬了家，搬到一間磚瓦屋，終於有了鄰居，鄰居是河洛人與客家人，雖然彼此的語言不同無法溝通，但他與鄰居小孩們玩得不亦樂乎，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非常快樂的歲月。在互動中，他驚訝地發現他們的父母與祖父母對男孩比較重視，這讓他非常羨慕，就在此時，他的妹妹出世了，當父母及阿嬤不在時，妹妹就由他這個四歲大的小孩照顧，因為被分配到的食物比姐姐少，他經常感覺肚子餓，於是會在幫妹妹泡牛奶時也偷偷幫自己泡一杯。

升上小學以後，他認識的小朋友更多了，班上同學以原住民為主，但也有幾位河洛及客家的同學，他覺得他們長得比原住民好看，因此比較喜歡親近他們。當時河洛及客家同學們都叫他「番仔」，他並不以為意，因為他完全不懂番仔的意思。升上三年級時，他的國語大為進步，與同儕之間的溝通較為良好，大部分時間他都與女同學們玩在一起，可能是因為長得比較秀氣吧，男生都不喜歡跟他在一起，後來有同學、學長戲弄、欺負他，他也不甘示弱地幾乎天天與他們打架，從小三打到小六，他的衣服、書包常常都因打架而破損，於是他開始學會自己縫衣服以免被父母發現。

以成績而言，他是班上永遠的第四名，因為前三名是漢人同學，即使他考試分數較高，排名也是第四，考試若達滿分時老師會認為他在作弊，有一次他考了 100 分，上台領考卷時被老師打了一個巴掌，他覺得自己好委屈，之後就不太敢考滿分、儘量將分數控制在 90 幾。

歡喜與痛苦交織的部落生活

部落的生活很值得懷念的就是他曾經去過由二位女性或二位男性所組成的家庭，他們有一種特質就是溫柔和善，這是他喜歡他們的原因，每次去串門子時，他都會被熱誠地招待吃一些糕點、餅乾、糖果之類的東西，跟他們在一起聊天非常愉快。後來不知何故他們搬走了，聽說都搬到台北去了，對於少數幾位對他好的人離開部落，他覺得很不捨，也感到傷心。後來隨著年紀的增長，他才知道他們是所謂的同性戀，部落族人對同性戀的態度算是包容的，不會干涉他們的生活，但也不會親近他們。

在部落的日子裡還有一些是很不願意回想、但記憶會突然浮現的往事，他曾經被性侵過，性侵他的人男女皆有，記得有三位比他年長的女生曾命令他將褲子脫下來，其中一位性侵了他，當時他感到非常痛苦，因為他還只是個小學生啊，她們威脅他不准告訴任何人，否則會對外反過來說是他性侵她。後來等到他 20 歲時，他向一位耆老提及此事，耆老笑著說其實這是很稀鬆平常之事，因為那些少女想要破處，但又不能受孕，因此就只能找這些小男生下手，耆老說他們以前都是這樣被對待的，聽到此番話他覺得很訝異，原來部落裡有這樣奇特的傳統。

部落裡第一個讀二專的孩子

小學畢業之後，父親覺得他不用繼續升學、要將他送去學習修腳踏車，但是他受到「立志成為部落第一個大學生」表哥的影響，長大後不想留在部落裡，因此在不顧父母的反對之下，他拿自己的小學儲蓄金買了國中的制服與書包，開始展開國中生活。



▲ 古拉斯（中）唸小學時與父親（右）及妹妹（左）合影，他身上穿的是臺北市玉成國小捐贈的制服。

唸國中期間，父母對他的成績從不過問也缺乏興趣，他感受到的課業壓力其實是來自自己，後來他考上了高工，他父親開始覺得他好像是個可以唸書的孩子，之後又考上了二專，這才讓他父親引以為榮，因為他是他部落裡有史以來第一個讀二專的孩子。

由於部落充滿了「女權至上」的傳統思維與文化，他在中學、專科、甚至出了社會都不敢向心儀的對象告白，183公分的他算是頗有女人緣的，只要女性朋友向他表達情意，他大都會接受，正因為如此，他被貼上了「花心」的標籤。

雖然他愛的是女性，他的同志朋友也不少，他喜歡和同志朋友聊天，這可能與他小時候的部落經驗有關，因此他又被莫名地冠上「雙性戀」之名；由於唸高工時曾經與一位同班同學住在一起，他也被誤認為是同志。

出社會後換了又換的工作

他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石頭雕刻，大約學了一年，好不容易出師，這個行業就沒落了，因此他又找了其他工作，他曾經擔任過便利商店的店員、送報生、彩妝銷售人員、直銷人員、調酒師、酒店少爺、酒店經理等等。當時他一心只想賺錢，同時兼任二三個工作是常有的事，他幾乎都沒有休假日。影響他最深的是八大行業的酒店工作，後來他認為從事那樣的工作是在做賤自己，他看到不少人生的黑暗面，因為喝酒而發生的事情太多了，諸如毆打鬧事、交通事故、妻離子散、槍擊事件、性侵事件、散盡家財、嗑藥吸毒事件等等，他全部都親眼目睹。

他很後悔從事黑暗面的工作，決心從事自己比較專業的工作，由於他二專唸的是機械科汽車組，因此就在花蓮的汽車修理廠找工作，他最喜歡的是「引擎修護」這個專業，但是沒有任何一家車場願意給他這方面的工作，大部分車場都是要求他從事銷售的業務，由於他再也不想與人周旋了，於是他回到了部落，這應該算是一種逃避吧！

逃離又復返的務農工作

在部落大約休息了一個月，他突然想到可以從事農業的工作，這是他曾

經想要逃離的工作，於是他開始從事有機農業，種了一些蔬菜、瓜果、根莖類等農作物，之後開始養雞，其實農業生產的部分並不難，難的是銷售的部分。後來有一個叫做「台灣世界展望會」的單位得知他們部落從事有機農業，於是投入資金幫助他們。

後來展望會要求部落的社區發展協會能發揮正常的功能，於是身為部落少數幾個年輕人之一的他被舉薦成為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他開始撰寫企劃案並向公部門申請經費以推動有機農業與觀光產業的結合。此時透過展望會的幫助，有教會、醫院、學生等不少團體前往部落觀摩參觀。

對於企劃案的核銷及面對公部門的人員，因有時須提供不實的資料，這對信仰基督教的他而言十分困擾，於是他向社區發展協會的高層請辭，但他們堅決不答應，由於部落的傳統文化是年輕人必須聽長者的話而且是無條件的服從，他的思想及血液裡流竄的就是他是個很傳統的原住民，因此這件事真的讓他感到痛苦與無奈。經由多次的溝通，他們仍認為他應該留在原來的職務上，面對眾多耆老的咄咄逼人，他母親並沒有與他站在同一陣線，冷眼旁觀的她甚至連一句話都不願幫他說，這就更堅定了他想離開部落的決心。

緣分引領他相識的女醫師

花蓮當地有二家醫院的醫護人員經常組團到部落參觀或是購買有機蔬菜，因此他有機會認識一些醫生，在聊天當中他發現其中有一位很特別的女醫師，由於他表妹認識這位女醫師，加上女醫師到部落的次數比其他醫生多，因此他與女醫師有較多聊天的機會，其實他對女醫師是很好感的，後來女醫師開始主動向他告白，他心裡默默地想著他只是個農夫而已，對於自己的身份，非常缺乏自信。

有一天，幾位耆老與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幹部們到他家，討論他去留的問題，在他們群起圍攻之下，他實在不知該說些什麼，就在此時來了一台車，他看到了那位女醫師，女醫師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他就將事情的原委告訴了她，她當下斥責耆老



▲古拉斯與女醫師談戀愛時合影。

們，但耆老們不為所動，於是她做了報警的動作，由於派出所所長也

是在部落裡長大的人，當時的場面十分尷尬，不過她毅然決然地要求警察執行公權力，此時他心裡想他這輩子眾裡尋他千百度的人就是她了，她是可以保護他的人，於是當晚他坐上她的車離開部落，在車上允諾與她交往。

婚後全職爸爸的生活

與女醫師正式交往了三個月後，他們倆結婚了，很快地隔年就有了第一個愛情結晶，是個男孩，經過一年半又有了第二個孩子，是個女孩。由於妻子是醫師必須上班，他的母親不願意照顧孫子，而他的岳母因罹患帕金森氏症也無法幫他，因此照顧一雙兒女的工作就落在他的身上。他時常帶著孩子們到公園或操場各處逛，許多人都投以異樣的眼光，甚至有人關心的詢問孩子們的媽媽是否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由他來照顧小孩主要是基於經濟方面的考量，如果他上班而由太太照顧小孩，他的薪水可能只是太太的十分之一，根本養不起那個家，因此讓太太上班、由他來照顧孩子，這樣的家庭分工應該是最完美的。

不過，在帶小孩的過程中，他生病了，是身心科的病，他時而憂鬱時而焦慮脾氣變得很暴躁，他太太以為他不喜歡照顧小孩，其實他是愛小孩的，而且是很愛很愛的那一種，他在帶小孩的過程中感覺壓力很大，特別是孩子生病時，他經常睡不著，很害怕孩子會發生什麼事。小時候他有一個很不好的經驗，他曾經有一對雙胞胎妹妹，他親眼目睹其中一個妹妹死亡，另一個妹妹因家窮養不起送人，因此他常常在半夜裡醒來，摸摸孩子的胸口有沒有跳動，聽聽孩子有沒有呼吸聲，整個人是十分緊繃的，後來在太太的建議下看了身心科，幸而得到了十分妥善的治療。這讓他回想起小時候他母親對他特別嚴厲的事，他好似是她的出氣筒，只要犯一點點錯，說了讓她不高興的話或是沒來由的事，他就會被痛打一頓，「被打」這件事情對他來說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事，因為他早已習慣了！

在母親勤管嚴教方式下生長的他，對待孩子的教育方似乎也承襲了他母親對待他的經驗，因此當孩子做錯事的時候，他會大聲斥責他們，甚至會用愛心小手打他們的手心，但是當他做了這些事情之後，他又相當自責地痛恨自己。幸好即時經由身心科及心理治療讓他的精神狀況及情緒能平復下來，

雖然現在有時還是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但是他會先與自己對話，再與太太或孩子溝通，希望能將言語上的傷害減到最低。

發現、領悟與觀點

現在他終於明白母親為何會對他施予虐待式的教育，因為那時的她應該也生病了，當時他父親經常出外打零工，而母親的年紀又輕，丈夫不在她身邊無人可以抒發情緒，因此他就成了母親情緒宣洩的出口，現在他願意原諒母親對他所有的漠視與打罵，但還是無法與她在一起生活，因為兒時動輒得咎、斥責懲罰不斷的陰影依然存在。身為一個家庭煮夫，他覺得自己遊刃有餘，而且並不在意別人的眼光，現在他兒子小六、女兒小五，每天上學放學都由他來接送，他很樂在其中。最後，他想再次重申並分享以下幾個觀點：



▲古拉斯幫兒子餵奶。

1. 他認為原住民文化與漢人文化之間的確有一些差異存在，但文化沒有優劣之分，族群之間可以經由相互的瞭解與溝通和諧相處，達成共識，他與他太太的婚姻就是原住民文化與漢人文化融合的結果，雖然婚姻關係裡難免有歧見，例如他對孩子的教育方式比較威權且嚴厲，他太太則比較開放與自由，這可能與原生家庭的經濟條件以及父母養育的方式有關，但只要能有所溝通，夫妻之間的爭執是可以化解的，他經由身心科的心理治療，加上自己的自覺以及經常與孩子們進行對話，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非常良好，完全沒有當初他小時候家裡充滿的暴戾之氣。

2. 他曾經十分埋怨於他原住民的身份、他貧困的家庭以及父母對他升學的冷漠與忽視，現在他覺得人雖然無法選擇出生、無法選擇父母、也可能無力改變家庭環境，但人還是可以接納自己、在艱困的環境下勉勵自己好好活著並讓自己過得更好。他感謝表哥當年與他的一席話改變了他，讓他從小就有升學的梦想並努力試著克服困境昂首闊步向前邁進。

3.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兒時被性侵之往事已逐漸被淡忘，但有時還是會從記憶中浮起，他一直試著原諒那些曾經傷害過他的人，只希望這種憾事不

會再發生，或許家庭與學校教育的力量、社會對性侵犯的唾棄與刑責加重、人民對自我保護觀念的加強以及對性侵相關法律知識的提升可讓性侵事件的發生率減低吧！

4. 他太太經常說他算是非常有勇氣的人，因為他太太曾經交往過非醫界的人士，但大部分的人都不敢與她高攀因而導致分手。其實他也必須說她太太才是那個真正具備勇氣的人，因為她「敢」主動對一個「非我族類」的人告白並加以追求，女生在感情上通常都是被動的居多，事實上，他太太在追求他之前是有做過功課的，她曾經與唸過人類學的學姊研究過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的生活與文化。

5. 無論是「重男輕女」抑或「重女輕男」的觀念、態度與行為皆過於偏頗，為人父母與師長者應力求對子女、男女學生的公平對待，否則可能會教育出行為或心理偏差的子女或學生。

6. 「雙薪家庭」是現在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樣態，但全職媽媽與全職爸爸也並非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全職爸爸要面對的不只是小孩及家務事，更要挑戰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世俗觀念。想當一個全職爸爸，不僅要有另一半的體諒與支持，重要的還得先過「自己心理」那一關。他並不以當

全職爸爸為苦，相反的，他以當全職爸爸為樂，他覺得能親自照顧孩子、陪伴孩子長大是一種不是人人都懂的幸福，幸福並非只有一種樣貌，幸福必須好好把握，幸福只有自己能加以定義，在此祝福所有朋友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也願天下人能帶著一顆尊重理解包容的心、勿侷限於傳統思想的框架中而妄自評斷他人的幸福與否，再次深深地祝福大家！



▲古拉斯帶一雙兒女出門走走是每日之日常，也是最幸福的時光。

《平等街 748 號》

社會組 佳作

2019 年《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通過以後，有感而發寫下的一個小故事。

作者／江江

介紹
與
經歷

一個普通的台北人。



感言

謝謝行政院。七夕快到了，祝大家都能有情人終成眷屬。



▶ 作品聲音檔

《平等街 748 號》 / 作者 江江

如果，不曾遇見大白就好了。

大白是我小學同學。他叫胡銘遠、我叫吳明元，每次上課聽到×□□，我們兩人就會同步舉手，成為買一送一的待宰羔羊。「好，你們兩個回答問題」、「你們等下一一起去抬營養午餐」成了我和大白綑綁銷售的日常。

我和大白並沒有因為朝夕相處滋長友誼。我不太喜歡他。一方面他像隻樹懶溫吞，走路慢悠悠，抬著午餐塑膠箱的手有氣無力，全部重量都落在我身上。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討厭他。

大白叫大白，正因他又高又白，像條精雕細琢的茭白筍。大白有雙細長的桃花眼，高挺的鼻梁在鼻頭煞出一個完美的迴轉，不笑時是靜謐的海洋、笑的時候波光蕩漾。如果大白晚個十年出生趕上韓系花美男風潮，應該會很受刻薄的高年級女生歡迎。但當時，對於才剛建立性別認知的小學生，大白的出現攪亂了我們的習以為常，讓女生懷疑自己的性別、讓男生懷疑自己的性向。

班上不分男女都畏懼大白 人的美貌，我們像一群未見過獨角獸的愚民視其為畸形。當大家嘲諷大白「娘炮」跟「沒雞雞」時，我不僅沒阻止，還參了一腳，只為自保。老有自以為幽默的人把大白和又矮又黑我並稱為七爺、八爺，為了撇清關係，我不得不卯起來欺負大白。現在想起來我當然不自豪，只能說自己當時處於一個腦子跟身體都沒長好的半獸人階段。

五年級時我唯一的心願就是長高。我因為又黑又矮，常被叫小黑，也有冬瓜、滷蛋、八爺之類的稱號。聽說我出生時膚色就很深，五官像被打了一拳般扁平。親戚都安慰我爸，等我轉大人就會長開，但小學五年級的我還是又黑又矮、眼大鼻塌。看著同學長出新鮮的鬍子，還有人一夜抽高，讓我對自己幼稚的身形充滿焦慮。

我常被嘲笑像原住民。我倒覺得自己真是原住民就好了，五官深邃、體格強健、考試還可以加分。事實對當時的我更難以啟齒，我媽是菲律賓人。那個年代一般人才剛開始認識到外配的存在，身為新移民之子，我也不知該如何替我媽撕掉「菲傭」、「郵購新娘」、「釣金龜」這類貶抑的標籤。

我小心翼翼地不提及家裡的狀況，怎知某天班會，老師鄭重向全班宣布我

媽是外籍新娘，要大家好好跟我相處。從那天起，同學都笑我是瑪麗亞的小孩，後來還升級成「瑪利亞的天使」，說跟我在一起會變笨。不幸的是，我的成績還真的很差。

五年級上學期還沒過完，我和大白已成為全班排擠的對象，著實沒想到幾個月前我還在霸凌人家。大白對落在身上的拳頭和譏諷皆不為所動，反而激起小學生沒有底線的惡意。不時有人將大白團團圍住，說他沒媽媽、他爸是死娘炮、他們全家都愛滋，如果他還不哭，四周的人就會補上幾腳。

與大白相反，禁不起挑釁的我像隻失控的黑猩猩般暴躁，卻總寡不敵眾被揍得鼻青臉腫。就算向大人求助，他們也只會說「人家在跟你玩，不要太介意」或是「你要學著改變自己，才不會被欺負」。講得好像被霸凌的人都活該，大白像女生所以該打，我努力成為純種台灣人就不會被揍。

不過那段時期也不是全然的痛苦。邊緣的我與大白越走越近，我們的友誼努力吸取垃圾場殘渣綻放。

期末考考完，我問大白可不可以去他家，他面有難色。

我感到被看輕了：「是不是兄弟？家裡都不給去。」

「可是……不好。」

「為何？」

「我爸不喜歡別人來我們家，去你家好了。」

「不要啦。我媽不會說中文，去你家。」

中山路往北是我家，往南是大白家，我們倆在路口的郵局像被退件的包裹來來回回，直到大白放棄抵抗，搭著我的肩膀站上腳踏車的火箭筒。

大白家在平等街上，從學校步行十幾分鐘可以抵達。平等街會轉彎，轉角卡了一個大人都警告不要接近的公園，說是有很多形跡可疑的男人會在那出現。到底是什麼奇怪的人他們也沒講，只說等我長大就知道。

「平等街 748 號。」我看著大白家樓下斑駁的門牌。

「148 號啦，748 號這條街得多長？」

「哈，也是。平等街 148 號三樓、148 號三樓……」

「你幹嘛背我家地址？」

「以後我可以寫信給你啊。」

「你才不會寫呢。」

大白解鎖紅色鐵門。他踩著磨石子階梯往上，運動褲勾勒出他的臀部線條，狹窄的樓梯間滿是他酸甜的汗味。

大白拉開三樓虛掩的鐵門，門的上方掛著一個用隸書體寫著「銘榮堂」的木牌。

芝麻開門。銘榮堂大廳由廉價的仿木紋地板拼貼而成，承載一個過度巨大的神龕，桌面上有金碧輝煌的雕像和裝飾簇擁莊嚴的「三山九侯」神主牌。

「我回來了。」大白對著空蕩蕩的大廳說。

「喔，這麼早。」大白的爸爸從房間走出來。他純黑的道士冠下染成白金色的頭髮紮成一束馬尾，祥龍飛舞的絳色道袍在他身上宛如絲綢睡袍。

胡先生和大白完全是一個模子刻出來：蒼白的皮膚、陰鬱的五官、外加一絲懶散。雖然大白已經夠美了，但他只是雛形，胡先生則像隻完全變態的蝴蝶，舉手投足都散發令人臉紅心跳的費洛蒙。

大白說：「這我同學，吳明元。」

「喔。」意興闌珊的胡先生突然想起待客之道：「拿飲料給同學喝啊，禮貌呢？」

「不用、不用，我不渴。」我趕緊拒絕，深怕大白離開，我得和胡先生單獨相處。

「那你隨便參觀，當自己家。」胡先生轉身回房，佈滿華美刺繡的道袍左肩有個太過可愛的兔子圖樣。

大白問：「你要玩《魔獸爭霸》還是《俠盜獵車手》？」

「魔獸獵車手。」還沒回過神的我語無倫次。

「白痴喔。」大白拉著我穿過大廳進入後殿。

後殿有一座神龕。比起精雕細琢的三山九侯神桌，這座神龕樸素許多，擺滿蠟燭的桌上只有一個花梨木牌位寫著「兔兒神胡天保」。

「走啦，沒什麼好看的。」大白催促我。

「這你祖先喔？」

「算是。」

「你祖先是神仙？還兔子神？」

大白直接攔截話題：「玩《魔獸》好了，矮人族很適合你。」

「靠北！」回家正好是晚餐時間，客廳飄散醬醋豬的香味，甘蔗醋的酸

氣又讓我想起大白。瑪莉亞從廚房探出頭：「今天不是放學早，現在才回來？」不要看她中文不輪轉，嘮叨起來她絕不輸傳統台灣媽媽。

瑪莉亞全名 **Maria Crisanto Wu**，來台灣工作時在工廠跟我爸認識結婚。小時候我以為每個人的媽媽都叫瑪莉亞，簡稱 **Mama**，後來發現不是，「媽媽」卻越來越難喊出口。

「我去朋友家玩。」我拈起餐桌上一塊豬肉送進嘴裡。

「去洗手先。」瑪莉亞用飯勺敲了我手背。

洗完手，桌上已經擺好飯菜碗筷，只缺總在加班的老爸。

「朋友（家裡）是做什麼的？」一個瑪莉亞式的克漏字問句。

「廟。」

「妙？」

「拜拜。」我做出雙手合十的動作。

「Oh, temple. What god?」

「rabbit god。」

「rabbit god?」

「rabbit god。」

隔天我正要出門上學，瑪莉亞拉住我的手臂：「昨天朋友，不好。」

「什麼？」

「爸爸說，朋友不好。」

「為什麼？」

「rabbit god，不好。」

我本以為瑪莉亞是因為篤信天主教而排斥其他宗教，後來才知道兔兒神是同志的守護神。

實在沒料到瑪莉亞那句，「rabbit god，不好」，一語成讖。

升上六年級，我像傑克的魔豆一樣迅速抽高，167公分的大白對我來說已成小白。長高以後，雖然成績還是一樣爛，卻再也沒被霸凌，在我的庇護下大白也連帶逃離魔爪。班上同學很快找到新的霸凌對象，一個滿臉青春痘的小胖弟。

雖然對小胖弟不好意思，但那或許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了。

一天我跟大白回家，三樓鐵門緊閉，還散發一股難聞的酸臭。我看著門旁一座碎裂的蛋殼小山驚呼：「你家被砸蛋喔？」

「有時候。」「有時候？你們是惹到誰嗎？」

大白沒有回答，從背包找出鑰匙開門。曾聽說宮廟都會跟黑道掛勾，我本以為將目睹暴力亂鬥的殘跡，激動又害怕地跟著大白走進銘榮堂，眼前卻只有空蕩蕩的大廳，也不見胡先生身影。

「你爸呢？」

「大概去轉角那個公園抽菸了，每次心情不好他就會去那。」

大白找了塊抹布擦拭鐵門上的蛋液，我拿掃把幫他清理地上的蛋殼。

打掃完我們窩在房間打電動。玩了兩個小時，我覺得眼睛很痠，躺在大白床上閉目養神。

「迷霧戰還沒打完耶。」大白抱怨一句，只剩滑鼠和鍵盤的敲擊聲。

我閉上眼，意識逐漸溶解。我墜往無光的深淵、觸底、再往上朝波光粼粼的海面游去。即將迎向光明之際，一股臭雞蛋的味道猝不及防襲來，接著我感覺有人吻了我。不是輕啄，也不是滿載情慾的深吻。溫暖而柔軟的嘴唇短暫覆蓋我的雙唇，像蓋章，確認某種儀式完成。

我睜開眼，大白仍若無其事在打電動，我不禁懷疑剛才在做夢。如果我質問大白，你這臭 gay 是不是偷親我，我們的友誼可能就此走到盡頭。如果我若無其事說，你有親我嗎，他回白痴喔你腦袋裝什麼，那不是挺尷尬？於是我什麼都沒說。

接下來的日子大白待我一如往昔，然而每次躺到他的床上，我就有些期待那個吻再度降臨。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只是一次次，我像被遺忘在玻璃棺的白雪公主躺在充滿大白體味的被窩中，聽著鍵盤和滑鼠交替的敲擊聲如薄情的午後雷陣雨打落。

2001年5月17日，那天是我生日，瑪莉亞難得准許我在大白家過夜。

我跟大白約好要通宵打電動，但太過亢奮的我不到九點就沒電。我決定先瞇一下，要大白十點叫我。

等我醒來，失約的大白已躺在我身旁。大白嘴巴開開像隻擱淺的鯉魚，鼻腔響起規律而奇特的共鳴，手腳還呈現瑜珈樹式的姿勢。我從未見過如此奇葩的睡姿，不禁啞然失笑。但下一秒，我忍不住伸手撫摸他的臉頰，見他

仍睡得深沉，我壯了膽，給他一個吻。和我練習親自己手臂的感覺不同，他的嘴唇潮濕而柔軟，鬍渣摩擦就像手指撫過打火機的轉輪點燃星火。那天以後我再也無法面對大白。當然他沒做錯什麼，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只要見到他，複雜的情緒便排山倒海而來，大白越是用無辜的目光盯著我，我就越厭惡不正常的自己。

碰了幾次釘子，大白縮回自己的世界。他本來就不是會積極爭取任何事的人，只是我沒料到，我們的關係也如此輕易就能捨棄。

一個多月後我們畢業了。聽別人說，大白要去一間學費很貴的私立中學。不愛唸書的我就近就讀中山路上的國中，過了三年，我考上中山路上的社區高中。那段期間，我感覺一輩子都無法離開中山路了。

有時我會向兔兒神祈禱，希望祂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告訴自己，如果能在中山路上巧遇大白，就表示我倆緣份未斷。我勤於整理生活近況，盼著哪天遇到大白能快速替他填補時間的鴻溝。只是我們從未重逢。

有天我在新聞上看到，全台有 180 多條中山路。我想，或許在某個平行宇宙的中山路上，大白和我仍笑著並肩走著、不曾分離。

大學畢業以後，我在不是我老家的中山路上，找到一個處理外籍移工相關業務的工作。瑪莉亞知道以後很高興，她心心念念要我多認識外國女生，說她們很善良很吃苦耐勞很適合當老婆。

我把每位移工都視作瑪莉亞，擔下許多人不願承接的業務，就連週末的時間都用來探訪他們的居住環境。對我來說，移工一直是特別的存在，不只是因為原生家庭，也因為我覺得移工跟同志族群很像。為了融入環境，我們都得說著陌生的主流語言。許多知道我們身分的人貌似有禮地對待我們，心底卻是硬生生的歧視。看著我接洽過的個案工作步上正軌，也逐漸融入台灣的环境，我感覺自己好像也稱得上有用的人。幾年過去，這些飄洋過海的外來者反而成了我的家人。他們關心我的生活，要我吃飽穿暖，還熱心替我作媒，一下介紹 Angel、一會兒又是 Yzabelle，簡直比瑪莉亞還心急。

捧著眾人塞給我的一張張相親照片，我也只能搪塞說我還不想結婚。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我也曾有過認真交往的對象，但我始終無法忽略路人審視的目光，與他手牽手走在大太陽下。我更不敢奢望，我把婚戒套到對方手上時，能得到

瑪莉亞的祝福與法律的認可。日曆一張張撕去，卻感受不到時間前進。繁複／反覆／凡夫的工作成了我的全部。

2019年5月17日，我邁入而立之年，這天也是立院表決同婚專法的日子。一早到辦公室我用手機靜音收看立院直播，午休時不知哪來的勇氣，我索性打開電視的國會頻道台，沒料到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連來申請文件的移工都好奇佇足。

終於《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表決開始，LED面板上紅綠燈號相互競逐，但綠色明顯是多數。感覺很奇妙，原來我也能屬於被支持的多數。同婚專法敲槌通過的瞬間，我與身旁的 Yingluck 和 Ngong 擁抱歡呼。辦公室裡沒人知道我的性向，大家只以為我是為了台灣民主進程欣喜的平權分子。

晚上回家，我看到冰箱上室友的留言，「我們去 **Abrazo** 慶祝，等你喔」，旁邊還畫了好幾顆愛心。**Abrazo** 是間同志酒吧，意思是西班牙文的擁抱。每當渴求誰的溫暖，我就會去那尋找擁抱，但今天，我不想要其他人。

打開臉書，看見室友在 **Abrazo** 向男友求婚的動態，我按下讚。或許該說聲恭喜，但現在我什麼都不想說。盯著螢幕半晌，我才想起自己本來要查看生日訊息，然而歡騰的彩虹旗海早將一切淹沒。

我從未如此快樂，同時如此寂寞。那群曾和我一同蟄伏深處的同伴，現在都能正大光明幸福了，那我呢？

今天我忍不住一直想到大白。釋字第 748 號、平等街 148 號，他家的地址我從未忘記。大學時我到美國旅行，從舊金山卡斯楚街寄了一張彩虹明信片給他。上頭只寫了「To 大白／我說過會寫信給你」，就再也無從下筆。

沒頭沒尾的訊息，或許是為了收不到回信先鋪墊一個合理的藉口，以免傷心。

小時候我曾那麼無所畏懼，個子越高卻越長越懦弱。我總是懊悔，如果當初面對大白可以再坦率些就好了。儘管一直這樣想，念想卻像台與現實等速移動的車，永遠無法迎頭趕上。

但今天不同，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我相信。

我回到人生第一條中山路上。

我騎車繞經我和大白就讀過的國小，然後是郵局，我們回家的分歧點。

彎進平等街，路口斗大的「停」彷彿在嚇阻我前進，胸口的心跳演奏出戰鼓激昂的旋律。

轉角的公園多了重金架設的遊具與無死角照明，家長們牽著小孩與寵物悠閒散步，完全沒了當初大人告誡不能接近的同志幽會聖地的氣息。抵達平等街 148 號，一扇嶄新的不鏽鋼鐵門恭候光臨。上頭貼著可愛的豬年春聯，還有醒目的「參拜銘榮堂請按三樓電鈴」告示。

我的食指溫柔地吻上大白家的門鈴，鐵門應聲開啟。

踏上發亮的磨石子階梯，大白的身影與滿溢的話語填滿狹窄的樓梯間。

接近三樓，人聲清晰可聞。

印象中門可羅雀的銘榮堂已不同於以往，大廳內結伴相擁的信眾喜笑顏開，神桌上擺滿供品。

一名身穿道袍、抱著嬰兒的年輕女子過來招呼我：「第一次來嗎？」

「不是，我來過好幾次了。」

「這樣啊，你需要幫忙再跟我說。」

女子退到牆邊，輕聲哄著懷中捨不得閉上眼的嬰兒。女子藏青的衣服與小麥膚色突顯出孩子的白皙，像自帶聖光阻絕了世間一切惡意。

我看著白到發光的嬰兒，詢問女子：「你認識胡銘遠先生嗎？」

女子眼露笑意反問：「你認識我先生？」

瞬間，我意識到我的「先生」與她的「先生」的歧義。

「我是他之前的朋友。」在她熱切注視下，我擠出卡在喉間的回答。

「你怎麼不早說？他在後殿那邊，我去叫他。」女子懷中的孩子仍用雙瞳翦水的無邪大眼凝望我。

「不用、不用了。」我羞紅臉，狼狽地逃出歡騰的銘榮堂。

剛出門口，瑪莉亞的聲音在腦中響起，「rabbit god，不好」，我一個踉蹌摔下樓。

我癱坐在地，感覺全身的溫度都被冰涼的磨石子階梯吸走。我閉上眼不願睜開，就怕兩個窟窿像開放性傷口，任憑淚水滂瀉沉澱。

如果，不曾遇見大白就好了。

如果不曾遇見大白，就好了嗎？

《Aquella》

社會組 佳作

從看似無關性別的小事說起。

外語交換與交換學生面試，一個性少數者在這兩件事中的處境。

無論是要向不同文化的人說明自己，亦或面試時要說服他人。

這些時刻，究竟該隱藏，還是突顯，自己的性少數身分？

看似無關的小事引發出交織的標籤。

才發現性別無所不在。

作者／秦佐

介紹與經歷

秦佐，屏東人，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歐語系西班牙文組，將就讀政大語言學研究所。「非二元性別」支持者，關注性別議題與 LGBT+ 相關文學作品。

曾獲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擱淺在森林》。



感言

性別議題讓我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不需要害怕改變。

各式各樣轉變的歷程，都沒有好壞之分，也不必是「進步」。

只是一個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試著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樣子。

願人們終能自由、尊重。



▶ 作品聲音檔

《Aquella》 / 作者 秦佐

她悄悄靠近了。

Claudia 將雙唇貼附在我耳畔，低聲說話：別擔心，我姐姐也是，Aquella。

如此靠近，我可以嗅到她髮間甜膩的杏桃香水，和身上溫暖的氣息。這是我們第五次見面，她的氣味、口音、表情，仍如第一次見面時那樣，模糊而明亮。

我試著理解剛剛那句話，並請她再說一次。沒聽錯，三個音節，Y——ㄩ——Y，A——que——lla，陰性的 **that thing**，女性的「那個」。

比起驚訝她說了什麼，我更訝異於自己還保持著初學時的習慣，聽到不太確定意思的西班牙文，先在腦中用注音符號確認聲音，拼上對應的西文字母，再從字母排列中攫取意義，有時透過英文，有時並不。現在我的西文程度，明明早已可以順暢地收聽馬德里電台廣播，所以每當這奇怪的語意理解流程又回來時，我便明白，這一刻我勢必相當緊張。

我轉頭看她，期待那亮粉口紅的雙唇吐出更多線索，但她正抿著嘴，好似在微笑，也似等著我回應。此刻，咖啡廳播放的輕音樂彷彿完全靜下，聽不見了。

一切都等待我回答，我是或不是，「那個」。

是或不是，最難回答。

交換學生面試那天，進場前一小時，我在洗手間的鏡子前反覆練習。Soy un estudiante diligente，我是一個勤奮的學生。不，不對，我不是 un，是 una，學生 estudiante 是陰陽性同形，但不能因此忘了，我是女生，量詞要多加一個 a，我是陰性的 una。Soy una estudiante diligente，我是一個勤奮的女學生。即使我從來都不覺得，也不願意自己是女生。

有些老師知道這狀況，同意我在課堂上用陽性自稱。但此刻是交換學生面試，面試官要聽的，是最正確標準的西班牙文。我忘了哪位老師堅持：除非去變性，不然一律使用符合生理性別的詞。

陰陽兩性擇一。

走出洗手間，多次練習後，我終於能用正常的表情，說出自己是女學生。這時耳邊遠遠近近響起，叩叩叩，轉頭發現女同學們都踩高蹺般換上高跟鞋，焦躁踱步，巍顛敲打著此刻緊繃的神經。叩，叩，一聲聲沉悶響起，男同學們換上了搭配西裝的厚皮鞋，脖子上拴著領帶。我看著自己的運動鞋和休閒襯衫，瞬間想躲回洗手間。

明知有重要場合，上一次回到家鄉屏東，我還是忘了把西裝外套帶上台北。

失去了西裝外套的厚實保護，我為了服儀正式，仍必須將襯衫的每顆扣子扣好，這象徵著另一件事——我必須穿胸罩，避免激凸。忍著胸罩的壓迫、搔癢、不適，我在預備區努力試著專心，機器般一再練習西文自我介紹：我是一個勤奮的女學生……

那所大學只有一個西語組的交換生名額。除了第一名以外，我都不是安全的。預備區的同學起身，純黑套裝窄裙顯得幹練，她擺出自信而不失禮貌的笑臉，像牆上的招生海報一樣標準。這就是面試官想看的？我自問。我也想如此自然而然地正常，為何不能和其他同學一樣？望著緊閉的面試之門，周遭吵雜的一切都聽不見了。比起緊張，更是徬徨。

彷彿早在開始之前，我就被淘汰，被排除在外了。

我問 **Claudia**，她的「那個」是指「哪個」？

她按開手機，螢幕亮出一張俊美笑臉，深邃圓眼和她相似，但眉宇間蘊藏著夏至豔陽一般的光與熱，耀眼而不刺目。「這是我姐姐，**Soledad**。她和你一樣，是那個（**Aquella**，她再說了一次）。嗯。**Mujer homosexual**。」

同性戀女人。

不知道在她的國家，有沒有更委婉的說法？但我知道，她可能只是為了讓我理解才這樣講，就像我不會在與她交談時選用「同志」一詞。有時，為了向不同語言、文化的人說明，我們甚至會發明自己都難以理解的詞彙和用法。

但說我是同性戀有點怪，我之前比較接近雙性戀或泛性戀，現在已經根

本放棄認同轉而當起「反認同」的酷兒了。唉，這些用中文都不一定能解釋，我於是乖乖跳入那詞彙的柵欄，作一個溫順的女同性戀，而不提我的非順性別，非二元性別。更不提我是如何從中學時心裡是跨男，亟欲被「認可」為男性，到剛上大學時是非順性別，害怕被當成原生性別（女性）。至今，成了非二元，最理想上希望能被中性地對待。這些不只是詞彙差異而已，也伴隨著對自己身體、社會性別的認知改變。

我分神想著，這轉變歷程，沒有好壞，也不是「進步」。只是一個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試著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樣子。性別議題讓我從生命中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害怕改變。

但這一刻，我卻選擇先壓下這些繁複思索。有時，想說還真不知該從何說起。

回神，聽她說及 **Soledad** 在聖地牙哥經營的，專屬女同性戀者的地下酒吧。我很驚訝，為何非法？她笑說：我們沒西班牙那麼進步，在智利，依法不能歧視，也不能結婚，而某些警察常找麻煩，不能算歧視吧？

「嗯，你不是要來智利當交換學生？要不要來打工？」

打工一事，讓我想起遠在屏東的母親。那時我正收拾回台北的行李，母親在旁喃喃數著，我若通過考試，這趟交換要花掉多少錢。含著愧疚，我囁嚅說，我會想辦法打工。卻沒告訴她，我其實害怕工作面試，如同害怕交換生面試。我忘了把西裝外套放進行李箱。

這下總有去處，即使那間同志酒吧本身違法。「**Soledad** 很強悍，她會保護你。」**Claudia** 搥著厚厚睫毛，一把抱住我，那力道之大，似要把滿滿信心壓入我體內。

她驕傲地展示著許多 **Soledad** 參加女性主義運動的照片，包括之前從智利橫掃回西班牙，再擴及全歐洲的 **El violador eres tú**（強暴犯就是你）的舞蹈。她們在街頭集結，**Soledad** 裸著胸部，只在乳頭用兩條黑膠帶貼了叉叉，我想起面試時的不適，想起我連激凸都害怕。

影片中，**Soledad** 配著舞蹈高歌著口號：「**El patriarcado es un juez, que nos juzga por nacer.**（父權是個法官，評判了我們的出生）」

此時，我產生了新的恐懼。如果到時我讓 Soledad 知道，我不同意自己是女性，且對身體感到羞澀，她會不會覺得我服從於父權給女性身體的恥辱記號，覺得我思想不夠進步？她會願意和我並肩抗議嗎？我沒問出口，乖乖瑟縮在「我們」一詞的柵欄裡。

面試那天，考官穩穩坐著，俯視我評判我，彷彿法官。

我要證明自己值得，如同證明自己無辜。為什麼想去這所大學？我旁徵博引各項資料與經歷。豐富的手勢是為了抑制自己伸手去安撫，背後胸罩肩帶勒出的疼癢。

滔滔談論著追尋夢想。沒說出：我想離開，現在。

「你去了一定很受歡迎，你是亞洲人，會說西語，又很可愛。」

可愛，Claudia 用 bonita，是只能用來形容女人、小孩、物品的形容詞，轉成陽性也不能用於男人，會被視為輕蔑。但此刻是讚美，因為我是 Aquella，陰性，女性的那個。

她和我第一次當面語言交換時，頻頻道歉，因為見面前在訊息中對我用 o（陽性）而非 a（陰性）。照片太像男孩了，她說。我告訴她我不介意，日後跟我往來可以用@，是 o 又是 a，在補充講義上看過這用法。而且，我覺得自己同時是男性也是女性。

或者兩種都不是。

偏好用陽性，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是男生，只是因為陽性是預設的，和中文一樣。只有男性，或有男有女的人群叫 ellos，他們，全部女性的才叫 ellas，她們。只要加入一位男性，就得全員配合變陽性。「西文是很父權的語言，沒辦法。」第一堂課，老師無奈地回答我。

Claudia 皺著眉，沒聽進我的解釋。她說看過@，但似乎不是正式場合的用法。

「這樣用怪怪的。你不是要考試嗎？」

嗯，算了，我說的也不是標準西文啊。」

鬆開雙眉，她突然脫出笑臉。我頓了幾秒才會意，她的意思是，她說的不是正統西班牙腔的西文，是智利腔的。我感覺她那拉美式的爽朗笑聲中，藏著一絲不愉快。我趕緊接話：

我說的，也是台灣的中文啊。

不知道怎麼用西文精確表達，「華語」跟「中文」兩詞的不同。那時我們第一次見面，**Claudia** 笑著說：就來用怪怪的西文，交換怪怪的中文吧。在詞彙的柵欄裡，我們試著尋找誰是核心。

「酒吧裡要用綽號，我幫你想好了。就叫，嗯，**Príncipe chino**，怎麼樣？」

Príncipe chino，中國王子。或者，中華王子。每當我們談到關於漢文化或華人的事物，**Claudia** 一律用 **chino** 來指稱。我說我寧可被叫 **Príncipe taiwanés**，台灣王子。反正智利跟台灣都沒有王子，王子是西班牙的事，皇子是古中國的事。

陽性的國家形容詞，與該國語言的名詞同形。**Claudia** 順勢問，有沒有一種語言是 **taiwanés** ？

Taiwanés，台灣語言，台語？我略遲疑地點頭。她說想聽，我只能模仿電視上的聲調，努力吐出「呷飽未」。這不是我第一次模仿「想像中的正常台語」，初到大學時，同學問我：你不是屏東人嗎？不會說台語有點怪怪的吧？

我的父母都不會說台語，他們不是閩南漢人。雖然，我國小時「母語教育」被分發在台語班。

此刻對上 **Claudia** 疑惑的明亮大眼，我放棄模仿，坦承：

我不會說台語，那不是我的母語。

我原以為她會用過去同學那種「你不是屏東人嗎？」的語氣問：

「你不是台灣人嗎？」

她卻輕嘆一口氣，緩緩說：「我好像有馬普切人的血統，但我一點也不懂馬普切語。」

馬普切，ἸΥ——勺×——く一世，Mapuche。我文化課的記憶裡有相似的聲音，是指智利中南部的原住民。

「我也搞不清楚，也可能我不那麼馬普切。」馬普切（Mapuche），一詞涵蓋了許多族群，像 chino 像華人一詞，像 taiwanés 像台灣人一詞，那樣複雜。

我安靜聽著。在詞彙的柵欄裡一次次解釋，怪怪的那些，那個，仍感到疏離。

「我通常只說我是聖地牙哥人。」她父母在她年幼時移居聖地牙哥，對她來說，首都以外的故鄉總是陌生且模糊。

我告訴她我來自屏東，最南邊那個，長長一條（多像智利！）。努力把 Google 地圖中的臺灣拉大，Claudia 緊挨在我肩旁看，她很感興趣，她未接觸過。

台北以外的台灣。

讀大學後，我不是第一次擔起「介紹屏東」的責任。但我生於屏東市，度過乖巧的市區童年，之後補習班、學校、家裡三點一線，就考進了首都台北。

我真的認識屏東嗎？我只能指認它「不是」什麼。

是或不是。核心以外的族群，想要確立自我，得從否認開始。

我有些寫小說的朋友，他們筆下的屏東，要不就是古早味的封閉農村，要不就是馳騁馬奎斯式魔幻寫實的熱帶荒原。但我曾每天生活的，屏東市區馬路旁，除了點綴幾棵木瓜樹或芒果樹，也不過就樓比台北矮了些，真不見什麼農村或荒原。問了才知道，他們都沒去過屏東，只是下筆時需要一個台灣偏鄉。城市以外的「那個」地方。

聽完我抱怨。Claudia 大笑起來：

就是沒去過才會用想像的啊。

咖啡廳將要打烊，我們談興未減。暮春的台北街頭，夜風微寒，Claudia 陪我走向校車站牌，想著明年將前往她的國家。在聖地牙哥住下，在

Soledad 的同志酒吧打工。

昏黃路燈下走著，想著未來，比眼前暗夜巷道更加模糊。

我將用現在的生活，交換到怎樣的新生活？

那個不同於此地的遠方，會更適合我嗎？

我總在離開。

離開熟悉的語言，離開原生的性別，離開身體與精神的「家鄉」。

我會去哪？

她注意到我思緒游離，**Claudia** 試著說些話，好把我拉回身旁。

「我可能不會回去，我想到中國找工作看看。」她接著玩笑似提起，當她的中國網友說她中文怪怪的時，她都說這是智利腔混台灣腔。我笑著回答，說不定日後，我得用台灣腔混智利腔的西文去別國找工作。

或許，不管到了哪裡，總會找到自己有點「怪怪的」。

「但如果妳回聖地牙哥了，我又在 **Soledad** 那打工，妳會來看我嗎？」

Claudia 燦爛地笑，捏出一顆大大的手指愛心：「我大概不是那個，但很想試試看喔。」

到了站牌。

我停下，揮手說再見。**Claudia** 上前緊緊擁抱了我，之後不同於前幾次道別，她快速地親吻了我的臉。她笑著說：覺得自己好像也有點那個了，說不定，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點那個。

她離開後，我伸手抹去唇印，臉頰仍微熱。方才的問題，好像融化了一些。迎面的夜風中，我對自己喃喃：

總要去那親眼看一看，才有可能明白。

長青組

金獎 — 許茂宏 許庭芸 《大國孝順

長子與家庭照顧的交織》

銀獎 — 吳妹 《新移民奮鬥史》

銅獎 — 林榮淑 《共犯，別躲》

《大團孝順——長子 與家庭照顧的交織》

長青組 金獎

本文從長子視角呈現照顧失能母親、失智父親的真實經驗。兒子照顧父母是孝道，亦為愛的勞動，其花心力參與的照顧勞動隱藏在社會人倫秩序對於兒子性別角色的期待，也在家庭間、家庭內複雜的協調與分工關係中。

社會上有許多兒子照顧者孤軍奮戰的面對照顧重擔，他們和女性照顧者一樣同處不利的社會位置，需要被看見及理解。



▶ 作品聲音檔



許茂宏、許庭芸

介紹與經歷

許茂宏：4 年級生，畢業於台北體專，曾服務於民航局。公務人員退休後自營米店迄今。是家中長子，與太太結婚 40 年，育有 2 男 1 女。對目前生活感到知足。

許庭芸：7 年級生，社工人，對老人與照顧領域抱有熱忱。出生在三代同堂家庭，與爸媽共同經驗照顧的歷程。這幾年自己有了小孩，開始體會當母親的酸甜苦辣。

感言

感謝評審青睞讓兒子照顧者議題被看見。照顧對要扮演「男人」又要做「兒子」的男性來說很不容易，謝謝我太太及孩子們伴我走過照顧漫漫長路。也希望透過活動宣傳，讓更多兒子照顧者的聲音被聽見。

《大團孝順——長子與家庭照顧的交織》

作者 許茂宏／許庭芸

躡米香

「要砰了唷、要砰了唷」！「ㄅ×ㄌ、」~ 砰聲巨響從街頭傳到巷尾，承載著滿滿的米香氣輕煙撲鼻，那古早的聲音與味道召喚著我的母親。

那是 228 假期的下午，天氣很好，我如常的在米店顧店，太太下午要出門上班前，話家常地建議母親可以煮什麼點心帶到店裡給我吃，一切都和平常一樣。那巷口躡米香的香氣提醒母親今天老闆有出車，她興起要去買來吃，她過去常說那吃起來香香的，一口假牙的她吃不快，總是慢慢嚼，她是喜歡那一味的。我都可以想像素來節儉的她，口袋裡裝著小額的零錢，像小孩要去買糖果一樣，充滿期待地步出家門——我多希望那不是她人生中最後一次獨立外出。

走在再熟悉不過的大樓社區，就當要跨出社區大門時，母親回憶好似有人從後面推了她一把，她踩空重重地跌了一跤，本來就罹有糖尿病又骨質疏鬆的她，這一跌，讓她在古稀之年承受了 2 年沉甸甸的痛。

照顧啟程

大樓管理員見到母親跌倒意識到她跌得不輕，趕緊通知我到現場，米店距離家裡 2 百公尺遠，我跑步回家看見母親跌坐在社區大門，我扶著她的手知道狀況不妙，抱著她痛哭「媽，妳的手斷掉了」。在醫院經過一番折騰，母親被診斷左手臂骨折、脊椎某節因跌倒塌陷壓迫到神經需臥床休養，一開始我天真地以為母親好好吃營養、吃藥、復健就會如往昔一樣，當時我們 5 個兄弟姊妹壓根沒有想到母親再也無法下床行走了。

母親出院後，身體的皮肉痛可以想像，手臂隨著時間漸漸好轉，但那背部的痛遲遲無法褪去，帶去給醫生看說有復原的可能，建議我們買「鐵衣」給母親穿戴試試看，「鐵衣」雖名為「衣」，但實為鋼硬的架子，只是似乎無法撐起母親瘦弱的身軀，母親還是無法走路。我們又聽了醫生建議買了四腳助行器，她皺著眉緊閉嘴巴使力地用雙手撐在助行器二側，但就是很難跨

出一步，我得要從後面將「鐵衣」拉起由我從旁給力，她才能勉強走上幾步。

帶母親去廁所是個大挑戰，把她從床上弄下來，又吃力地走到廁所，

坐在馬桶上真的是「如坐針氈」，每一秒都是折磨，我們拜託母親包著尿布在床上尿，她剛開始都尿不出來直說她在床上不會尿，多折騰了幾回，最後她的膀胱和她的意志也不得不妥協了，我們就此展開在床上的照顧。

手足的分工之爭

我平日要顧店、太太要上班，家裡沒人的時候不行放著母親不管呀！我身為長子，與姊姊、妹妹、還有弟弟們商討該怎麼照顧母親、費用如何分擔。

我印象中小時候，父親是大房，阿公阿嬤年邁要人照顧，就是母親與各房的嬸嬸們輪流，照顧就是「這麼一回事」，總是要有人隨時在旁及時補位。回到眼下，因為「爸媽是公家的，所以照顧費用公家出」（台語：共同分攤），至於誰來顧？大姊、小妹都已出嫁在中南部各有家庭無法支援，而老四家沒有穩定工作的小弟媳便成第一人選。我和弟弟們協議將母親送到南部老四家並以每月2萬3,000元的費用請小弟媳照顧「她沒頭路在家，又沒做什麼，算是給她領一份薪水顧自己ㄟ大家」（台語：她沒有工作在家，給她領一份薪水照顧自己的婆婆）。

作為大哥的我經濟狀況較為寬裕，責無旁貸負擔最多的照顧費用，但或許我想得太簡單，那段日子回想起來也是噩夢一場，本來說好「公家出」（台語：共同分攤），但每月月底或月初都要追著老三家要照顧費用，老三總是各種理由推託，我也不是好性子，就是粗人一個，不用到一言半言不合就掛電話，倘若問我，我真不喜歡也不願當討債集團；另一邊又要忍受負責照顧的老四家常提早趕著要錢，抑或要大家分擔額外醫療費用，且不時揚言他太太因照顧母親要鬧離婚，還常要脅欲將母親送回來台北、不要照顧等語。回憶那幾個月，為了給母親好的照顧，卻惹來我和二個弟弟之間時常上演各種惡言相向，著實讓我心累。最後老四家的小弟媳實在照顧不好，我和太太不捨母親受苦，我開車南下將母親接回台北照顧。

我們馬上面臨最一開始的問題，空檔時間怎麼辦？平常拖拉不分擔照顧費用的三弟媳建議請外勞，大家就不用這麼辛苦，但「我們家格局這麼小，外勞來要睡哪邊？這錢要誰出？」。面對老三、老四的強勢，我一開始覺得不公平，但弟弟、弟媳們覺得父母親幫忙我們撫養孩子長大，讓我與太太無後顧之憂賺錢養家，所以由我們照顧失能母親是應該的，我與太太身為長子、長媳只能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

我與太太的合作與衝突

照顧的擔子從我們手足之間分攤，一夕變成我和太太之間的分工。我母親是極為傳統的女性，她怎願意將身體最私密的地方讓男人看到、讓自己的兒子看到「放尿的所在，不要給查埔換」(台語：尿尿的地方不要給男人換尿布)，所以舉凡有關洗澡、換尿布、整理尿管與尿壺，到料理食物、移下床到餐桌用餐等照顧工作，都由太太處理，我很感謝我的太太承擔了這些龐雜的照顧工作。家中密集的照顧伴隨母親疼痛的哀號聲，總釋放一種沉重的氛圍，將我動彈不得，我想幫忙卻使不上力，很多的時候我看起來是躺在床上、坐在客廳，好像沒有角色一樣，但是我看得也聽得到的，甚至聞得到，太太在幫母親換尿布是否弄髒了被褥、或是洗澡母親有潔癖哪邊她要自己加強清洗、抑或是尿壺裡雜質有沒有變多會不會又感染了，這些我都知道卻不能為此做點什麼，我不能離開照顧的現場就是參與在其中，太太做照顧的辛苦、母親被照顧的甘苦，二者我都沒有少感受，只是我感到無助也無奈，照顧很辛苦也很煩，太太難免怨對我推卸照顧責任「查埔人只會出一張嘴而已」(台語：男人只會出一張嘴)、「很無通」(台語：不願意幫忙)，也發生不少口角。

「照顧工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長久以來被視為「女人的工作」，且只有從事清楚具體的身體照料才被定義為「照顧」，而我和許多兒子照顧者一樣，不論在手足或是夫妻關係中，皆為不被認可的照顧者，但我並非對照顧置身事外，母親的照顧是勞力密集的任務，時刻都需要有人補位接手，我經營米店，是家中主要的照顧費用來源，太太有正職的工作，上班不在的8-10小時我得接棒照顧，我不敢說這棒子我接得很好，我就是抓零星的時間在米店與家中奔波來回，幫母親送餐；在沒有替手的狀況下，即便母親再不願意我也得自己動手幫她換尿布；利用短暫的時間幫她活動關節、做一些肌肉按摩；我攙扶著母親走幾步到餐桌用餐，又要很快的扶她回床上躺著；夜裡我也伴著疼痛的她輕輕按摩著、聊著過去共同的回憶，希望為母親在病痛中帶來些許欣慰，我照顧母親無法做到像太太一樣，但我能做的就是盡力做好兒子的角色，這些就是我實際參與照顧母親的點滴。

我與失智的父親

照顧母親前後足二年的時間，母親離開後我作為長子、大房照顧的擔子並沒有因此卸下。本來就罹有失智症的父親，隨著時間他的記憶力、

能夠自理的能力越來越退化，他每一天見到我、太太或是孩子們總問上好幾回：「你母阿呢」（台語：你媽媽呢）、「你阿嬤呢？」（台語：你奶奶呢），大家總說母阿 / 阿嬤去南部拜拜、去參加修行了，我不確定他知不知道，又是否接受母親已經過世的事實。

父親一直與我同住，在狀態尚好的階段我都將他帶到米店和一些老輩聊天互動，他也可以幫忙整理店裡的雞蛋生意，算是給他老人家有點事情做。他從年輕就吃成藥吃到老，隔壁的藥局鄰居算是他的老朋友，每天都要去光顧幾次，我也將父親的狀況告訴藥局夫婦，他們人好都會陪父親聊上幾句，也提醒他吃過藥了或是給他補充保健食品，有時候一去就是半個小時，他的生活就是這樣簡單也不會無聊。只是，過去都是照顧母親優先，忽略了花心思在父親身上，想說他吃得好、睡得好，身體還算是硬朗，但在母親離世後，父親因失智症引發的「黃昏症候群」越來越嚴重，光在店裡父親就自己走出去幾次走不回來，有幾度我真的以為找不回來，從白天找到晚上，報了警也做了最壞的打算，好在靠著社區認識的人、義警朋友協助化解危機。

後來父親都在家裡居多，愛睡、也不愛外出了，我一樣在店裡和家裡二邊奔波，送餐給父親吃、要確認他沒有亂跑出去。只是漸漸父親從可以自己洗澡，到變成每次他在浴室花了好大的力氣洗出來，要嘛穿著有大便的內褲，抑或是穿著二件內褲自己都不知道，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挫折。後來他大小便失禁、情境錯亂變成生活中的家常便飯，家中的照顧風暴好像又要再經歷一次，只是這次是我的父親——他是男性——有關他的身體照顧由我來主要負責。

我感覺失智症就是記憶力不好、功能退化，但是父親意識還是相當清楚，他的硬脾氣、驕傲的高自尊還是有的。每天幫他「把屎把尿」，我們二個男人擠在浴室，他是父親我是兒子，面對我大聲地指導他清洗自己的陰部，父親覺得自己沒用也會生氣地回嘴幾句，洗澡的辛苦活每每都在我父子倆大小聲中完成，到後期最後那半年父親體力不好，雙腳肌肉萎縮，一對一的洗澡工作更是辛苦，不一樣的是他語言能力也退化了，他不語的讓我攙扶、協助他排便、幫他洗身體，他眼神盡是無奈，我知道他不願意這樣，但也只有家人、只有我做兒子的可以幫他了。

我女兒看我時常吼父親或是說話刺激他，半夜也要守著他怕他跑出去，擔心我照顧壓力太大想替我分憂，提了好幾次幫父親媒合居家服務提供洗澡服務、或是結合家裡附近的日間照顧中心，白天由專業人員照顧，但我都拒

絕，因為我知道依父親的個性他是絕對不可能接受不認識的人幫他洗澡，而且很有可能會是女性居家服務員；我也去日照中心看過，裡面接受照顧的大多是阿嬤居多，父親是不會願意去和一群阿嬤們集體生活被約束的，一送他去鐵定囔囔著要離開，我拒絕使用服務是在幫父親守護最後的男性尊嚴。而我對父親的惡言大吼，也是希望多少可以刺激父親和我對罵幾句來延緩他退化的速度。而晚上父親睡不好，或是鬧著要回「老家」，我知道又是黃昏症候群發作了，這時就得像哄老寶貝一樣要他乖乖入睡……就這樣照顧父親的路程走了6年盡了我做長子的責任。

有苦不言

照顧負荷需要出口，米店外太太和其他家中一樣負責照顧的媳婦、女兒相聚，她們低語傾訴，哭了就互相遞上衛生紙，用自身的照顧經歷「開破」（台語：用語言啟發他人）給彼此聽，獲得短暫慰藉與繼續照顧的力量。而作為男性不擅於將照顧的負荷與情緒說出口的我與其他兒子們聚在一起談起各自家中失能的父親或母親，點起一根菸幾句嘆息「老ㄟ身體毋好，現在都要人飼飯……放屎尿也要人鬥相共」（台語：家中老人身體不好，現在都要人餵飯，大便屎尿都要人幫忙）、「人老了，就是這樣啦」、「我細ㄟ他們說不顧，我是大ㄟ不然要安怎」（台語：老么他們說不照顧，我是老大不然怎麼辦呢），似乎就道盡面對照顧的無奈與辛苦。到了用餐時間「要回去了，老ㄟ要食飯了」（台語：家中老人要吃飯了）；也不能如往常地參加自強活動「老ㄟ身體阿捏，我不能參加遊覽」（台語：家中老人身體這樣，我不能外出遊玩）。我與這些兒子或許不被認定為主要負責失能父母親身體照顧的人，但大家一起「同在」照顧的現場也是參與照顧的一種形式。古云「久病床前無孝子」，我陪伴失能的母親、失智的父親走完生命最後里程，鄰居親友都稱讚我「大團孝順」（台語：長子孝順），但這孝順背後交織著我與父親/母親之間身體與情緒的勞動，也牽動著我與手足、太太之間複雜分工關係與衝突。照顧是有愛的，但也是苦的，過程點滴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我們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照顧父母」是作為一個長子應盡的孝道，回顧照顧父母的那些年許多時間都是辛苦的，經歷的照顧工作打破你我的想像，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我很感謝我太太與我共同併肩承擔照顧責任，我也體悟到照顧不單單僅是身體的照料，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複雜的家庭間、家庭內的協調分工以及衝突底下，還能關照到父母的心。而「苦」並

非是生活的全貌，看見父母親的笑臉（如圖 1-圖 4），知道他們即便在經歷身體的苦痛，因為我、太太與孩子們的陪伴曾經帶給他們快樂與幸福，照顧過程付出的苦因此都得到安慰。



▲父親與我



▲三代同堂 - 失智父親領紅包歡樂過年



▲母親外出品嚐點心



▲母親與春花合影

兒子付出心力做的工作常常被隱形在日常生活當中，被社會認為那是我們做兒子、做長子理所當然應該做的——像是：主持各房之間的對於照顧分工的秩序、處理夫妻之間的合作衝突、在工作之餘還要兼顧照顧重擔，而且也喪失參加活動的自由——或許做照顧我不像太太一樣細心、溫柔，實際上我雖然剛強了點，但那些年的真的花了许多心力在其中，也承擔了沉重的壓力。照顧的旅程面對生命的脆弱、看盡人生的無常，經常顛簸難行、挑戰不斷，但我比較幸運有太太和小孩一路支持走完，而且也有幸將照顧的心得傳承給我的子女。

社會上仍有不少兒子他們正在走我過去走過的路，也或許更辛苦的在獨自面對照顧的重擔，他們照顧的辛勞與承受的苦難是需要被社會看見、理解以及協助的。

《新移民奮鬥史》

長青組 銀獎

本文人物的姓名是虛構的；但有部分情節是真的。因為我以前曾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當通譯志工，就曾見過一位越南配偶因流產而住院，當時由我來當醫生與病人的翻譯。我就聽她述說她的故事；後來她再度懷孕並順利產下一男嬰。偶而她會帶兒子來醫院看病或打預防針，曾告訴我她去打工的辛酸經歷。



▶ 作品聲音檔



吳妹

介紹與經歷

我名叫吳妹，是越南歸僑，通曉中、英、越文，退休護士。曾任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外勞詩文比賽」翻譯員（越譯中）及第二輪評審委員多年。曾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及婦幼院區當越語通譯志工。曾於 106 年獲臺北市柯文哲市長頒發「新移民志工楷模獎」。現在是臺北市士林長青大學的學員，也是臺北市立圖書館葫蘆堵分館的樂齡志工。

感言

感謝行政院性平活動小組舉辦這個徵文活動！讓我有機會參加。感謝各位評審委員對拙作的青睞！讓我得獎。感謝葫蘆堵圖書分館葉奕辰主任在樂齡志工群組裡公告這個徵文訊息！讓我有機會投稿。

《新移民奮鬥史》 / 作者 吳妹

臺灣近數十年來沒有戰亂，社會安和樂利，人民安居樂業，經濟高速發展。男女受教育機會均等，因此提高了臺灣人民的教育水準。現代的臺灣女性學歷普遍升高，擇偶條件也就比較嚴苛，要有高水平的標準。但是社會上的男士不可能全部都擁有好條件：高、富、帥，來供她們選擇；也有一些老弱、殘障男士，由於他們的條件不佳，因而很難在本土覓得佳偶。因此他們退而求其次，把腦筋動到東南亞的女子身上，很多跨國婚姻仲介公司便應運而生，據說臺灣郎只要花大約二十五萬臺幣便可以娶得東南亞籍女子為妻；但也有透過親戚朋友的介紹而結為連理的例子，這個故事發生在十年前：

阿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的全名叫張健康，他出生後父母發現他的左手比右手短小很多，活動力也比右手差，經小兒科醫師鑑定為左手殘障。阿康的父親有見及此，便把他取名為「張健康」，意思是希望他人如其名，能夠健康地長大。阿康是家中的次男，上面還有一位姐姐，比他大兩歲。他們家住在臺北市士林區，父母在菜市場賣菜維生。阿康雖然左手殘障，但他的相貌還算英俊，個性善良，就是不愛讀書，因此國中畢業後便沒有繼續升學。在家遊手好閒了一陣子後，便在父親的鼓勵下出去找工作，由於他有左手殘障及只有國中學歷，很難找到高尚、稱心如意的工作。一些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他左手不靈光就不能勝任；文書工作方面，因為只有國中學歷也是不及格，真是高不成、低不就。他曾經當過便利商店的店員、也去過庇護工場工作過，但都做不長久，最後他選擇了擺攤賣彩券，這份工作比較輕鬆，不需要體力勞動，也不用傷腦筋咬文嚼字做文書工作。

歲月匆匆，一轉眼他已從稚嫩的青少年成長為而立之年，在這期間他的姐姐早已結婚，並且生兒育女。他的父母也興起要他成家的念頭，他也看到與他年紀相仿的朋友，大都已經成婚，只有他還是孤家寡人。無奈以他身障的條件，很難找到合適的臺灣對象。

他們家鄰居的兒子，是一家鐵工廠的員工，於兩年前透過婚姻仲介公司的幫忙，迎娶了一位越南女子為妻，現在已育有一女，夫妻恩愛，生活美滿。鄰居聽說阿康想找對象結婚，他的越南籍媳婦阿梅便自告奮勇地推薦她自己的妹妹給阿康，因為她認為阿康雖然左手殘障，但五官端正，個

性溫和，是值得委以終身的對象，同時她也希望把妹妹嫁來臺灣，夫家正好是鄰居，這樣姐妹倆就可以常常見面了。阿康的父母考慮後也同意阿康娶越南女子為妻，經過男女雙方交換相片後，大家都覺得順眼，於是便展開越南相親之旅。

一行四人包括阿康的父母、阿康、鄰居的越南媳婦阿梅，他們經過長途跋涉後抵達越南胡志明市，男女雙方終於見面了，透過阿梅的翻譯，大家相談甚歡。女主角阿蘭原名阮氏蘭，現年二十一歲，她對臺灣十分嚮往，很羨慕姐姐能嫁到臺灣。現在透過姐姐的媒合，難得有臺灣郎向她求婚，雖然阿康左手殘障，但她卻不介意；阿康覺得阿蘭清秀可人，也很喜歡，雙方算是一見鍾情，一拍即合，於是決定締結良緣。透過委託婚姻仲介公司的幫忙申辦跨國婚姻手續，前後約花了四個月才辦好，阿康與父母及阿梅再度前往越南舉行婚禮，結婚費用約用去二十餘萬元。阿蘭於半年後才能來臺灣與夫團聚。

姐妹倆終於如願成為鄰居，可以天天見面了。可是問題來了，由於阿蘭不會說國語及臺語，無法與丈夫及公婆溝通，因此迫切需要學習中文。幸好阿梅是過來人，對這方面有經驗，於是幫阿蘭報名參加「新移民成長中文班」，阿蘭用心地學習，同時有阿康在旁指導，有些臺灣生活習俗也經由阿梅姐的講解及教導後，很快地阿蘭已能適應臺灣生活。

不久後傳出喜訊，阿蘭懷孕了，她滿心歡喜地打長途電話回越南，向父母報喜訊，父母親知道後也萬分高興，快要當外公外婆了。但很不幸地阿蘭在一個星期後不小心在浴室裡滑倒，傷及胎兒，下體出血，送往醫院急診，雖然經過治療，但是三個多月的胎兒還是保不住而流產了。阿蘭傷心欲絕，痛哭流涕，阿康及其父母也是非常難過。經過住院治療及像坐月子般調理身體後，阿蘭已恢復健康。

半年後她再度懷孕，這次她不敢馬上通知在越南的父母知道，怕萬一發生意外時會再度讓父母傷心。阿蘭小心翼翼，按時做產檢，十月懷胎，終於瓜熟蒂落，順利產下一男嬰，取名「張嘉福」，這是一個四肢健全的健康寶寶。阿蘭這時候才敢打長途電話向越南的父母報喜。阿康喜獲麟兒，自然是興高采烈；他的父母也升格當阿公阿嬤，也是高興萬分。

就這樣阿蘭在家當起賢妻良母，相夫教子，把兒子養育到四歲，送進幼

稚園上學。這期間她除了打理家務外，有時候也會到菜市場幫公婆賣菜。後來公公因病去世，婆婆身體也不佳，就乾脆把菜攤收起來。阿康賣彩券的收入有限，難以滿足家庭的開銷。為了貼補家用，阿蘭只好出外找工作。

阿康從報紙的徵才廣告欄內看到他家附近的社子地區，有一家汽車零件加工廠徵求作業員，便把這消息告訴阿蘭。於是阿蘭便按址前往應徵，工廠主管說這份工作需要體力的人來做，所以男生比較適合，阿蘭求職心切，就懇求主管給她機會試做看看，主管見她年輕力壯，而且急需用錢，便答應給她工作機會。

於是阿蘭便開始去工廠上班，由於她是新手，動作比較慢，會影響到生產線上工作的進度，遭到同事的抱怨。更因為她是新移民，說中文常帶有口音，因此常被同事嘲笑；其中更有一位男同事常常說一些黃色笑話或歇後語來戲弄她，使她感到莫名其妙，無所適從，旁人則哈哈大笑，讓她感覺被戲弄及受到屈辱；尤其是她的領班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四川人，講國語帶有濃濃的鄉音，有時他對阿蘭交待工作，她卻聽不懂，所以常常會做錯，因此領班對她印象不佳，偶而還會用歧視的話語來責罵她，使她感到非常難過。但是為了生計，她只好忍氣吞聲，眼淚往肚裡流。

她是一位堅強的女性，不甘心向命運低頭，想要改善目前的處境，只有努力地工作，以求有好的表現。皇天不負苦心人，不久之後，她已能把工作做好，符合領班的要求。同時她總是以和顏悅色的態度與同事相處，因此他們再也不好意思戲弄她，也不再歧視她了。從此她便能安心地繼續工作下去。

結論：

近年來由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工作要不分男女，要同工同酬；然而實際上有時候也很難做到。本文中的女主角阿蘭，她在工廠內與男作業員做同樣的工作，但薪水卻比他們低，這可能因為她是新手，年資比較淺，這可理解。不過她卻常受到同事的語言欺負，讓她的自尊心受到傷害，這就不應該了。她雖然是一位外籍配偶，也不應該受到性別歧視啊！可喜的是她是一位堅強的女性，在逆境中能夠逆來順受，並且以德報怨。她這種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是值得讚賞的！希望她從此能夠安心地工作，不再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共犯，別躲》

長青組 銅獎

遭性平苦毒，同是天涯淪落人，在性別俱樂部各抒己見。透過將心裡垃圾丟到心情垃圾筒儀式，探尋交織性平相關議題，相互鼓勵，收團體治療功效。期許女人走出自殘困局，團結在一起，相互扶持，勇往直前。故事置入三件轟動社會新聞事件：大明星林青霞離婚傳聞、立委王婉瑜提議更改外祖父母稱謂，立委高嘉瑜被男友家暴。



▶ 作品聲音檔



林榮淑

介紹與經歷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博士。教師退休。

屏東縣作家作品集寫作計畫入選。阿却賞因仔繪國小中高年組頭賞。彰化縣作家作品集入選。教育部台灣地方特色歌謠閩南語組特優。臺南文學獎台語短篇小說、散文。教育部文藝獎散文。董氏基金會【不一樣的老後，自處的自在】新詩俳句組第一名特優。報導文學獎等及其他（略）。

感言

一介性平小兵堅持走在千刀萬剮性平崎嶇路上，顛躓向前行。
千謝政府慧心，萬謝評審青睞，千謝萬謝贈與寫作素材的貴人。

《共犯，別躲》 / 作者 林榮淑

性別處境是一個女性一生至死不可能擺脫的雷雨雲。

原來，想要遠離黑暗只有通過黑暗本身。

夜漸漸地黑盡了。

櫛比鱗次高樓大廈窗格子裡，透出的昏黃燈火一盞一盞陸續熄滅了。阿玉躺在床上，輕聲告訴自己，趕快睡著，明天就要上戰場。哦，是勇敢跨出家門，敲開心鎖向外求助。沒睡飽怎生是好？她開始數起綿羊自我催眠。

鐘擺在牆上擺盪，滴！答！滴！答！聲聲敲打心瓣。夜靜的聽見自己的心跳。

迷迷糊糊，夜色不動聲色薄成了曉，暗黑成了濛濛的淡灰，天終於漸漸地亮了起來。



▲性平如美麗彩虹

窗外，早起的鳥兒在高歌，天成自然的鬧鐘準點叫醒床上人。阿玉張開惺忪睡眼。

去？不去？兩個死對頭瞬間又跳出來拚命拔河，難分難解。

別鬧了，臨陣脫逃 **N** 次了，性平俱樂部登記在案的黑名單。昨天收到行前叮嚀，**e-mail** 這樣寫著：參與現場若感覺不適，隨時可以中途離席。就勇敢一次吧。

阿玉搖了搖頭，驅趕迭現雜念。

天光漸亮，是個大好天。日頭升到這個高度，已經漸漸失去了顏色，只剩下片無遮無攔的白，天頂高朗而且富麗。

放下簽到的筆。服務員領阿玉進入一間飄著柔和音樂，散發著濃濃家味

道裝置的空間。屋裡坐椅只剩二成空著。多人頂著各式帽子遮住半張臉，不少人架墨鏡掛口罩，極少數以真面目現身，或閉目靜坐或與旁坐咬耳朵。

阿玉選了一個角落的空位坐定時，音樂漸漸稀薄。

「各位姐妹好，很高興在定期聚會，我們又見面了。特別歡喜的是，今天有兩位新成員加入，我們用最熱情的心歡迎。在分享彼此生命故事之前，我拿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國王在聽》這本書的句子和各位分享，也做為開場引言。

沒有哪個夜晚比一個發生火災的夜晚更加黑暗。

沒有人比一個在吼叫人群中奔跑的人更加孤單。

只有本能，可以喚起被異化禁錮了的身體與心靈。」

引言人推了推眼鏡，吞了口水繼續說：「姊妹們，來到這裡就不用矜持，這房間是個絕對安全的空間，大家解開心鎖，盡情的說，盡情的哭，盡情的吼，誰也不笑誰，走出這房間，不帶走任何一片烏雲。」引言人的眼光掃向右前方咬耳朵的兩個老美人，放大音量

「所有的故事都從你開始。」

屋內一片沉默。

「今天有新人來，想到我自己第一次參加的心情，不愛出鋒頭的我義無反顧先開口當炮灰，不，是自我膨脹，心甘情願成為今天夥伴們射擊的標靶，或說拋磚引玉也可以。」A 抿了抿嘴唇，接著說：「參加這個俱樂部，最大的福利是心情垃圾找到安全的垃圾桶，每一個生命故事我都把它當成是個人的一面明鏡，每一則血淚故事我都分別安置在心房的小隔間裡。煮飯、洗碗做家事，洗澡、刷牙淨身，散步、運動時，一個人靜靜地反芻，慢慢地咀嚼，反覆思辯，就多認識自己一點。發現自己年歲雖大還是在成長，覺悟到成長是不能僭越，它像財富一樣，一點一點慢慢累積來的。上回聽到醍醐灌頂一句話『女人本來無論在什麼地位，多麼聰明，就是“第二性”。』」A



▲性別友善空間

睜大咪縫眼在房間溜了一圈，又道：

「喔，講這句話的人今天好像沒來。太有意思，我把它貼在心房入口正衣冠的大鏡子上，不敢或忘，隨時照見自己，也常與好朋友分享，並說動閨密願意跟我來分享她的故事。」A 輕輕推了推身邊日系淑女打扮的老美人。



▲性別不同全款平權

空靈丹鳳眼閃現一抹驚恐神色，B 發出細如蚊蠅語音。「大家好。容許我還不想說出本名，今天跟麻吉來，她對我再三保證，這兒有一只絕對安全、超大容量的心情垃圾桶，只要你想丟什麼，隨時可以丟出來，打斷別人一點也沒關係。重男輕女的年代，我出生在半島偏鄉傳統農家，人生願望不大，只想健康長大，適婚年齡一到嫁人，有個自己的廚房與臥房，有牽手有孩子終老。沒想到，嫁入強烈自戀自大、自我感覺良好城市家庭，沒嫁妝已得不到婆婆歡欣，只生女兒沒生兒子，在婆家矮人一等，被要求做到古代女人三從四德還不夠，老公把姑叔排在妻小前面。心頭結規丸^①。」

「女人竟然被要求四從四德，21 世紀了還出現反文明事件，真是不可思議。時代倒退嚕，女人真毋值^②。」頭頂大帽沿 C 義憤填膺搶話。

「女人的一生像觀看一齣已劇透的悲劇，雖然早知劇情，但真的看到，仍不禁傷感。」杏眼柳眉 D 迸出哀怨聲。

「影視版三不五時^③報導林青霞離婚了，拿了港幣 20 億元贍養費，據說因為邢李嫻有龐大的家業壓力，要有人來繼承，可是林青霞生了兩個女兒，已經 60 多歲的女人無法再生。她老公想要立遺囑分財產給小三生下的私生子 / 兒子，甚至將私生子帶回老家祭祖。老公外遇和私生子緋聞頻傳，繪聲繪影的，無風不起浪吧。林青霞的態度永遠保持淡定不澄清、不關注，只專心過

① 結規丸：台語唸做 kiat kui-uân。華文「糾結」的意思。

② 毋值：台語唸做 n̄-tat。華文「不值得」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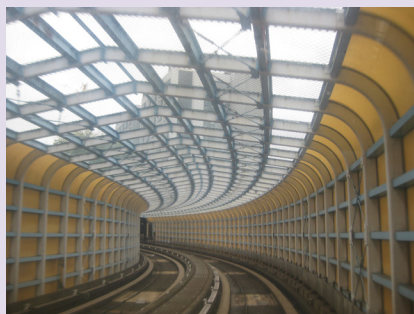
③ 三不五時：台語唸做 sam-put-gōo-sī。華文「經常、不時」的意思。

好自己的生活。喜歡她的粉絲也認為不管婚姻真相如何，都希望她能過著屬於自己的幸福。」戴墨鏡配黑口罩 E 接著說。

「林青霞生不出兒子，何辜？很多無孩子家庭的帳全算到妻子身上，是常見的事。以傳宗接代傳統父權思維指責，大明星不會太吃虧，還可以拿到不虞匱乏贍養費，平民版的女人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尤其是，等女人老到不會受孕，才祭出這一條勒住女人的喉頸，沒人性。女人年齡愈大性別歧視問題愈嚴重愈傷人。這種痛苦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自己才會知道。」B 怯生生地說。

「妳不是第一個，也絕對不是最後一個被傳統傷害的女人。」

「當婆婆的人常憤恨地細數當年小媳婦時被婆婆欺侮的傷痕。嘿，等熬成婆，往事很快地忘得一乾二淨，一轉身如法炮製凌遲媳婦。」



▲性別交織多軌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女人為難女人不是新聞。」

「女人最大的敵人就是女人。」

「男人不費吹灰之力，無本生意笑納『漁翁之利』。」

「就是說嘛。父權社會既得利益的男人會放棄手上福利，幫助女人平反？台語說『睏罔睏，毋通眠夢^④』女人常自相殘殺，苦旦水袖就永遠甩不完的啦。」

這兒丟出一言，那兒丟出一語，氣氛熱絡起來。

「對啦，我想起來了，今年2月，時代力量立法委員王婉諭提出更改「外祖父母」稱謂，否則有「性別歧視」。教育部也配合更正《國語辭典》相關詞條，但是惹來各界憤懣與鋪天蓋地的撻伐。有這麼嚴重嗎？」引言人不甘寂寞插嘴。

王委員提出更改外祖父母稱謂，是將『媽媽的母親』的稱謂，加註

也稱作『祖父 / 阿公、祖母 / 阿媽』。不管是兒子還是女兒生的孩子不再分內孫外孫，沒有內外之分，權利義務都一樣，兒子 / 女兒對生父 / 生母同樣負照顧責任，同樣繼承遺產。性別平等能更具體、更貼近事實，男女結婚後生兒子生女兒，或同性婚姻家庭收養孩子都沒壓力，抵達性別真正平等境界，很多的問題自然消失於無形，



▲性別友善廁所

社會更和諧。剛才發言的姐妹和林青霞生女兒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不是嗎？風流成性的男人拿太太沒生兒子或不孕當擋箭牌，全嫁禍給女性，在外面劈腿撒種，哼！台諺說『缺嘴吃米粉，看現現^⑤』。「惡婆婆苦毒媳婦；歹男人加罪妻子沒有這個藉口，性平能更上一層樓。治本比治標好，不會春風吹又生。」鴨舌帽低到鼻尖的 F 大聲說。

「說得好，給 F 按個讚。我接她的話，我的閨密 X，生在重男輕女家庭，父親早逝，母親認為女兒是外頭家神，只能繼承夫家的財產，不能和兄弟分遺產，在女兒未成年時母親就把房屋田產全登記在兒子名下。真不幸，X 出嫁的婆家覺得媳婦有權回娘家分財產。可憐的人，在娘家被看成是潑出去的水；在婆家是一介被瞧不起的棄女。就是這麼湊巧，結婚後娘家回不去，婆家又沒有安定感。娘家和婆家對女人定義各自解讀，可憐人的兩隻腳踩在無共識的兩頭邊緣，情況尷尬艱難。顛巍巍的雙腳隨時被抽空，靈魂在茫茫的空中飄泊，丈夫又是愚孝的大男人主義者。我努力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遊說，鼓勵她走出來，多聽聽別人的故事，才不會故步自封，自艾自憐。」配彩虹口罩 G 滔滔不絕。

「憲法規定的男女平等，在生活現場常常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條文，徒具形式爾爾^⑥。我記不起來在哪裡讀到，『直到今天，所謂的普世或人類終究是男性世界與男人類，絕大部分的男性也不能說是關切女性的處境。事實是，國族、階級、政治與宗教的所有問題，在性別領域都會派生出專屬的性別問題；事實是國族、階級、政治、宗教都有一時一地的限制，但性別問題從遠古到永恆。』銀白頭髮齊耳，張著桃花眼 H 字正腔圓地道出嚴肅議題。

霎時，現場陷入死寂。

⑤這句話是諷諷人沒有內涵，讓人一眼看透。

⑥爾爾：台語唸做 niā-niā。華文「而已」的意思。

好在，鋼琴音樂悄悄地、輕輕地響起。

〈少女的願望〉最後一個音符慢慢隱去。

粉紅色系俏皮裝扮，相對年輕 J 輕咳兩聲，打破靜默說：

「放輕鬆，先切換到前陣子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立法委員高嘉瑜被男友家暴事件。男人用身體優勢以暴力對待天生 / 身體弱勢女性同胞，性別不平等 / 性別暴力具體而微實例，男人食人夠夠^⑦，可惡！可恥！」

「男人打女人不覺丟臉，大吼大叫的男人不認為自己沒有家教，偷窺女性身體『物化』的歧視體制凌遲女人。男人對弱勢女人動粗，性別暴力在號稱文明的 21 世紀大剌刺存在，足^⑧悲哀。」

「台灣衛生福利部保護司公布近 4 年來台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最新調查報告，資料顯示，1500 位台灣 18 至 74 歲曾有或現有親密伴侶的台灣女性，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終生盛行率為 19.62%，這意味台灣每 5 名女性就有 1 人在其一生中曾遭受親密伴侶暴力。這些暴力包含精神暴力（言語刺激或疏離）及肢體暴力等。」

「對高嘉瑜施暴的林男之所以有恃無恐，正是知道這是所有被害人心中最大的恐懼，這也是親密關係中常見的數位性別暴力『性勒索（sextortion）』。」

「這是 E 世代新浮現的新型態的家庭暴力或性霸凌，比如在網路上的性威脅或暴力，已經開始成為全球關注的新型態暴力。」

「弱者 VS. 強者，不對稱的困境；就像女人 VS. 父權社會，以小搏大的困局。」

「幸好高委員勇敢挺身揭發。世上還有許多的女性不敢說或不能站出來說，躲在角落暗夜飲泣。」

「勇敢說出自己故事向外揭穿父權欺壓，讓躲在角落暗自哭泣的婦女得到些許安慰。請給有膽識自救也救人的姐妹拍拍手。」

ㄉㄨ！ㄉㄨ！ㄉㄨ！如節慶點燃的鞭炮聲響了近半分鐘之久。

「多重不利處境或個體間差異交織的性平意識真相，雪上加霜，加倍不利於弱勢一方。唯有不斷被揭發出來，才有機會被看見、改善。」

「女人是油麻菜籽，終生和命運博弈，和傳統毒瘤對峙嗎？」

「父權社會裡很多傳統禮教都是迷境，婚姻則是它的投影。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人須早日清醒。」

「抵抗，是我們最後的尊嚴。文明的唯一希望是女性在所有人類領域都有更大的自由、發展和平等。」

「去年 11 月止，世界人口共有 79 億人。男女性別比大約為 1.04:1，男性人數確實略多於女性。但我們千萬不要妄自菲薄，自我放棄。」

「女性權利受到保障要靠制度，女性意識要女人自我覺醒。我們都是自己生命的主體，不是男性凝視下的客體。」

「家庭和工作的平等、掌握自己身體的權利、更豐富的自我性別認同，我們要求實質上的平等，而不只是法律掩人耳目的條文。」

「可是，我們很難逃出的是時代，是政治，也是命運。」

「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在《百年孤獨》說『她才不會在乎下雨，女人的一生中本就陰雨不停。』」

「女人會在不知不覺中習慣了這種安排，哪怕這種安排並不是你一直嚮往的東西。你下意識地失去了抵擋念頭，在茫然中腳步開始凌亂。」

「女人不抗爭，天上絕不會掉下性平禮物給妳的。」

「事實上，除了女性自身，沒有人會為你發聲。女性不詮釋自己，男人隨時越位詮釋你。」

「『性別平等政策不是針對某一種性別』，『或是某種思想』，『而是隱藏版交織的不公和不義』。西諺說，魔鬼都藏在細節裡。」

「我經歷了傳統思維對女人不公平的毒害，我是成功男人背後的小女人，把孩子養大，讓他事業攀頂做好做滿，公婆送上山頭後，男人用完就丟，為了小三搞失蹤，先下手為強逕自法院訴離，索回承諾贈送結髮妻的房產。領敬老卡的元配人老珠黃，青春獨不回，徒留一具枯朽肉身，回想如果時光倒流，應該怎麼做會不一樣，但遺憾的，人生是一條單行道，我們面對的永遠只有當下。」



▲性平磅空黑洞

陌生感淡去，大家不避諱，爭先恐後丟垃圾 / 腦力激盪，不知日頭已爬上屋頂正上頭。

阿玉聽得入神又出神，雙唇緊閉，眼眶漲潮泛紅。

「謝謝大家踴躍說出自己內心的話，接下來是自由時間，妳可以拿喜歡的話題，或是聽到 / 想到還不太理解的，找自己對眼的人繼續聊。最後為我們自己今天的優質表現鼓掌。」引言人再度現身，簡單做結。

ㄉㄚ！ㄉㄚ！ㄉㄚ！如節慶點燃的鞭炮聲再度響起。

悄悄地跨出大門，阿玉吐出一口長氣。輕啟雙唇，小小聲說給自己聽：自己的境遇不是最倒楣的一個。

天頂的日頭光直射腦門。

阿娘喂！原來女人每一個故事都是與傳統無言的對峙，它伴隨時間和空間位移，交織出更複雜、更隱蔽的性平霸凌。

掛在眼角的淚珠滑落，順著臉頰滲入嘴角。一絲溫鹹在口腔滾開竄流，恰似心中的滋味。

評審後記

葉德蘭 委員

余秀芷 委員

余佳燕 委員

李佳庭 委員

評審後記



葉德蘭 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

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星珠點點入人心

故事不僅敘事寫情，更傳達了作者的心聲。

在有幸閱讀所有參賽作品的過程中，時而感動，時而低迴，總為受到性別與族裔、年齡、健康狀況等因素交織影響的不同生命經驗，或嘆息，或振奮，原來透過文字可以如此貼近一個人的方寸之間。作者娓娓道來萬華鏡般的生活世界樣貌，有辛苦，有喜悅，悲欣錯綜，本是人生。其中不經意流露出的傷痛和直球對決的勇氣，在在提醒了讀者：社會上種種看似不幸的辛苦際遇，實肇因於非優勢群體的多重不利處境，即使良法已立，各種本土文化中的結構性藩籬依舊存在，重重阻礙了不符傳統常模的人從小安全自在發展之可能，她們或高昂或幽微的吶喊，正給予了我們繼續向前、改變不公不義的力量。

是以，深深感謝所有寫下這些性別故事的作者。唯有你們願意說出來，才能引發漣漪效果的心靈悸動與即將到來的變革。然而，作為評審，時時處於難以取捨的糾結下，衷心疼惜許多未得入選的作品；遺珠累累，雖一時不落玉盤，期待經由數位網路或社群媒體的分享，召喚出更廣的意志力與行動力——

你不孤單，我們一起。



余秀芷 委員

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

常務理事

很榮幸參與這次的評選，一口氣看了一百多個故事，心情隨著起起伏伏，有時候覺得可惜，多描述一些，障礙女性在環境與性別角度中的交織處境就更清晰，有時讚嘆，將傳統村莊的女性處境描述的那麼細緻，更多時候，在故事裡，發現自己不曾碰觸的議題或很內隱的情緒。感謝參賽者的故事分享，與各位委員在決賽會議中的意見交換，刺激出更多對議題的思辨角度。

這次選出的作品，有女童在權力不對等之下的性騷擾事件；新移民姊妹在充滿陽剛氣息的重機械運輸行業，如何克服語言與文化的差異，並融入女性特質而獲取信任；跨性別者在傳統祭典裡尋不到的歸屬感……等。如果你在閱讀中產生情緒共鳴，那必定不是巧合，而是來自經驗記憶，在字裡行間裡，總能看到現今仍存在，承受來自傳統觀念與環境、制度雙重壓迫的不利處境婦女身影，故事未完待續，處境需要你我推動改變。

評審後記



余佳燕 委員

世新大學 中國文學系
專任副教授

從眾多參賽作品中看見各種極需關注的性別平等交織性議題。長青組作品翻轉了社會上照顧長者的既定印象，從長子角色承擔照護責任；社會組展現了跨國同志伴侶爭取婚姻之路的艱辛；兒少組以黑眉錦蛇隱喻世代差異與雙性戀者，承受雙倍不受理解無處棲身的困境。

除此之外，有的故事勾勒出立體的女性人物形象，流露為母則強，工作優異的表現，打破女性柔弱依附、逆來順受的刻板印象。或由自身跨性別者的生活經驗出發，從語言展示人們對性別二元對立的僵化認知，且從語言涉及族群認同與人們對偏鄉模糊想像的議題。或述說新住民之子兼同志身分的啟蒙成長，故事簡潔明快，情節鋪敘自然，善用形象化譬喻，無論從場景、人物內心、肢體動作到命題均十分細膩。



李佳庭 委員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社工師

很榮幸可以擔任這次的評審委員，為性別交織性貢獻一份心力，但因來稿件數超乎預期，使得審稿壓力不小。來稿的參與者許多都是書寫他們真實發生的生命故事，從圖片、錄音檔和文字當中，可以感覺到他們生命的重量。當社工時，有時還可以把自己異化成一台沒有感情的社福機器執行任務，但要讀文字，就必須進入到故事中，而且很多故事痛苦到讓人簡直喘不過氣。如果連讀者都會這麼不舒服了，經歷這些種種的來稿者，又是用什麼樣的勇氣跟毅力，穿越那些生命當中的黑暗？又如何黑暗當中爬梳出光亮？

這次投稿的很多都很棒，沒能收錄並不是因為作品不好，而是競爭激烈，尤其是社會組投稿就超過一百件，真的是相當可惜，評審們都有許多的遺珠之憾。一邊想著這個遺憾的同時，也一邊想有沒有可能把作者聚集起來，舉行朗讀會或茶會？有許多孤單的處境其實也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在多元性別的路上有一個依靠，走起來也比較不會孤單。

感謝這次參與評審的機會給我啟發，我覺得讓書寫療癒這件事情進入無家者的領域似乎也是未來其中一種可能的工作方向。

讓交織的 性別故事現身

行政院111年性別平等徵件比賽得獎作品集

出版者：行政院

編著：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美術編輯：八方采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印刷：八方采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

電話：02-33566500

網址：<https://gec.ey.gov.tw/>

(本書同時刊載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初版

版次：一版

ISBN：978-626-7162-23-1

GPN：1011101391

感謝

協力宣傳單位/個人：罔罔、Alizabeth 娘娘、骨力 | 性別知識簡單學、小劉醫師-劉宗瑀、晴暄、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陽光酷兒中心、台灣露德協會、女書店、三餘書店、內湖公民會館、臺北市立圖書館葫蘆堵分館、宜蘭舊書櫃、銘傳大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讓交織的性別故事現身：行政院111年性別平等徵件比賽得獎作品集/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行政院，民111.09

面；公分

ISBN 978-626-7162-23-1(平裝)

1.CST：性別平等

544.7

111015016